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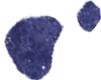
憶

打

翻

後生  
2022 HAKKA WRITER  
文學獎

那是，  
客家 WAY.....



記

憶

打

翻



入



一

# 目次

## 客語詩 HAKKA POEM

首獎 賣柑仔 / 張簡敏希

006

優選 水紅色个蝶仔 / 李佳蓉

012

佳作 毋曾打開个細罐仔 / 張攸旋

018

影 / 蕭宥

022

偲緊想你 / 賴品潔

028

## 小品文 ESSAYS

首獎 菸與粉紅花 / 甘庭宇

040

優選 兩個女人 / 劉力維

046

佳作 我養了一隻豬 / 徐瓌佑

050

客家麻糬 / 張弘政

054

婆羅洲客遇 / 鄭委晉

060

## 散文 PROSE

首獎 港邊記事 / 劉力維

070

優選 東勢个阿比百摺番婆 / 劉懷仁

080

佳作 火盡 / 徐滋好

090

十年月光 / 蔡佩芬

104

最靠近但是不接觸的想念方式 / 葛露林

112

## 短篇小說 SHORT NOVEL

首獎 飛過冬季的海 / 陳凱琳

120

優選 掘 / 張弘政

138

佳作 客家語測驗 / 江馥如

164

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 / 吳悅菱

178

半夜出月光 / 夏意淳

210

(依姓名筆畫排序)

客語詩  
HAKKA  
POEM



## 客語詩 首獎

### 賣柑仔

來喔！來喔！

來買六十年个老柑樹打出來个柑仔，  
火燒柑皮嫃嫃，肉甜甜，  
肚臍柑皮賣賣，肉水水，  
儘採秤，儘採賣，有買就有送。

來喔！來喔！

來買老阿公種个椪柑、桶柑、酸柑，  
無論大細，一斤二十五个銀，  
無打藥仔，淨放肥，  
無人來買，便做肥，  
無錢來買，送分人。

來喔！來喔！

紅紙貼著車門頂，  
拜託頭家來買歸山頭个柑仔喔！  
請無人來摘，風一吹滴滴答答，  
恁重恁痛个聲。

來喔！來喔！

出外个子孫轉來喔！  
家田滅忒，畜地又愛歸十年，  
轉來啊！轉來啊！  
樹會生根，人會離家，  
等想著愛尋根就赴毋掣咧！



張簡敏希（北四縣腔）

來喔！來喔！

老人家搬到大樓來歇喔！

一生人賺該辛苦錢，

賣忒果園，又做得加買一棟屋仔，

來喔！來喔！

來喔……來喔……

一頭樹，一步路，一生人，

毋知係甜、係酸、也係苦？

## 華語語譯

### 賣橘子

張簡敏希（北四縣腔）

來喔！來喔！

來買六十年的老橘子樹結出來的橘子，

火燒柑皮醜肉甜，

肚臍柑皮厚多汁，

隨便秤，隨便賣，有買就有送。

來喔！來喔！

來買老阿公種的椪柑、桶柑、酸柑，

不管大或小，一斤二十五元，

沒撒藥，只放肥料，

沒人買，變成肥料，

沒錢買，送給他人。

來喔！來喔！  
紅紙貼在車門上，  
拜託老闆來收購整山的橘子喔！  
請不到工人來採摘，風一吹掉落滿地，  
多沉痛的聲音。

來喔！來喔！  
外出的子孫回來喔！  
家田消散，養地又再耗費十年，  
回來啊！回來啊！  
樹會生根，人會離家，  
等覺悟，想尋根時已來不及。

來喔！來喔！  
老人家搬到大樓來住吧！  
一輩子賺的都是辛苦錢，  
賣掉果園，又能再買一棟房，  
來喔！來喔！

來喔……來喔……  
一棵樹，一步路，一輩子，  
不知是甜、是酸、還是苦？

水紅色个蝶仔

佢在最冷个冷天鑽出蟲包來  
係一隻水紅色个蝶仔  
敢係春天慢到  
孤栖無伴

蝶仔係無膽个啊  
佢甘願恬恬在這  
做一隻掌園仔个蝶仔  
看鳥仔 蜂仔飛上飛下  
看大紅花 油菜花滿園香氣  
看熟天个瓜棚攬攬吊吊

李佳蓉（海陸腔）



蝶仔係堅耐个嗜  
春到水紅色个翼胛 生出紅釘釘个寶石來  
望到時間个銀粉 跌落歸頭个烏絲項  
囡到千萬斗个目汁 化做白雪雪个珍珠

天公啊

懺悔有隨香煙 傳到你該位無  
用紅寶石 銀絲 珍珠傍豆腐乳  
做得得到你个赦罪無  
佢係純良个蝶仔 佢係啊

蝶仔係分天公惜个喺  
趕紫藤花開个時節  
翼胛出力做一擺撇啊開來  
隨清冷个風  
飛天頂去咧  
佢愛做自家个春天  
滿哪仔去咧

### 華語語譯

### 粉紅色的蝶

李佳蓉（海陸腔）

她在最冷的冬天裡破蛹而出  
是一隻粉紅色的蝶  
難道是春天遲到了  
孤單無伴

蝶是膽小的啊  
她寧願靜靜地在這裡  
當一隻看顧園子的蝴蝶  
看鳥兒 蜜蜂飛上飛下  
看大紅花 油菜花滿園香氣  
看夏天的瓜棚結實累累

蝶是堅耐的啊

奔波到粉紅色的翅膀 長出紅澄澄的寶石  
殷殷期盼到時間的銀粉 覆蓋了整頭的烏絲  
收藏了千萬斗的眼淚 化作潔白的珍珠

玉皇大帝啊

懺悔有隨香煙 傳到祢那裡嗎

用紅寶石 銀絲 珍珠配豆腐乳

能夠獲得祢的赦罪嗎

她是單純善良的蝶 她是啊

蝶是被上蒼憐惜的啊

趁紫藤花開的季節

一鼓作氣盡全力張開翅膀

隨清冷的風

飛上天去了

她要做自己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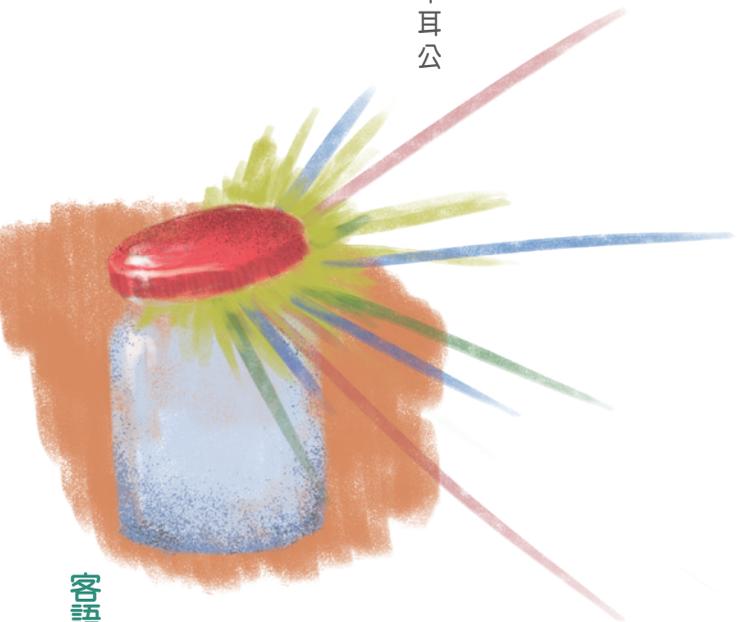
到處去了

毋曾打開个細罐仔

張攸旋（四縣腔）

在佢腦屎肚有一个細罐仔  
從阿爸過身後  
就毋識打開吔  
有一擺 佢同蓋仔無細義打開  
突然間  
佢分毋清係目汁先來還係記憶先來  
噹 佢个記憶 打開吔  
一條一條像絲線樣仔个光線走出來  
佢手伸出來  
抓著其中一條柑仔色个光線  
該係一條有淦淦相惜个記憶光線

每擺做壞事分阿姆打  
阿爸總會左手拿等貼紙  
右手搨等佢惜佢  
佢將目汁粹忒  
又伸手抓到一條紅色个光線  
該係一條有淦淦父愛个記憶光線  
過年吔 著等紅色个衫  
阿爸帶等佢去放紙炮仔  
紙炮仔點著該時  
一雙歸手起硬膘仔又溫柔个手搯等佢个耳公  
最尾一條藍色个光線走入佢手巴掌  
佢噉吔  
該係一條有淦淦痛腸个記憶光線  
阿爸離開了 變成吔細星仔  
剩佢一儕人守等這個細罐仔



不曾打開的小罐子

張攸旋（四縣腔）

在我腦中有一個小罐子  
從爸爸去世後  
就不曾打開了  
有一次 我把蓋子不小心打開  
突然間  
我分不清是眼淚先來還是記憶先來  
噹 我的記憶 打開了  
一條一條像絲線般的光線跑出來  
我手伸出來 抓住其中一條橙色的光線  
那是一條充滿疼惜的記憶光線

每次做壞事被媽媽打  
爸爸總會左手拿著貼紙  
右手抱住我疼我  
我將眼淚擦掉  
又伸手抓住一條紅色的光線  
那是一條充滿父愛的記憶光線  
過年了 穿著紅色的衣服  
爸爸帶著我去放鞭炮  
鞭炮點燃那一刻  
一雙滿手起繭又溫柔的手摀著我的耳朵  
最後一條藍色的光線跑進我手掌中  
我哭了  
那是一條充滿悲傷的記憶光線  
爸爸離開了 變成了小星星  
剩我一個人守著這個小罐子

客語詩 佳作

影

日頭就愛落山哩  
佢跔等你个腳步  
走過山崗墘壁  
行過河壩，轉屋去哩

拈起一蕊野薑花  
孩起擔竿摘果子  
佢毋講話，同你共下汗流脈絡

路脣該頭柑仔樹係佢兜種个  
兩雙手，兩人心

種出圓圓 飽滿个思念  
你敢有記得？

街路頂个曲 山林肚个歌  
唱等佢兜个故事  
河溪曬等目珠  
星仔个笑聲  
係一個又一個願

指等頭前个光  
細細个燈籠飛走咧  
你逐等佢，佢走在你个後背



蕭宥（四縣腔）

日頭就愛落山哩  
你跔等佢个腳步  
行過鬧熱个街路  
走過樹下，轉屋去哩  
你總講，佢係影仔  
你个影仔  
佢牽等你个手  
偷偷仔 慢慢仔喊你  
一聲分風帶走个——  
阿婆。

## 華語語譯

### 影

太陽就要下山哩  
我跟著你的腳步  
跑過山崗  
走過溪流，回家去了

蕭宥（四縣腔）

拾起一朵野薑花  
挑起扁擔摘果子  
我不言語，與你一同汗流浹背  
路旁那棵柑橘樹是我們種的  
兩雙手，兩人心

種出圓潤 飽滿的思念

你記得嗎？

街道上的曲 山林裡的歌

唱著我們的故事

銀河眨著眼

繁星的笑聲

是一個又一個願望

指著眼前的微光

小小的燈籠飛走了

你追逐著牠，我跑在你的後頭

太陽就要下山哩

你跟著我的腳步

走過熱鬧的街

跑過樹下，回家去了

你總說，我是影子

你的影子

我牽著你的手

悄悄的 緩緩地喊你

一聲被風帶走的——

阿婆。

客語詩 佳作

俵緊想你

在臺東看著个太平洋  
係毋係阿姆个樣仔

闊闊个太平洋  
係阿姆个心肝

永遠會包容細人仔个好壞

太平洋个恬靜

係阿姆个性格

永遠會恬恬關心身邊个人

太平洋个藍

係阿姆个力量

永遠會分人支持摻信心

微微个海風

係阿姆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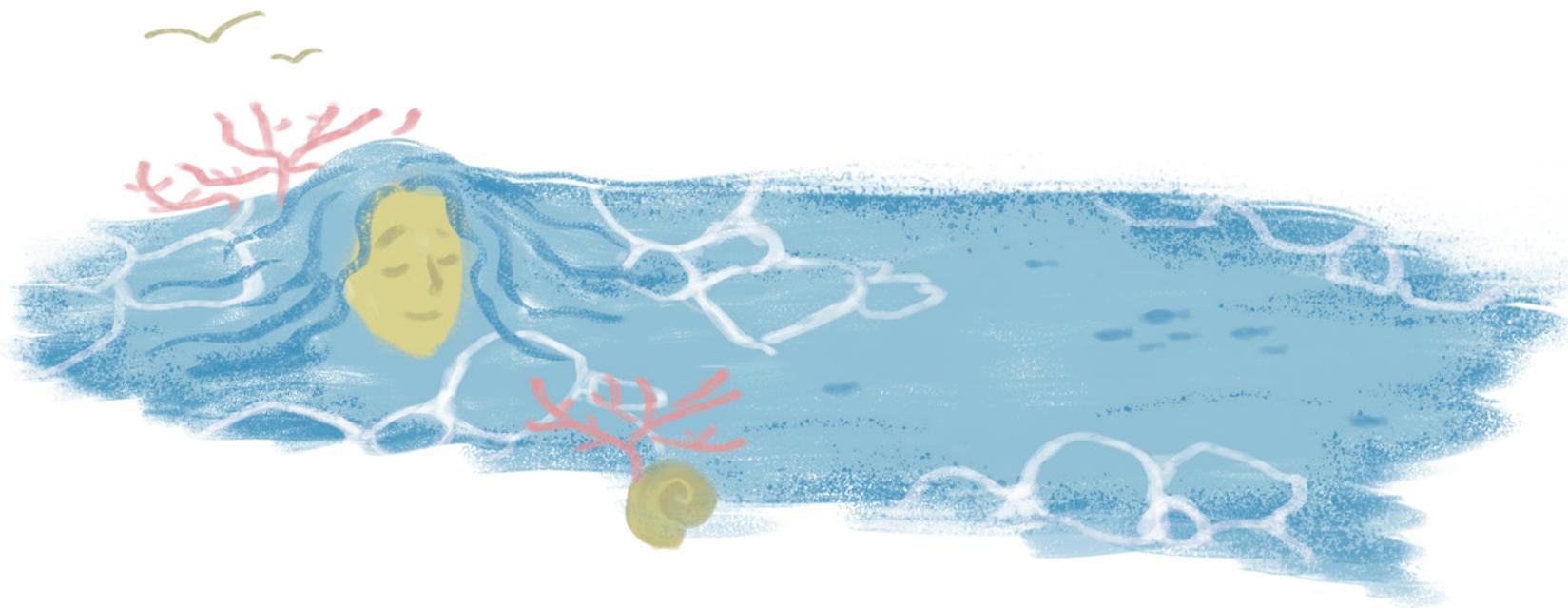
永遠會在細人仔个心肚開花成長

堅耐个石頭

係阿姆个愛

永遠會在這等細人仔轉來

賴品潔（北四縣腔）



鹹鹹个滋味

毋知係海風抑係目汁

看著這位个風景 緊想著你

若係下擺共下來

係毋係做得化成

甜甜个滋味

## 華語語譯

### 我很想你

在臺東看到的太平洋

是不是阿母的模樣

寬闊的太平洋

是阿母的心胸

永遠會包容孩子的好壞

太平洋的平靜

是阿母的性格

永遠會默默關心身邊的人

賴品潔（北四縣腔）

太平洋的蔚藍  
是阿母的力量  
永遠會給人支持和信心

微微的海風  
是阿母的話  
永遠會在孩子的心裡開花成長

堅毅的石頭  
是阿母的愛  
永遠會在這等待孩子歸來

鹹鹹的滋味  
不知道是海風還是眼淚  
看著這裡的風景 一直想到你

如果下次一起來  
是不是能化做  
甜甜的滋味

正開始寫詩個時節，定著係對自家个生活裡肚，尋出自家當有感受、當有感動、當有感情个人事景物，來做題材、成主題、用詩个形式來表現出來。這講起來當簡單，毋過愛寫出來並無恁簡單！因為客語新詩个寫作，雖然無傳統格律个限制，毋過，還係愛有新詩該呈現个主題，仰般透過客語、詩个形式安排，表現出客語詩句个音樂性、歸首詩个結構層次、還過呈現出整體个意象，講起來，需要寫作者長期苦心个經營同鍛鍊，特別愛寫出三十行以內有味有緒、分讀者有聯想、有感動个客語詩，還較無簡單！

這擺「2022後生文學獎」得著客語詩首獎个係〈賣柑仔〉。這首詩一開始就同現實个場景——賣柑仔，搬到詩句肚頂來描寫，喊賣个聲音「來喔！來喔！來買……」一聲又一聲，一段一段引領讀者知得，賣个係六十年老柑樹打个、老阿公種个火燒柑、肚臍柑、椗柑、桶柑、酸柑這兜自然有機、做得半買半送个柑仔；同時也點出，種柑仔个人家年紀老咧，柑仔个治理、收成、販賣銷路都堵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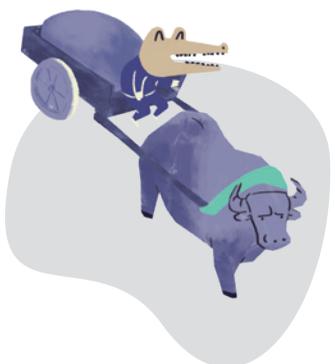
當大个问题，該就係愛有後生人、有人來傳承。這首詩个主題，凸顯現下社會，有關耕種傳承个議題，歸首詩讀起來分人試著當感傷、當無奈何。

作品〈水紅色个蝶仔〉係客語詩个優選，蝶仔係大自然个存在，跔等時節，鑽出蟲包，化做水紅色个翼胛、紅寶石樣个扁身、銀粉烏絲樣个頭那，靚靚个身影，掌等自家个花園，飛向自家个春天。作者用第三人稱个觀點，細心細意描寫蝶仔个一世人，祈求天公歲歲年年繼續痛惜蝶仔，這靚靚个存在，對自然生命——蝶仔个書寫異幼秀。

詩作〈毋曾打開个細罐仔〉寫出細罐子裡肚个阿爸，在作者腦屎肚个記憶。這記憶係一條一條个光線，柑仔色个光線係阿爸湊湊个相惜；紅色个光線係湊湊个父愛；藍色个光線係對阿爸痛腸个記憶，思念阿爸个記憶、心情，深刻在作者个腦屎肚。詩作〈影〉寫出兩子阿婆有一段形影無分離个生活，對阿婆過身以來个思念。前五段係阿婆渡等孫仔，共下行過山崗、壩壁、河壩、街路，共下摘野薑花、採果子、種該頭柑仔樹、逐頭前个火焰蟲……，有共下个生活、共樣个願

望、共樣个思念；後兩段係描寫孫仔帶轉過身个阿婆，對街路轉到山林、轉到屋下，想起阿婆講个「你係佢个影子」，深深表現出對阿婆个想念。詩作〈佢緊想你〉透過去臺東看著太平洋，想念自家阿姆个心情。作者同太平洋比做自家个阿姆，阿姆有闊闊个心肝，包容細人仔；有平靜个性格，恬恬關心身邊个人；阿姆有力量分人支持同信心；阿姆个話永久在細人仔个心肚開花成長；阿姆个堅毅永久等等細人仔轉來，因為係恁樣个阿姆，分作者思念，作者流出鹹鹹感動个目汁，盼望未來，做得摻阿姆共下來看看太平洋，留下兩子哀甜甜个回憶。以上三首作品，係得著這擺徵選个佳作。

恭喜這擺得獎个後生人，優秀个作品讀起來總係當有韻味，當感動人。盼望未來，有緊來緊多个後生人，共下用自家个母語客話、用生動創新个形式來寫詩，寫出自家个真感情、寫出自家个好作品，共下來豐富客語、創新客語詩。



ESSAYS 小品文



菸與粉紅花

甘庭宇

外公是抽菸的，但我不知道他抽什麼菸，因為他在我了解菸之前就走了。

高三那年，很幸運在四月便申請到學校。然而放榜隔天，久病臥床的外公便離開了。走得不意外，消息卻來的扼腕。

從小到大每周三都會到外婆家吃晚飯，所以與外公外婆還算親。小時最受不了的，就是外公會在室內抽菸。每次他點起菸，我與妹妹就會跑到戶外，等外公抽完再進去。菸雖然沒有引起我的興趣，但總是會注意到外公的打火機，因為那是個粉紅色的打火機。

在一個傳統重男輕女的客家家庭，陽剛的菸與陰柔的粉紅色，怎麼說都搭不起來。

嗯，就當外公是個喜歡粉紅色的人吧！

喪禮後整理外公房間的櫥櫃，看到那粉紅色打火機，也不怎麼留意，不過外婆卻似乎刻意留下那支打火機。鮮豔的粉紅打火機，也就安穩的躺在色澤深沉的木製玻璃門櫥櫃。

那段時間，沒事便會去陪外婆聊天。臨走時都不免注意到那與鄰近擺設格格不入的粉紅打火機。不曾多問，日子久了也就沒當一回事。

上了大學，受到同儕的薰陶，對客家文化有了更強烈的意識。在眾多客家意象中，尤其喜歡菸葉與客家人的相互糾纏。說不上為什麼，但我始終對那已然消逝，卻又曾經風華的故事百聽不膩。曾經許多東部、中南部的客家聚落有著讓人引以為傲的菸草產業：六堆、美濃、鳳林等等，而關乎菸草、菸田、菸樓的意象，百年來也活躍於客籍作家的筆墨中。鍾理和的筆下、鍾永豐的詩中、林生祥的歌裡，菸草似乎是許多客家人心裡忘不了的鄉愁。

然而，菸樓上的裊裊炊煙，撐起眾多客家家庭的生計，卻撐不起國際經貿環境對本土菸業的打擊。終於，菸草消失，菸田轉作，就連標誌性的菸樓也一座座倒下。

在一些菸業研究的文章中，不時看到這樣的紀錄：客家耆老點了支再普通不過的七星，吞雲吐霧間講述著曾經菸田與菸樓的風華。對他們來說，抽自己種的菸，是日常。七星？沒了菸樓的耆老，才不得已抽這進口貨！

因此，菸葉與菸樓，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客家人的標誌。特別是文學中的菸，又是一種懷舊的浪漫情懷。

不曾問起外公為何抽菸，也不曾認為北部客家與菸草產業的連結有多麼深切。但在踏進菸的世界時，慢慢意識到抽菸是工作、抽菸是日常，但若是用粉紅色的打火機點菸，那便是浪漫了。既屬浪漫，我便私自將外公與客家人對菸草的浪漫情懷連在一起。

嗯，也許外公  
也曾經是個浪漫的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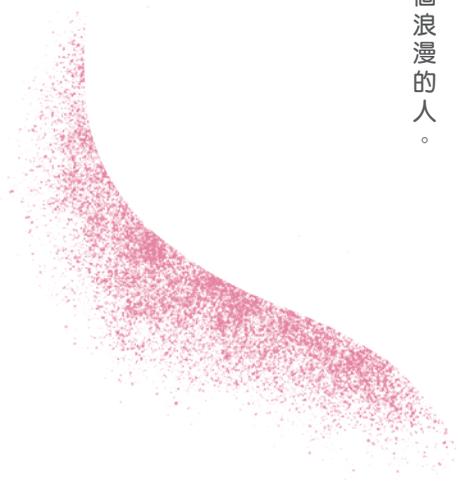
一年母親節，我買了一束粉紅康乃馨給外婆，我們便坐在門外騎樓聊了起來。我一時興起向外婆問：「粉紅色ㄟ客話愛仰般講？」。外婆說，我們都稱這個顏色為「水紅色」。

「水紅色！」多麼浪漫的稱呼，我想。

我知道臺語對粉紅色沒有特別的形容，爾後問了幾位海陸腔的客家同學，也說他們對粉紅色沒有特別的稱呼。水紅色，多麼美好、貼切又浪漫，難道這是四縣客家人特有的浪漫嗎？來自六堆南四縣的鍾理和與鍾永豐，也是操著同樣的四縣客家話，一筆筆鋪陳那樸實又浪漫的文采。

我找到外公的水紅色打火機，搖一搖，不知是誰在保養，裡頭還有些許的油。我點了一根七星。

嗯，或許我也是個浪漫的人。



兩個女人

劉力維

母親是一位傳統而矜持的客家女性，高中畢業後的三十年歲月都投入在農會裡的工作當中，雖然年紀漸長，但舉手投足依舊散發出氣質的神態。每個工作日前一晚，她會將農會的白色制服燙得平整掛上衣架，隔天換上制服後站在鏡子前用手指拈著衣角輕拉兩下，然後走出家門。

她跟我外婆一樣，都是個愛面子的客家女人，堅持著家醜不可外揚，即使婚後被家暴，她也不曾向其他人哭訴。離婚後，她在這間屋子裡獨自一人將我拉拔長大，在一切的不如意下她不願意服軟、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關心。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纖瘦的手臂、雙眼皮、一樣的走路姿勢。雖然住在一個屋簷下，但兩個世代極具差異的價值觀和生活習慣，讓我們像是兩顆不斷相互磨耗的齒輪一般，漸行漸遠。

過去我常獨自踏進診間，猶如週期性的儀式一般。心理醫師是一位中年滄桑的男人，從口吻當中可以感受到他像是已經失去對生活的熱情，在他的診間裡常有種灰色陰鬱的背調。在一句簡單的問候後，他一如往常地問說，妳最近狀況如何？過程當中他偶爾點點頭，偶爾露出疑惑的神情。他低頭動起了筆，開了一個月份的處方白色藥丸。回到家，狹小的房間裡的暗褐色木桌上靜靜擱著一袋一袋的白色藥丸。很清楚吞入後它們會滑過喉頭，開始在腸胃裡溶解、滲入血液當中，然後流淌到錯綜的腦微血管裡梳理那些橫生蔓延的思緒。

藥效發作後，有種漂浮在半空中的錯覺。慢慢的身旁事物像是在遮罩下一般變得沒那麼真實，睡意隨之襲來，四肢肌肉也漸漸地變得鬆弛。那裡的世界是如此平靜和美妙，好像沒有任何一點的悲傷。

當我還是女孩的某一個深夜，腦中莫名地好像蟄伏著全世界的憂傷，是種不斷沉入深海裡的窒息感。我駐足在母親的房門口，期望能稍得慰藉，不過一陣

靜默之後，她並沒有正眼注視我，只是停下手邊的動作冷冷地說：「要是別人知道我有這樣的女兒，妳覺得大家會怎麼看我？每次看見妳懦弱的樣子我就覺得噁心。」那些聲音迴盪在耳邊至今無法忘懷，而我也像是一顆掉進咖啡裡的方糖一樣，全身僵硬地沉在杯底裡，被黑暗包覆著。

又幾個日子的太陽緩緩升起，陽光穿透過凹凸不平的玻璃鋁窗，一個女孩若有所思的坐在床邊，呆滯地看著地板上來回游移的光的波紋。走廊另一端的女人一樣換上白色制服後站在鏡子前整理著衣領，手指拈著衣角輕拉兩下，端莊地踏出了家門，再優雅地將鐵門關上。而那一扇扇門隔絕著她們，兩個女人也逕自上了鎖。在歲月的罅隙裡，她們隱藏著各自在心壁上遺留下的厚繭。

無數個季節交替，兩顆齒輪其實都產生了磨損和鏽蝕，女孩長大成人，而她的母親也罹癌去世獨留她一人。冬日的一個夜晚裡，路燈的黃光透過窗照射在暗褐色木桌上，一個臨時起意，女人從床邊站了起來，把那些遺忘在抽屜裡受潮溶

解的藥丸都丟進了垃圾桶。像是和過去的回憶做最後的告別。女人尋著睡意輕晃著酒杯，雖然她的母親沒那麼愛她，但還是對空舉杯敬了她母親一杯，然後將紅酒一飲而盡。有點恍惚的瞬間，女孩好像看見她母親穿著白色制服。她們凝視著對方許久。



## 我養了一隻豬

徐璋佑

疫情期間，在家中斷捨離。看到那張獎狀時，忍不住噗嗤笑了出來。

我曾經是客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小學時課綱改朝換代，原國立編譯館的大江山河，刪去不少，臺灣史地比例增加，父母也都不熟悉，只好一起從頭認識「鄉土」。當學校要進行鄉土教學課時，我才發現同學幾乎都是外省後代，不僅多數的學生只說華語，有同學的母語甚至是湖南話！全校找不到幾個會講河洛話和客語的孩子。

孩子不會講，老師也不會教。

父親曾應班導的邀請，到學校教客語。

鐘響，父親踏進教室時，大家鬧烘烘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尷尬了起來。

「你爸？」

我點頭。

「他要教什麼？」

我搖頭。

父親把授課簡報印成一疊厚厚的講義，發給大家。說實話，我完全不記得那天下午是怎麼渡過的；而父親又是用什麼心情，面對一群不在乎鄉土課的孩子？

也許那疊與授課時間不成比例的講義，就是他的期待。

長大後才知道，許多像父親，早早離家來臺北打拚的這一輩人，年輕時已練就一身盔甲，遇人開口第一句話是華語、閩南語、甚至是英語，就偏不說客語。對一雙兒女不說，可能連在陽臺，和家中的狗一起看夕陽時，也不說。

幾週後，班導打電話到家裡，指定要我參加校內的客語演講比賽。

哭著跟媽媽吵了幾次，還是只能把眼淚擦一擦，硬著頭皮寫下演講稿「我家的狗」。太華麗的詞藻拿掉、不口語的地方刪掉，然後一個字一個字按父親唸的，標上注音，到學校去念給全校唯一會客語的老師聽。

我念一次，老師糾正一次；回家後，父親又糾正一次。來回幾天，母親終於開口：

「老師和你爸的腔調不一樣。」

練習數日，竟是原地打轉。

不僅如此，我還有個致命的問題——不管四縣的「g'ieu」，還是海陸的「g'ieu」，「狗」，我念起來始終像「腳」。我一面幫狗梳毛，一面煩惱：明明簡單如一年級的作文，我的客語偏偏比嬰兒牙牙學語還慘。

比賽迫在眉睫。即使在參賽前，我們就知道名次了，但老師不可能讓我用「我家的腳」拿下第一名。這場比賽，是一個人的武林，該盡善盡美的地方，一處都不能放過。

老師皺著眉思考半晌，她說，直接改成「我家的豬」吧。

念出「z'u'e」的瞬間，心中某處就鬆開了。

「你知道你是豬嗎？」對著家中的狗練習，明明是雪納瑞混血的米克斯，此刻也只能睜著牠困惑的雙眼：豬？

幾天後的朝會上，面對廣表的人群，調了調麥克風的角度，吸氣、吐氣，強裝鎮定，把腦中用注音拼成的客語，坑坑巴巴地背完，鞠躬，下臺。「我養的豬」，正如預期的，完全沒有引發任何一個同學的好奇心，大家都聽不懂。



這隻不存在的豬，成了我與既是老師又是唯一的評審之間，心照不宣的祕密。

時至今日，我還是不知道我是怎麼「露餡」的。小學時，我幾乎未曾透露自己是閩客混血，也許是姓氏——客家莊的大姓，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個。

每年過年返鄉，我總在後座，數著流過車窗的磚牆老屋，散落在田間，貼著剛換上的堂號：隴西、東海、彭城、弘農……一面數，一面問：那姓什麼？客語怎麼唸？父親轉著方向盤，一年又一年不厭其煩地回答我。

也許在其中幾間泥磚屋，真有個孩子養了隻可愛小豬。

客家麻糬

張弘政

工讀生們窩在小廚房，等著午班的休息時間結束。店長打了過來，問我們不想吃「客家麻糬」。因為擴音，她的聲音變得又綿又悶，風聲找著了字與字之間的縫隙，不時插入拍打撞擊的爆音，讓語句變得難以理解。

可能是眉間起了太多褶子，雅婷試著向我解釋「客家麻糬」是什麼。她說那是一種糯米做成的麻糬，上面裹上花生粉。

我打斷她的話，說我知道客家麻糬是什麼。困惑並不存在於此……

眼看疑問就要飄向遠方，欣慧打斷了我們的對話，重新把問題拉回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有什麼口味，店長？」

我的心是一口井，因新投入的問題掀起波瀾，無奈井深太長，洞口太細，困惑沒能溢出，獨自在體內波盪。

我拉了拉雅婷，要她再解釋一次「客家麻糬」到底是什麼，不耐還來不及顯現成青筋或血管，店長唱名的口味又把眾人的注意力拉回話筒。

「那我要一個紅豆。」

「巧克力和椰子各一，謝謝店長。」

「還有人沒點嗎？」

店長的疑問喀搭倒數，大家都等著我的答案。在長達幾秒的寂靜裡，我看見提著禮盒，用肩頸夾著手機的店長，無聲地站在壓克力招牌前，眼睛因烈日眯成一線，額間的汗水打算在眼眶淤積上刺痛。

「有原味的嗎？」

「原味？你說花生粉嗎？有啊，可是我覺得很難吃耶。」

「沒關係，就原味，我要兩個。」

掛上電話，工讀生臉上都掛著軟糯的笑容，就像剛打好的粢粬，鼓起的臉頰帶著反光與油亮。她們聞見糯米的香氣，嚐到花生粉的甜味，咀嚼粢粬的柔韌，唯獨我還陷在金黃的沙坑中，跟反覆冒出的紅豆、巧克力和椰子戰鬥。

我問她們吃過粢粬嗎？她們說沒有，直到我把「粢粬」轉譯成麻糬，交流才終於對上頻率。

我說，粢粬是蒸熟的糯米打成膏狀，沾上磨好的花生糖粉。粢粬總是一整坨被扔上花生粉，得用筷子把乳白切割成小塊，像是可愛的分裂，或是有序的擴張。每一次的切割都是豪賭，太小則甜膩，太大則無味，只有恰好的尺寸，才能從花生粉濃郁的甜中嚐到糯米的清香，感受米食作為甜點獨有的飽腹療癒。

「它就叫粢粬，不是『客家麻糬』。」

其他工讀生不懂我的堅持，名稱不過是理解的一部分，既不代表事物的本質，也不反應事物的真相。

在好幾個夜後，我才理解「客家麻糬」帶來的過敏反應，彷彿「粢粬」成了低劣的仿作，是客家人在見到「麻糬」後，心有不甘地抄襲。又或著「客家麻糬」，讓粢粬聽來成了無可奈何的替代品。就像「淡水蔡依林」、「臺灣蘇志燮」，甚至不用看到照片，就可以斷定二者的優劣，否則他們怎麼沒有自己的名字？

其餘工讀生對抗議視若無睹，她們把我的堅持視作「男性說教」的另一鐵證，各自忙碌起工作。

直到下一次休息時間，我咬開裹上花生粉的粢粑，粢粑破了一個小口，金燦燦的內餡流了出來，揚起了一陣又乾又膩的風沙。我望著包了花生粉裹了花生粉的米食，頓時沒了食慾，米白的糯米糰也失去光澤，就像沾染鹽巴的蛞蝓，吐哺乾涸成黃沙的內臟。

店長探過頭，問我原味好吃嗎？  
我點點頭。

我想以客家麻糬來說還可以。



## 婆羅洲客遇

鄭委晉

你知道嗎，把地圖順時鐘轉動45度，中南半島置於正北方，眾島拱衛的中心會是一個名婆羅洲的大島，臺灣座落東北，熱帶魚似地斜臥海葵之上，澳洲則像騰躍海面的旗魚，巨大碩美的身軀刺破南方水域的鏡面。

無論東西，人們對南方總有著強烈的想像：1720年英國的南海泡沫與法國密西西比泡沫，前者源於好戰導致鉅額負債的英國皇室，國會議員創造並炒作壟斷中南美洲與其群島貿易權的南海公司股票，說貿易，其實是西班牙讓渡英國的奴隸買賣權；密西西比泡沫爆發於1717年，法國公司高層謊稱在美洲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河谷發現了大量金銀礦。這使得公司股票吸引大量投資人，假的願景讓股價飛天，卻因真實消息走漏而暴跌。為了度過這波金融危機，法國央行印製過多的鈔票而造成金融體系崩潰。

南方，為何永遠野沃土豐，甚至鑿金噴濺？

1777年廣東梅縣投考公務員失利的客家人羅芳伯，聽說草鞋踩進婆羅洲的河灘裡，再抬起時金沙塞滿趾間鞋縫。科舉制度考不出人的智慧與意志，羅芳伯縱橫捭闔客家人為主的漢人族群和眾多當地土著之間，擊退當時以靈活嬌小的曲船船扯下西班牙加納利帆船的旗號，稱雄世界的荷蘭。他自稱大唐總長，建立的共和國，首領尊號為「大哥」。

南洋的客家國傳承了12任大哥，最終於宗主國大清勢弱之下仍遭荷蘭吞滅。

璀璨的共和國雖光芒已遠，但客家人和潮州人已獲得在這世界第三大島的巨大舞臺演出機會。他們逐漸由西加里曼丹前往沙勞越等地，尋訪更開闊的天地。由印尼國界往東走，會先遇到沙勞越河流域的新彝灣，此地有著聞名的老街夜市，以及客家醇厚的阿娘信仰。我們巧遇方嘴白鬚的客家青獅陣，在鑼鼓聲中參訪帶

領礦工抵抗殖民者劉善邦廟。日暮前抵達老街，古樸的渡船頭群鳥啾啾，與人們一樣，牠們也正努力填飽腹肚好面臨漫漫長夜。循著綠意拾級而上，岸頭聽聞夜市的熱力與氣味，那是一座小巧美好的市集，沒有臺灣過度擁擠與倉促的形色，店家與遊客的心跳是平適的頻率，我們的腳步也與這廣大美好的土地漸漸合拍。

廣大的婆羅洲，雖不至於如古人描述的草鞋流金傳說那般誇大，卻也處處皆是自然的禮贈，比如各種礦山。新彝灣身後的瑟冷布山腳下，山形尖聳，如龍背麟角。更後方遠處還有一座形貌特殊，恰好與瑟冷布山的尖峭相反的平頭桌山，是大理石採石場，但採石場聯外道路與旁邊村莊共用，道路旁有間華校，鎮日的揚塵與風險讓我想起臺中的東海大學和燕巢的高科大、高師大、樹德科大，學子勤勉地將知識裝入頭腦，但旁邊的重機具卻拚命挖空大地。

古晉位於東北，河濱公園和海唇街走走，土特產店林立，河畔的州立回教堂樣式華美。海唇街的另一頭，是華人的地頭中心大伯公廟。

往東行遇魯巴河。斯里阿曼，座落於魯巴河的邊城，馬來西亞與共產游擊隊曾簽署和平條約之地。上溯百年，英國人建立的百年王朝在此河嘴處大敗土著，第二代統治者以其妻子「愛麗絲」命名堡壘，潮州人在堡壘旁建造商店街道，客人則更深入內陸墾殖。愛麗絲堡今日成為保存歷史的博物館，隨華人而至的觀音信仰仍活潑更甚，此地稱慈悲娘娘。

最後到馬來西亞最長河拉讓河流域，路邊許多傳統Kopi咖啡店、華人的乾盤麵、光餅、麵線、鼎邊餛飩飄香著。當地朋友帶我們搭乘小艇上溯，於黃濁河水垂釣他們最自豪的「忘不了魚」，河中沙洲有林投樹與一種忘不了魚的最愛，名為風車果的堅果。我們即以風車果做釣，再請當地人生火備料，用香蕉葉塞住竹筒洞口，填塞魚肉至竹管，開蓋後魚湯滋味甘鮮，魚肉竟有股橡實馨香，難怪朋友如此推薦野生忘不了魚。

船行下游返航，順道參觀箱網養殖。我們好奇拉讓江水如此黃濁，是否有寄生蟲問題的隱憂。但答案出乎意料，水量極為豐沛的拉讓江四季流速亦快，水流動則不腐，寄生蟲也較無依附滋長之機。而黃土源自流域原始肥沃的土壤，養分元素溶解其中，俾使魚兒更為茁長。



魚兒不愛至清之水，乃因不能隱蔽，缺乏安全感。恍然大悟的我暗笑自己，若能以魚的角度思考，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到每個地方，若都能先將地圖調轉75度，則得到的將是全新的視角。世界萬物，蟲鳥雲日，異域的種種都在試圖教會我，萬物存在皆有它們賴以繼續之道。

今年小品文投稿文件是豐收的一年，書寫題材越來越多彩，文字情緒張力逐漸成熟，也應了後生文學獎期待的鼓勵年輕人加入書寫客家的行列。

五篇作品中共同特點是城鄉差異衝突及對話增加，城市流動的客家轉譯符碼提供了題材養分及創意的選擇。首獎作品〈菸與粉紅花〉，由外公離世後整理遺物中，看到外公水紅色的打火機，引入了南部菸葉變遷，從外公抽菸，選用的水紅色打火機送給外婆粉紅康乃馨呼應了客家浪漫，其實背後是濃烈的農村失落，及失去的菸田產業，外公遺物水紅色打火機，埋入了一層又一層的過去客家，殘酷的現實並不浪漫，作者輕輕的借物影射了一個世代的告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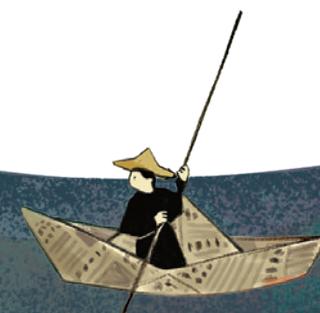
優選作品〈兩個女人〉，作者以母女三代系譜，陳述母女拉扯對峙的情緒，藉作者看心理醫生，挑動女性角色扮演唯妙的張力，是家人，血緣卻又像是熟悉的陌生人，母親罹癌去世後留下的孤獨，敘述著思念別離如此苦澀，張力十足，後勁很強。

佳選三篇作品中，〈婆羅洲客遇〉以南方共和為主題，以歷史軸線拉出羅芳伯傳奇的島嶼故事，客家移民帶去的獅陣、採石場、乾盤麵、光餅，對應歷史長河留傳的地景、現況，整體流暢，像是一盤精緻可口的小點，餘韻無窮。

〈客家麻糬〉文中敘事觀點對許多人來說，應該是會心一笑，客家美食的粢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商業招牌多半用麻糬稱呼，作者用點麻糬過程為粢粑正名，一如客家認同多重多元，又別具特色。

〈我養了一隻豬〉取材作者客語演講比賽，父親到班上授課，帶著城市失語症的一代，為了符合父親及老師期待的演講比賽，如何因為客語腔調不同，演講題目硬是從我家的狗，改成了我家的豬，那隻不存在的豬，因為同學聽不懂客語沒有質疑，作者以那場客語演講比賽記憶為引，描述城市夾縫的客語困境，錯落中又有些期待的種子萌芽。

散文  
PROSE 文



港邊記事

劉力維

昨晚上飛機後，便一個人待在舊飯店裡的桑拿房裡，喝了一些小酒閉目養神一番。隔日的清晨裡，淡黃色的微光漸漸照射在睡眠惺忪的臉龐上，我披著睡袍倚靠著飯店十六樓的陽臺欄杆，清涼的微風偶爾輕拂過耳朵和指尖。突然的一陣哆嗦，我將睡袍綁緊了一些，然後喝了兩口剛在樓下大廳買的熱咖啡，瞬間身體變得更加暖和了。我從身旁拉了一張椅子沉甸甸地坐了下來。這裡微寒的海風讓我暫時忘卻那些無處安放和糾結的情緒。

手中的熱咖啡的一縷輕煙緩緩融入了第三漁港的霧氣當中，朦朧的市區小巷仍舊被煙霧包覆而沉睡著。這時澎湖的冬天已經不再那麼悶熱，寧靜的街道和空氣中剩下了一點濕黏和蕭瑟。若有所思地摸著鐵欄杆上深陷的刮痕，像是撫慰著一個過於堅強的女孩身上的傷。沉默不語。看向了那條街道，那樣熟悉卻又更加

的陌生。這裡塵封著太多的悲傷，猶如腳邊那些不斷地向四處發散開來的藤蔓一般，攀附在各處的記憶裡。

在街上逡巡地走著，港邊沿街海鮮餐廳外頭的養殖缸依舊在清晨裡被帆布覆蓋。這座島嶼是我的故鄉，不過在這裡已經沒有了家，走在街上不自覺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地人。轉角後方是一棟被荒廢三十幾年的大倉庫，四周雜草叢生布滿了從窗戶邊落下的碎玻璃。在過去每當下雨過後，我和弟弟就會跑來這裡挖蚯蚓，特別的開心。大倉庫後方隔一條街便是公車總站。母親是一位從中壢嫁來澎湖的客家人，在我出生前她當了一年的車掌小姐，車掌小姐的文化沒落後，使用了一半的積蓄租一間三層樓的店面開始做起生意，雖然一開始沒什麼客人，不過慢慢的成為港邊沿街最熱鬧的客家小炒餐廳。母親實則是個美人，那些準備出港和回港的漁民都會特地過來跟她聊兩句。

父親生前也是個漁民，在乘風破浪後，漁民們之間的革命情感在時間的錘鍊中油然而生。也許那些漁民都是父親在天上派來關懷我母親的吧。印象很深刻的是剛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上午班導師把我叫到臺前壓低聲音告訴我趕快先去整理書包，老師要幫忙載我回家。她說，妳爸爸快回來了。那時的我有點困惑。之後站在老師的機車旁邊，伴隨著轟隆巨響的引擎聲，一艘漁船緩緩靠到港邊，有個人躺在簡陋的架子上，身上從頭到腳蓋著一塊黃色的帆布，那個時刻的現場靜默無聲，漁民接力把他抬上岸邊。老師攙扶著母親，母親連跪帶爬地在地上放聲大哭好一陣子。路過的村民紛紛停在原地。我還是很困惑，爸爸為什麼躺在那邊？好多畫面像幻燈片一樣，出神的時候它們便開始自動播放著，然後突然切換到一個父親在燒王船祭典中露出的最燦爛的笑容。畫面定格了好幾秒。

小時候父親和我常在並列的船板間跳躍，如果漁船之間的坎比較高，他會伸出厚實的手掌緊緊捉住我的手。他的力量很大總能將我一手拉起。在他身邊總是無比的讓人安心，即使是未知的懼怕都會煙消雲散。出港前，他曾說回來後要教

我綁船艙纜。現在在另一個世界的他一定還是站在夾板上開著玩笑說，妳的動作怎麼那麼慢。我嘴角不經微微上揚，內心頃刻間卻也變得特別酸澀。

我鑽進家裡後面的小巷子裡，緊靠著石牆的是一個直通柳丁姐姐屋子二樓小門的鐵樓梯。鐵樓梯在海風的侵蝕下已經嚴重的鏽蝕了，隨著雨水來回地沖刷，深褐色的鏽水已經明顯乾硬掉，鏽斑從此附著在表面上。鐵樓梯的上方屋簷邊上掛著一個搖搖欲墜的小黃燈，有種感覺它在邊緣上無力地掙扎著。讀小學的那些年，柳丁姐姐偶爾會找我一起坐在鐵樓梯上吃晚餐，我們無話不談，有一次她說我這個小妹妹有能讓她開心的神奇魔力，雖然差了十二歲，但她還是特別喜歡跟我待在一起。而每天中午是店裡一天最忙碌的時候，她便會來店裡打工。讓我好奇的是深夜裡偶爾會看見她快步地穿過小巷子，再搭上同樣的一臺計程車去其他的地方。

手指順勢摸著外牆上粗糙又尖銳的咾咕石走出了小巷子，清晨裡的陽光已經全部顯露出來了。停住了腳步，看著曾經熱鬧而滿懷記憶的家，心裡突然感到十分的悵然，試圖忍住鼻咽喉不斷湧上的強烈的哽咽感。環顧四周，鷹架外側圍繞著施工圍欄和標誌，地上滿是凌亂的菸頭和酒瓶，能想像下一任屋主似乎想要抹滅過去的所有而重新翻修一番。在工人還沒上工之前，忍不住打開了沒上鎖的圍欄，偷偷踏過碎磁磚潛入屋子裡頭。跨入門檻後開始有點無法辨認這個曾經的家，盡是光禿的水泥和木頭模板。但仍按照腦海中母親過去移動的身影來勾勒出整個空間。

先是穿過了一樓的用餐區，還是可以依稀看見母親穿著無袖的白色上衣，脖子上掛著毛巾在一樓後面的廚房忙碌著。廚房門口的大冰箱上會貼著每一桌叫的餐點，有時候我會拿著大托盤一鼓作氣爬上二十五階狹窄的樓梯，把所有的餐點都端到二樓的包廂區。廚房裡的天花板並不高，地板總是很濕滑，但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裡母親卻能將所有餐點井然有序的煮出來，讓人覺得很敬佩。因為店裡總

是有著一、二樓滿滿的客人，一批用餐結束了便換下一批的客人入座。如果二樓的門簾還在的話，拉開後就可以走上樓梯到我們三樓的家，原本三樓的客廳有兩張大藤椅，左側的一張是父親的專屬位子、右側的則是母親的，父親過世後便剩下一張，然後在兩年前，客廳裡就不再有藤椅了。

二十六歲剛生完小孩後，肚皮上生產過的傷口在那時還會裂開滲血，那時候的丈夫每晚還是在交際應酬。有一次和他有過激烈的爭執，氣哭了，搭著最後一班飛機回到了娘家，下飛機後抱著剛滿月的嬰兒在機場待了許久。產後不平衡的荷爾蒙讓我在機場角落位置上哭了一個小時整，哭累了，招呼了一臺計程車回到家。那晚的港邊星光熠熠，母親的熱炒店已經關上門了。小嬰兒似乎感覺到他的媽媽很難過，整個過程都沒有哭鬧，只是靜靜盯著他的媽媽。按了門鈴，雙眼仍舊泛紅，母親從我手中接過小嬰兒。母親跟在後頭，慢慢的我們穿越長長的樓梯到了三樓。爬樓梯的過程有點喘，但卻在這種靜默而緩慢的過程當中不自覺卸下內心層層的盔甲，有種真正回到家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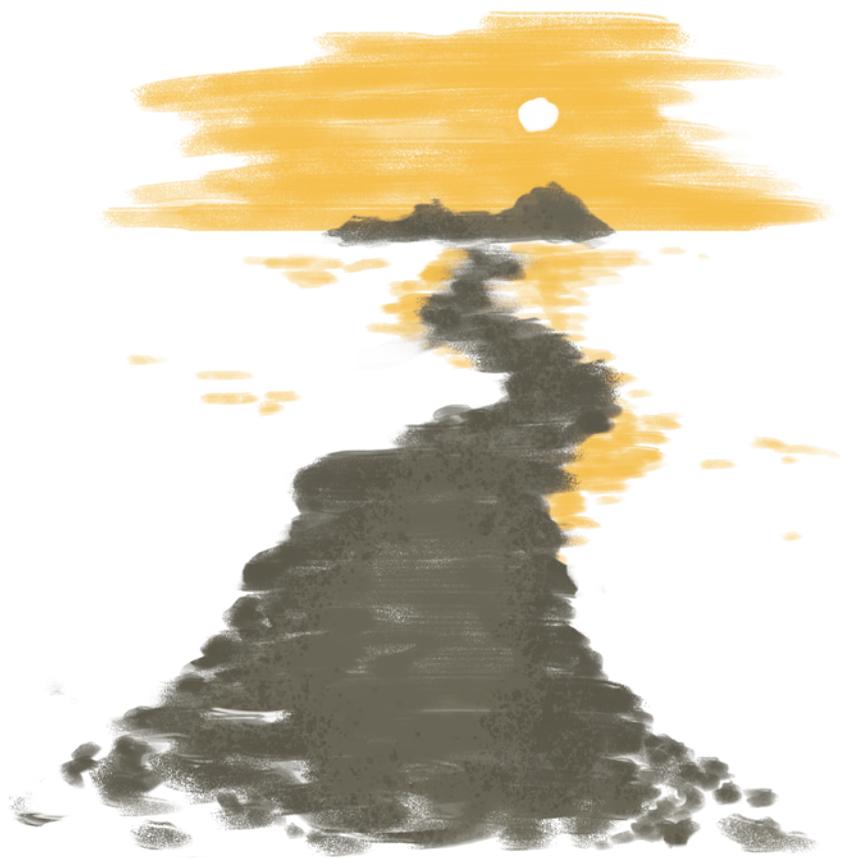
此時看著二樓被鑿成頹壁殘垣，已經沒有勇氣再去想像原本的樣貌。一陣哽咽湧上鼻頭，畫面的衝擊感來回切割著內心，蹲坐在二樓樓梯上淚如泉湧，潤濕了地上厚厚的粉層，任由腳邊的藤蔓恣意生長。黯淡的陽光映在碎石上，訴說著一個故事的曲終人散。內心還是怨恨著弟弟因為投資失利讓唯一的家被法院拍賣掉，一間有著父母生前的影子和汲汲營營一輩子的心血。記得當初接到弟弟簡訊通知的那天，人生裡第一次放聲大哭一整夜，徹夜未眠，突然意識到除了失去了雙親，就連唯一的依戀和寄託也不復存在。魂不守舍地離開了工地，不顧滿地的碎石便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響頭，很長時間沒把頭抬起。道謝、道歉、道愛和道別都幻化成留給這個地方最後的痕跡。

小時候的某一天早晨起的特別早，在窗邊看到柳丁姐姐剛從計程車搖搖晃晃地下來走進了小巷子裡，那時才清楚看到她臉上艷麗而不失精緻的妝容。她用手抓著已經被扯破的上衣走上了鐵樓梯，遠處的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悲傷，我趕緊拉開棉被跳下床繞到小巷子裡去找她。一個剎那她哭了。她說，她沒辦法再去喜歡

自己的身體。那時的我還不太清楚她經歷過什麼，只感覺她看起來像是雨中裡嫣紅而脆弱的木棉花。後來才知道她在監獄的父親攔下了鉅額的債務，在債務的面前她失去了自尊和選擇的權利。她離開的那一天，母親和我幫她舉辦了簡單的告別式，沒有其他人來參加，好像世界已經遺忘她了。朝著舊飯店的方向看過去，彷彿可以看見一個被藤蔓纏繞著的女孩從那邊一躍而下，在半空中她身上的藤蔓逐一脫落了。我想那是她第一次在菊島上自由在地翱翔。

每年固定的那三天，我都會來「菜園」祭拜他們。「菜園」面向著菜園海港，是一個寧靜和視野遼闊的福地，好像沒有一絲憂愁和煩惱。菜園海港不停放任何一艘漁船也沒有外界的紛擾，在鄰近港邊的坡道下方有一條海平面上的古亭大理石步道，像是一個可以通往的天宮的階梯。我常會站在盡頭處和他們說說話。

一個在公司的午後，我在會議室裡睡著了，夢境裡走進了一個菜園裡，遠方的母親穿越咭咕石牆走到身邊握起我的雙手，很長的時間裡我們緊握著彼此。母親輕輕地抱著我，在耳邊停頓了一下說，妹妹，他們都已經不在這個地方了。從會議室醒來後，我繼續低頭處理剩下的工作文件。直至當天夜晚，手掌裡都還留有她的餘溫。



東勢个阿比百摻番婆

劉懷仁

我時常調皮地想從家中經營的看板店奔向外頭遊玩，但耳邊總有一股魔音牽絆著，母親不只一次嚴肅地說：「你無愛亂走去大路頭，等下分阿比百捉！」聽完後，我默默轉身跑回店裡，使勁將矮板凳拖到工作檯下坐著，很不甘心看著父親工作，父親只對我笑一笑，我眉頭緊皺，眼睛不服氣地往外偷瞄，雖然雙腳無法踏出去，但我的心早已在外頭兜了好幾回合。

就讀幼稚園以前，母親總會在早餐吃完，休息片刻後牽著我的手去菜市場，這是我最快樂的時刻，因為可以很扎實將雙腳踏出門外。

我帶著歡喜的心跟著母親從看板店出發，走在街道上，沒有過度喧擾，只有母親或走或停向鄰居親切的喊著「食飽ㄛ」，以及寒暄幾句。於此同時，我的眼

角無意間發現了一位步履蹣跚，身穿小碎花服飾的老婆婆，臉龐刻畫著流光贈送給她的皺紋，臉頰兩側有深藍色的刺青，正面看起來像極了一位老師常常在考卷打勾的形狀。我心想：「這位老婆婆是不是母親常講的阿比百？我會不會不小心就被抓？」於是，我緊張地奮力抓住母親的手不放繼續往前走。

到了菜市場，行經於濕濕黏黏的地板，沿路可見雜亂無章的攤位，前後左右看似沒有方向，但母親卻能準確走到豬肉攤。豬肉攤前掛著豬隻分屍情形，好像我的積木玩具未收拾的畫面。駐留了一會兒，母親說明想買肉片跟大腸，老闆秤斤論兩後，母親伸入口袋掏出鈔票付錢，付完後老闆隨即裝袋交給母親，就這麼拎著離開。

緊接著走去五彩斑斕的蔬果區，重點式挑了老薑與蔥蒜，再拿幾條茄子跟一把空心菜，結帳後便返回看板店。

其實看板店也是我們的住家。一回到店裡，母親就到了灶下準備今天的食材，老薑和蔥蒜擺放於砧板上，空心菜和豬肉，以及其他材料則在旁排著隊。烹煮前，已經預告會有四菜一湯，分別是薑絲大腸、醬炒空心菜配肉絲、炆燻肉加福菜、油煎菜脯蛋、燉菜頭湯；另外還有一盤開胃菜「醃」(soy)。母親立即再將菜刀拿起，一聲號令下，鍋碗瓢盆各自有其任務，透過母親的巧手大展廚藝，灶下就這麼熱鬧著。

此刻的我，趁母親不注意的時候，逮到機會往騎樓奔去。當然，一個人不太可能走太遠，與看板店的距離根本沒有一百步，但我的心情如被關在籠子許久的小鳥，打開後自由飛翔、雀躍不已。

在騎樓上，小心翼翼地或走或停，過了幾分鐘，那位臉上有著打勾的阿比百又出現了！我傻住了不知道怎麼辦，就怕她跑過來抓我。於是，我天真的把眼睛闔上，假裝看不到，這樣阿比百就會從我身邊安靜地離開。

正當視線一片灰暗時，突然被一雙手拖拉帶抱的抓走，我嚇得直發抖，嘴巴呢喃著：「怎麼辦！真的要被抓走，我再也不敢亂跑了，不會有下次了。」結果，眼睛害怕的睜開，面前竟然是母親！我放聲大哭，抱著母親好久好久。

母親用手將我的眼淚拭去，並輕輕地在耳邊對我說：「以後不可以再自己跑出去，如果跑到馬路上怎麼辦？那是會被汽車撞到受傷或死掉，知道嗎？」我點點頭答應母親，然後順勢問了母親：「臉上有打勾勾的是阿比百嗎？為什麼都會一直碰到她？」母親疑惑地想了我的描述，幾秒後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母親回：「她不是阿比百是番婆，是山地同胞，跟我們一樣都很善良喔。」而我又再次問：「那她都不洗臉把勾勾洗掉嗎？」這時候母親沉默不語，要我不要再多話，趕快回家吃飯。或許老婆婆臉上的圖騰，當下連母親也不知道吧。

到家飽餐一頓後，母親才娓娓道來阿比百的形象：「有人說沒有被阿比百罵過的小孩長不大喔。她是一位女生，不高有一點點胖，所以也會叫她『大箍蘭』。

她身穿古怪的衣衫，有時候手拿著布袋，走路一跛一跛，特別喜歡阿兵哥，非常不喜歡小孩，時常看到小孩就罵，所以小孩都會被她嚇哭，很多人不喜歡她，跟你剛剛看到的番婆不一樣。」我頓時才恍然大悟，其實她曾進來我們家的看板店，我曾跟她對過眼，還被罵了幾句，當時並不認為她恐怖，只覺得很像母親兇起來的樣子。

後來我讀了幼稚園、國小，甚至國中階段，班上總有三兩位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同學，除了老師上課時用的「國語」之外，同學間最常用的母語便是客家語，或是少數原住民同學的泰雅語。

在國中時，我時常會向原住民同學請教他們低俗的形容詞，學起來比較快，他們亦會和我學個幾句客家語來互罵。每一次下課時，班上男同學都會相約到校園角落的椰子樹下，大家圍起來開始猜拳，輸的一方即開始被其他同學抬起來阿魯巴，雙腳張開撞向椰子樹樹幹，力道有時沒有抓準，或位置不對，就容易造成大腿內側受傷。

受傷的同學便感到非常疼痛，走路時一拐一拐的，如果太嚴重，還需要請求別人攙扶。有些幸災樂禍的同學，則在旁邊唱唸著：「阿比百、阿比百，行路腳擺擺……重複著。」阿比百儼然是兒時在東勢成長過程的共同記憶，比虎姑婆還要出名。

猶記某個下雨微涼的午後，因為天氣的關係，體育課無法在操場打球，於是在教室裡自由活動。而坐在附近的泰雅族同學，對他名字依舊深刻，叫做林自強。

我起身走去找他，想跟他詢問我在小時候，常常看到的打勾勾老婆婆，臉上的那兩道刺青代表著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將我想提問的告訴自強，自強聽完後，想一想就跟我說：「我的 Yok'i（外婆）她就有刺青。聽族人說這是有結婚的才會刺，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會有，只是刺在額頭跟下巴。而在部落裡，如果成年了還沒有刺青，是不能生小孩，還會遇到很多倒楣的事；然後這也是與祖靈的約定，死後才能到祖靈的身邊。」

當自強在說這一段時，其他同學也相繼靠過來，聽完後都大為吃驚！因為這個部分是課本或老師的教學中所沒有，但卻是一直發生在我們的周遭。而我聽完自強的解釋，原來有那個刺青是多麼的重要，它是一種靈魂的歸屬、是一種家的認同，無可替代的精神標誌。

在國中三年的韶光歲月裡，除了讀書之外，同學間的互動，文化上的差異，都在教室發酵。尤其是族群的交流，有原住民、外省、客家等，我與他們的校園生活是毫無違和，其他同學亦是。

或許是較為鄉下的關係，語言的自由度相對彈性，不會受到老師或學校的強迫大家說國語，壓縮我們使用母語的機會。

不管是阿比百或番，都代表著母語語境下的情感流動，沒有鄙視、更沒有霸凌，而是真實的在東勢這塊泥土所長出來的在地圖像。

直到讀高職才真正離開東勢到外地讀書。然而，東勢不幸地於1999年9月21日遭遇百年大地震，東勢便在這場災難中被無情地摧殘，我被迫在高職新生入學一周後停課。震後的畫面太慘忍我不敢看，但我還是鼓起勇氣加入義工行列，協助賑災事宜。

地震後的東勢，讓我失去了曾經出現在我生命中的幾位師長跟同學，與他們相處的光陰好像被偷走了一塊，找不到也回不去了。

東勢經過了平復，慢慢地回歸日常，而我也就繼續上課，暫時忘掉憂愁，回歸學生生活。因為是在臺中市就讀，接觸的同學多數是福佬人，我也是因為那段時日，福佬語突飛猛進。回到東勢與父母親聊天時，還會不經意參雜福佬語，讓我這客家人增添更多異文化的趣味。

而大學受教期間，年紀與思考漸漸成熟，吸收的知識面向越來越廣，除了自身的客家身分，慢慢地向外去理解別的族群文化，所以開始騎著機車或搭公車，到各地村莊田野，以及去各縣市博物館參觀，發掘教室以外的風景。

在想像的彎曲巷弄中，從小到大生長的客莊，偶然穿插著都市傳說，或是親身經歷。阿比百與番婆在我內心深處，住進一棟寫有「回憶堂」堂號的伙房屋當著資深房客，不斷地陪伴著、提醒著我。有時突然站在面前，不然就是躲在背後，讓我想緊緊抓住這文化氣味，但怎麼都抓不牢。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臉龐，從清晰到模糊。原來，長大後的我，對於自己的家鄉是如此健忘。



假如有一臺時光機，我想回到過去巧遇阿比百跟番婆。想要扎扎实實的再被阿比百狂罵，讓我能夠好好地長大懂事；而我也要跟番婆說：「謝謝你們讓我看得到泰雅族文化的驕傲，你們沒有不一樣，因為我們都是臺灣這塊土地的主人，只是你們比較早在這裡生活著。」最後，再拿起手機，與他們開心地自拍，讓手機照片留住當下美麗的笑顏。

火盡

徐滋好

暗夜的火光在小路盡頭緩緩燃起，橘紅的火焰，以不規則的形狀幻變縮放，彷彿墨夜裡的橘黃雲朵，在夜空之中自由鼓動。我以指尖觸碰著紅磚瓦牆，沿著淺灰水泥地前進，如蛾蝶趨近光明。

我知道，自己即將抵達火光之盡處。

即將抵達，熾熱的開頭與盡頭。

燠熱的夜晚使人躁動，我盯著天花板裝飾的鏡子，裡頭的自己散著濕黏的短髮與潮紅的臉頰，在毫無空調與電扇的昏黃旅店內，像隨時會有警察闖入的皮條客尋歡處。

隔壁臥躺的是明早要一同參加比賽的同學，她經常束著瘦長的馬尾，更顯得她身形的削瘦。洗完澡後，仍隱約可見莘在白日裡紮馬尾的痕跡。她背向我側躺，薄透的背心映出背脊嶙峋的骨骼，敲動我細微的心思，彷彿在幽幽吐訴日常的清寡。我知道，來這裡的人都是那樣的，清一色的懷著，難以撐開日子的難言之隱。

在果實尚未成熟的時候，我以為身旁所有人都孵著同一個夢，即使不是那樣，但也至少同在一個蛋殼裡，拽著各自的想望。可是後來我驚覺，在不知不覺中，那些曾一起站在同個起跑點的我們，便散射一般地再也不存在交集。

回望成長的來時路，一一細數與清點，那些挾藏在光影裡的故事，娓娓道來的細節，都讓我逐一驚嘆，原來那些當時不解的氛圍，是成年徵象之前的伏筆；那些片刻裡的氣味與句讀，都是成熟蒂落後隱喻的夢境。當我次次憶及，總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惆悵，從底心最脆嫩的一處迸發。

我知道自己從來就不擅長課內業務，即使努力，也不過三分鐘熱度，名次在班上經常列居倒數。但自尊心不時在日常裡徘徊，我從而經常為自己的無能而感到羞赧；也總在看到考試排名後，而感到愧對雙親，但多虧他們願意培養孩子的興趣，讓我擁有豐富的課外活動，舉凡羽球、直排輪、下棋或是陶藝，都將生活的間隙塞得嚴實，而在誤打誤撞之中，我進入了體育班。

應該要歸因於彼時我渾厚的身軀，雖然我總是厭惡那樣的自己，總是被團體嘲諷如象如豬之輩，但也有鑒於此，讓我擁有了運動的契機，就在國小三年級時，我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柔道與角力之旅。

團練的時候，教練總在清晨訓話，讓我們打直背桿，列隊排站，如訓練有素的軍人，在地下室裡的榻榻米上聽令。蒼綠的板塊、潮濕的氣味、略顯昏暗的白色燈光，有著能看見外面柏油路面的小小氣窗，偶爾有樹葉飄進來和我們作伴，這似乎就是那個空間裡的全部。

若再細數，那時班上女生喜歡的資優生，在薄牆的隔間吹奏直笛，那側是音樂隊練習合奏的區塊。地下室裡，一分為二，兩個空間一動一靜，運動與音符有時卻又二合為一。在那奇異又和諧的空間裡，我們共處，用力時的吶喊與音符優美的節奏，總是婉轉地產生共鳴，又不經意的擦出些微的火光。

每次晨練，我們都會在榻榻米上整齊列隊，依照身高的差異分門別類。教練是個黑壯的男子，形軀粗獷，體毛茂盛，像隻粗壯的黑熊。他的口頭禪是「學體育的孩子不會變壞」，還一邊以當時炙手可熱的廣告詞「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作為輔助與對比。

多年以後，我在另一間教室，看到曾經身為體育班成員的學長被警察帶走；還有些上了新聞，臉部被打上校名與馬賽克；另一些則流入人力市場，適應著揮汗如雨的工作，以賺取微薄的薪資。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知道許多世界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唯有懷疑才能找尋真相。憑藉著觀察與思考、不服從與抗爭，同溫層才有產生裂痕的可能性。

裂痕的起始，也許是從發現一向威嚴的導師，在圍牆後吞雲吐霧的時候；或許是進入教師辦公室時，聽見男老師在對女老師說出黃色笑話的時候。

在那些關鍵的時刻，彷彿有些什麼被震碎了，從而開始對世界感到過敏，某些洶湧的騷動逐漸漲潮。在那些時刻，我一直感覺著，曾經虔誠信仰著的世界忽然崩塌。

當老師說，來，再一次大外割，我便不假思索的跨出左腳絆倒他，用力拉住對手的衣領，要他摔得透徹，卻不能受傷；當教練說交互蹲跳一百下、或是護身倒法三十下，人群像鴨子一樣被急忙趕上架，團隊的練習使每一個人都不能遲疑、不能脫隊遺漏，否則遂成為眾人的絆腳石。

結束之後，女生依序進入與榻榻米僅有一片簾幕之隔的更衣間，分享各自的體味與身上蒸騰的溫度。莘經常與我同行，我們是同班同學，因為聽取「比賽有獎金」的招募訊息而來到這裡，而她也不負眾望，經常努力的練習，盡情揮灑滿地的汗水。

在經過幾次的比賽之後，我拿了好幾個獎牌，有金有銀有銅，在課業上從未獲得如此巨大首肯的我，在這裡嚐到無盡的甜頭。即使第八量級的參賽者只有寥寥幾位，無論我摔輸或是比贏，總會有發亮的獎牌與一紙印好的獎狀在臺上等著我。

莘則是體薄之人，面黃肌瘦，測驗坐姿體前彎的時候，她的軀幹硬如堅石，往往要測試好幾次、放水好大一段路，才能驚險的及格。她全身發散著清貧的氣息，但卻有一股傲氣，直挺挺的鑲在她挺立的背脊裡。

課堂裡，我們有時也被分在同組，記得某次方言課，教唱童謠，全班一同高唱著伯公伯婆，唱著祭祀的故事。那時我們唱著，只注意腔調與韻律，卻從未留

意過詞曲的涵義，只曉得奮力地唱，用力的哼，就像我們總是在比賽場上專注的律動。繞耳的旋律深印在腦海裡，直至成年，仍記憶猶新。

她家經營著鬼神生意，我已不太記得確切的店面位置，但猶有印象的是，那裡座落於家人口中的伯公廟旁。廟宇在一條空落的小巷中，水泥地面，紅磚瓦牆，兩側的住戶在空地面前種植著青蔥、九層塔、辣椒，或楊梅果樹，在居家與住家之間，散落著零星的金香行，而她們家便在其中擁有一址。

每次經過她家的店面，門前往往堆著一箱箱的紙，黃底紅字，標註著銀的金的逸散香味的，全都是信仰的形狀。逢年過節，父親會特意差我光臨，買些祭祀物，祭鬼神敬天地，順道養人事，因此我與莘的距離，遂隨著這些漸次積累的光顧而拉近不少。

除了課餘時間的碰面，每次比賽，我與莘都恰好能夠一同出賽，我們遂習慣將彼此當作每一次旅外的室友，同吃同睡，同走向坐。

日光晴好，又是出賽的時節，在新賽將出發的前一天，她說「明天我們一起坐吧」。以微薄經費租賃的遊覽車上，瀰漫著複雜的氣味，往後每一次搭乘遊覽車的時候，我經常聞到那種奇異的味道，狹藏著隱鬱、蹙眉，覆而勾起嘴角的那種市井氣息。

莘坐在我的左手邊，相對於走道，我更喜歡靠窗的位置，看著街道模糊的閃逝，人群的顯影成了迤邐的油畫，招牌漸次在眼中掉落，種種來去的樣貌，都像極了夢境。當晚，我與莘走入身處暗巷老舊危樓的旅館，我們踏在黧黑的紅色地毯上，沿著號碼潛入自己的房間。

當我們終於皆梳洗完畢，髮尾微濕的躺在白色枕頭之上，聳動的燠熱鋪天蓋地的襲來，像一隻吮人的血蛭，蔓藤般攀附我們的全身。

「好熱」我轉過身，面對莘。將床旁的小窗拉開以後，微弱的風從洞口細微的攢動，但仍毫無幫助；莘伸手向自己的黑色背包摸去，從裡頭騷動一陣之後，撈出一小條長形的白色糖果盒。

「這個是薄荷口味的涼爽糖，吃一點吧，身體會涼快些」，我接過她的善意，從小小洞口跑出的糖粒，橢圓形的藥丸一般，四散在我的手心。

舌尖觸碰到薄荷的涼，但卻仍然無法感受到冰爽的滋味，涼遂轉化為焦躁的騷動，我看著天花板上菱格狀的鏡面，莘在燈光的照射之下更顯得枯黃。

「好多了嗎？」

「好多了」我說。

「那我們睡吧」

嚥下一些話，我知道，這是莘所能給予的最大善意。溽暑的蒸騰，熏得人腦眼昏花，漸使睡意朦朧。虛浮的睡眠如在水面上的漣漪，風吹了又散去。翌日清晨，我們早早甦醒，輕手輕腳地梳洗，以免驚擾於隔間薄牆另一端的旅者。日光緩慢地升起，如此清晨肅穆而謐靜，金黃的光澤照在陰濕的旅館內，讓人有種陌生的錯覺。

我與莘並肩站著，排在整齊的隊伍之中，聽著教練的氣勢喊話，「學體育的孩子不會學壞」、「上場保持平常心」、「勝敗乃兵家常事無需太在意」。

到達會場以後，我率先上了場，對手的年紀看上來比我更輕，我們的形體相似，但透過倉皇的眼神，我知道，這是一顆尚未成熟的果實，卻被包覆在豐厚的果皮之內。我們上場，雙方相互鞠躬，裁判的雙手一揮，比賽開始。

如同往常練習的那樣，在掙扎之中緊抓她的白色領口，以大外割攻擊、壓制對手，直到評審喊停，我感覺到她鬆開了手，放棄扯住我的腰帶。起身以後，她眼中的盈滿水光。

賽後，我走向她的隊伍，與她擁抱，告訴她，妳已經很棒了，這只是一場友誼賽喔。

輪到莘上場的時候，我在場外觀戰。

她細瘦的馬尾在跳躍中顫動，忽而迴旋，有時俐落地甩動。其餘的隊友在場外賣力地喊加油，用盡力氣揮舞著加油旗幟，直到人人聲嘶力竭。紅白旗相繼起落，雙方擁抱，握手，活動謝幕。其實我不太確定，當時莘究竟有沒有獲勝，但我始終記得，她為了獎金奮力揮動身軀的模樣。

我也還記得在畢業那天，自己曾經問過她有沒有夢想，她在我給的友情備忘錄的「夢想」那一格寫下：「希望爸爸的身體好轉，我們全家能快快樂樂的生活」，那時她眼中所散射的光芒，比清晨的陽光還要清透，比巷底金爐裡所燃燒的火光，更加蓬鬆與明豔，如同滿天的黃焰彗星。

再後來一點，我曾經試圖聯繫她，透過簡易的網路媒介，一指便可以輕鬆的找到過往曾經熟悉的那些臉龐。他們多褪去了稚嫩的氣息，裝上新生的面容，莘的頭貼是可愛的漫畫人物，像她一直保有赤子童心，可是在點下「送出交友邀請」的那一刻，我停下了動作。不確定她是不是也還記得那樣的夜晚與清晨，當我們並肩前行的時候，灑在身上的陽光，祛除絕望與陳舊的氣味。

在指尖躊躇的時候，我憶起她認真拼搏的神情，以及其後家庭的驟變所帶給她的潮濕。此後，她的人生長滿了荆棘與塵汗，她所走過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潮濕的青苔。

走走停停，也許她已淡忘那些曾經繁重的往事，虛擬的按鍵，或許會將滯留的記憶，帶她回到從前那片，難以重新觸及的遠方。我於是決定闔上電腦，讓久遠的記憶停留在那裡。停留在那個，我們尚未出發前往未來的清晨，那時世界還沒產生縫隙，兩個女孩靜靜地佇立在老舊的旅店裡，永恆的曬著那一束乾燥的陽光。

畢業以後，外婆偶爾會與我漫步到伯公祠祭拜。當她拿香禱念，祈福求平安時，我經常想起在方言課堂上，大夥兒一同熟唱的那首童謠，伯公伯婆。

現在我終於知曉，詞中故事的意涵，也同時想探問莘，她是否也想知道，如果信眾沒有帶齊足夠的供品，那我們的心意，能否被注重與傾聽。

金紙燃燒的時候，我站在遠處，看著火舌吞噬那些金光閃動的紙錢，想起她曾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下的願望，會不會已經成真。我臆想著，她也許曾經期待過，家中的金紙能夠變現為真正的金鈔銀票，圓她養家糊口的衷心盼望。

垂陽下落，漫天彩霞與金流光淌。在火舌延燒的大金爐裡，伯公廟閃著橘黃的光芒，在漫大無垠的人世荒野裡，我沿著小路，探往火焰的盡頭。

金爐裡旺盛的火焰，逐漸在黑暗中由盛轉衰。

火焰將盡，終成灰燼。

我隱約看見，火焰的盡頭，是墨夜底處的一條深巷；是橘紅雲朵簇擁著熾熱的伯公廟；是一個女孩運動身軀，為生活賣力奮鬥的一團赤焰火光。



十年月光

蔡佩芬

「細可，別食恁遽，又沒人摻汝搶，細義噎到了。」平爺爺還是一樣對我嘮叨並又對我說道：「俚有另過準備一份肚臍餅仔，轉去記者拿分汝奶奶啃。」

真不愧是大臺北知名糕餅店退役下來的老師傅，平爺爺的手藝絲毫不減。過了這些年，他的口味甚至進化到讓我覺得多了幾分懷念的韻味。出了社會後，回家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少，每次回來只要嚐了這味道，就好像能讓我擺脫城市的喧囂、職場的壓力及緊湊的步調。平爺爺的月光餅彷彿救贖了我在外地的孤寂與想念。

近年來不少人都把「肚臍餅」通稱了「月光餅」。可是平爺爺說過「月光餅」圓圓扁扁的，內餡完全包覆在餅皮內，餅皮表面會戳上條列式的小洞，放上點芝麻，有時還會加蓋紅印。（兩者製程類似，但外觀上有很大的差異）。「肚臍餅」則是蛋塔般大小的外型，內餡由中心向上凸出於餅皮外，形狀有如肚臍。

兩餅之間都各有喜好者，假若用市調來比較排名，以肚臍餅頂著「苗栗縣餅」的頭銜來看，其排名結果應該可以料想得到。

平爺爺還說過，「月光餅」是在他的年代風行的客家月餅，重於中秋日祭祀月光用。對他而言，月光餅才是最具備象徵中秋的代表性，其中隱藏客家族群簡樸內斂的意義，更是他獨愛月光餅的原因。就這喜愛的程度來看，我與平爺爺是一樣的。而平爺爺的孫子，阿平倒是唯獨偏愛肚臍餅。

其實平爺爺的名字裡並沒有「平」這個字，只是因為他是阿平的爺爺，我便常常平爺爺東，平爺爺西的叫著，叫久了卻也習慣了。習慣了平爺爺，習慣了阿平……

十年前的今天，高中的生活開啓了我青春的詩篇，我和同為新生的阿平成了同班同學。而他的出現就像舞動的音符，繽紛多彩地點綴那幾年的日子。

在這窮鄉僻壤的地區高中裡，阿平是少數從外地來的同學，尤其是從熱鬧的臺北來就讀。身為在地人的我是恨不得能爬過山頭看看另一邊喧嘩的城市，以他的成績明明能選擇其他更好的學校，我曾納悶地問過他，他說因為平爺爺有位需要照顧的遠親住在這裡，所以他隨著過來好有個照應。

阿平與平爺爺就住在我家對面的巷口內，他從小父母雙亡，家中只有爺爺一位親人。相似的情況，我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幾乎過年過節才會回來，有很長

的時間家裡只有我和奶奶二個人。或許因為這樣，後來我們越走越近，越來越好。他是我的同班同學、是我的鄰居，是我最好的異性朋友還是我心裡那道長長的痕跡。

第一次見到阿平的時候，高挑健碩的身型和深邃的大眼，再搭上一抹甜甜的微笑。雖然心中小鹿談不上亂撞，可是當時含苞待放的微微悸動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有趣的是他剛烈的個性、耐人尋味地和俊秀的臉龐有著極大反差。他曾因為教官對其他同學的過當體罰，憤慨的向教官仗義直言；也曾為了被學長欺負的同學動怒反擊。不過，他竟未曾對我發過一丁點兒的脾氣，我感受到的盡是他的溫柔。

高一上學期的某天。我走在上學的路上，不小心踩到石頭扭傷了腳，一跛一跛的拐著走。那時認識不久的阿平騎著單車經過停下來要載我一程。一開始我拒絕，但已經快遲到又加上阿平的勸說，我還是接受了他的幫忙。要知道當時的阿平可是公認的校草代表，能夠有幸被他載是多麼開心的事啊！

坐上單車後座，我因腳傷施力不均，只能扶好他的腰際，輕靠他的背部。一路上隨著步伐的律動，他越來越明顯的呼吸及心跳，讓我緊張到無法言語。到校後，他問：「椅座不舒服嗎？怎麼都不回話？」看到隔天他為我換上的泡棉椅墊，我才體會這是情竇初開的感覺。第二天、第三天……就這樣慢慢習慣了阿平每天載我上下學。

「哇！平爺爺您做的餅也太好吃了吧！」這是我對平爺爺初次見面說的第一句話。有次在學校段考的下午，阿平沒載著我四處兜風，反倒是載著我去找平爺爺。說是平爺爺做了些餅，要帶我去認識他。平爺爺爽朗親切的個性，不同於他看似冷漠寡言的外表，讓我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貼心的平爺爺，還在我臨走前另外裝好二盒「肚臍餅」要給我帶回家。

回家後，奶奶一吃，驚訝的追問我：「這哪來个？仰般有這味？」看著她的表情，我猜想她可能又要有準備回禮的舉動，為了避免太多困擾便回：「同學家拿的，也是別人送他的，沒關係啦！」再看著她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想都不想就快逃回房間。

與阿平家人的互動，似乎更拉進我們之間的距離。我常常有意圖的出沒在他們家，刻意製造更多相處時間。學校、腳踏車、阿平家……這些生活點滴慢慢滋養我心中愛情的幼苗。對阿平的情意也漸漸的一天比一天濃烈。

開始發覺自己會在課堂上偷偷凝望他的側臉，會在他與女同學過多接觸而對他生悶氣，會在夜晚入眠前不自覺得想著他，會在腳踏車上心裡傳來酸酸甜甜的滋味而無意識的貼靠在他的背上。這些情感一直不敢對阿平說出口。

平爺爺說：「對人個心意愛像肚臍餅仔共樣，由心底表現出來讓人看著。」好幾次在腳踏車的後座上，鼓起勇氣想對著阿平訴說內心的聲音，但話卻噎在喉嚨。誰知後來我失去了在椅座上告白的機會，我以為阿平會載著我到畢業，沒想到腳踏車的日子在畢業前幾個月就結束了……

某個假日的黃昏，阿平坐著摩托車停在我家門口，那是一臺亮麗鮮紅的二行程小綿羊，夕陽的光線灑在車身，看起來是如此的耀眼。阿平雀躍的向我展現剛考上駕照，並告訴我小綿羊是他存了很久的積蓄，跟一位已經畢業的學長買來

的。在他載著我漫遊的路程中，坐在後座興奮不已的我情不自禁輕輕抱住了他。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甜蜜。

「小可，我有些話想講，畢業那天妳要讓我好好對妳說哦！」阿平在行駛的道路，看著前方說著。我很好奇他要說什麼，可是我竟害羞到不敢接話。他又補上一句：「以後我就用這小綿羊來載妳，好不好？」我開心到在後座偷偷洋溢著幸福的淚水。只可惜沒有以後……

在一個右彎的路上，對向一臺轎車逆向超車疾駛而來，我們來不及閃避，就這樣迎面撞上。在腦筋一片空白後，醒來已在醫院的急診處。看到病床前奶奶和平爺爺相擁而泣，我警覺不妙，崩潰的扯掉身上的針頭，瘋狂的搜索阿平的身影。那一夜，阿平在我還沒恢復意識時，昏迷指數三的他，撐不過午夜過世了。

阿平走後，我的靈魂碎了滿地，心痛的情緒溢於言表，幾乎淚濕了他離開後的每一頁日記本。阿平帶走了我的愛戀，帶來了平爺爺與奶奶的重逢。原來他們早已相識，不只相識更是相愛的戀人。

在六十多年前，他們因餅而相愛，也因愛而分開。奶奶小時候家裡是開糕餅舖的，平爺爺是舖裡年輕的學徒，日久生情而彼此相戀。礙於傳統的枷鎖，奶奶因媒妁之言嫁给了我祖父，萬念俱灰的平爺爺帶著悲痛而遠離了這傷心地。對於初戀的思念，牽掛摯愛的平爺爺甚至終身未娶。

是的！阿平並不是平爺爺的親生孫子。在醫院繁瑣的手續，無意間發現了平爺爺和阿平有著不一樣的姓氏。看著我狐疑的眼神，平爺爺將原由娓娓道來。阿平的爸爸其實是平爺爺忘年之交的繆夫好友，病重的他將阿平託付給平爺爺照顧，在阿平的爸爸死後，同樣沒有任何親戚的爺孫兩人，就這樣相依為命一起生活。而平爺爺口中那位讓他回來照應的並非遠親，是我的奶奶。這一點應該是讓在天上的阿平最意想不到的事吧！

在我祖父離開人世後的幾年，平爺爺輾轉得知奶奶的近況，不忍心的他卸下了糕餅師傅的工作，帶著阿平回到家鄉，但卻因為近鄉情怯而不敢與奶奶相認。突然明白，奶奶吃到平爺爺做的肚臍餅後驚訝的諸多情愫，也解釋了她當時若有所思的神情。阿平的離去，解開了奶奶與平爺爺之間的謎，可是卻再也解不開我心中那一道謎。

十年了，阿平從未來過我的夢裡。

我是多麼希望他能出現在我夢境，  
跟我說說畢業那天他要對我說的話。

可是這些只能和我愛上他的祕密一  
同深烙在我心中那道裂痕。

每當我想起阿平，只能把他緊緊  
地放心底，就像內陷深藏於心裡的月  
光餅一樣……



## 最靠近但是不接觸的想念方式

聶蔚林

短音的ㄛ，是訝異時發出的輕嘆，gung、結束在撒嬌的鼻音，a、gung、阿公，我順著電話線探頭到屏東。爭相嘶吼的蟬聲、堆肥的嗡嗡蚊蠅，阿公進入夏日的冥想狀態，將近二十年來，卡帶重播ㄣ面逐步變薄。

阿公住在萬巒的泗溝水，閒來無事他就會去釣魚。我認為有耐心等待魚的，多半是固執的人。他的固執在生活中無限拓展，並且無限得罪身邊的人。但在小小眼睛的我裡面，只看見他對客語的執著。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人，我第一反應會先說是客家人，因為我強烈意識到自己會說客語，藉由語言，綁定自己和客家的關係。阿公不僅固執，還很強勢。卑閩混血的阿婆、傳統閩南家庭的媽媽、國語運動下長大的爸爸和叔叔，都被強制在家中講客語。等到踏出家門，他們就用力拍拍腦袋，把客語抖落。只有我，對小時候學會的幾個單字如數家珍。

小時候阿公都會叫我講客語，如果不說，他會假裝聽不懂。阿公講客語，阿公就是客語，半強迫的情況下，我被輸入指令——客語等於阿公等於我跟阿公的關係。我們的關係，在阿公一遍又一遍複述的場景裡變得鮮明。一起去運動的傍晚，那時我長得不比一顆籃球高太多，所有的三分球都在距離籃框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墜落，阿公東奔西跑的幫我撿球，直到我累得不想動。阿公背偓，我說。你才背偓咧，偓背你，阿公回答。奶里奶氣的一句話，表明阿公跟我的關係。我知道可以盡情的跟阿公撒嬌，阿公也知道要適時的讓我長大。

國小後移居新竹，阿公很常打電話來。

阿公打電話，試圖從屏東指揮我們在新竹的生活，安排金錢分配方式、車子的遠端指揮棒，把語句累積成憂鬱症，憂鬱症堆積在乳房變成腫瘤。你們客家人，媽媽試圖劃分說客語的我；你要站在媽媽這邊，她有時又用眼淚圈住我。我聽到

轉述的阿公，對比記憶中的阿公，情感在身體裡不斷撕裂重組。長大後，我負責接電話。

也許在屏東的生活千篇一律，或是很久沒有面對面相處不知道要說什麼話題，阿公的故事班底固定。演出的有：寄到新竹的甘蔗、被逼瘋朝鄰居家扔石頭的阿婆、會進廚房幫忙煎魚的弟弟、需要多體諒的癌症的媽媽、小時候叫阿公背的我。一些殘忍的戲碼夾雜兒時回憶和關心一同播出，一個小時不多不少，我會用要去上廁所作結。



阿公像重複播放的客語教材，每個星期上一到兩次課。後來卡帶逐漸損毀，3分鐘1.9元的市話話筒在角落積起一些灰，兒時習得的單字也就沉積在喉嚨深處。雖然認為自己應該要主動打電話過去，但是重新組成的情感細胞，一直沒有長出播號的手指。

上大學後，我在必修學科中重新靠近客語。原來過去講的是南四縣、現在課堂要學北四縣、新竹比較多人講海陸……客語被放進客家的脈絡重新活了起來。教授在課堂上問誰是客家人，我下意識地舉起手：「佢講客」。泡在大家牙牙學語的教室，教室白光和傍晚映進窗戶的陽光重疊。在課堂上講客語，我用最靠近但是不接觸的方式想念阿公，隔著溫柔的腔調，像靠著一堵水做的牆，在波光中看到回憶。

回到語言的河，兩歲的我和阿公到河邊揮著釣竿，良久，我半條魚都沒有釣到，才發現鉤子早在出發前就從我的魚線上卸下來，那是阿公無聲的保護。那時候河水很乾淨，愛沒有雜質。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埋藏著許多深刻的故事。在不同的地域裡，所見所聞各異，故事的版本也多得讓人驚奇。2022後生文學獎散文類，鼓勵後生寫下最深刻的原鄉回憶，這個想法好極了，在評審黃雨佳老師和我共同討論下，發現故事好看動人，非常有共識地產生得獎作品。好的文學故事作品，會說話也會發光。

首獎作品〈港邊記事〉，作者重回澎湖老家舊址，母親曾經經營的客家小炒店，隨著步伐，近鄉情怯，埋藏心中悲傷的往事紛沓而來，世事多舛，人事已非，從深刻文字中書寫生活波浪，滿滿道謝、道歉、道別的情懷，讓瑣事聚集成一篇有血有淚的生命故事。優選作品〈東勢个阿比百摺番婆〉，作者寫小時候兩個難以忘懷的人，在母語流動下的東勢客家庄，阿比百和番婆一直停留在心中未曾離去。作者文字駕馭佳，道地又在地的生活故事，彷彿藉著它便可勾勒舊時場景，喚起許多在地人的記憶，成為共同話題。

佳作〈十年月光〉，世上彷彿有太多巧合，在這篇文章被實現。更像是一齣戲，一篇電影情節，透過月光餅傳達記憶和思念。〈最靠近但不接近的想念方式〉，回顧自己成長，阿公作風以及對語言的強勢，讓母親憂鬱成疾。筆者和母親搬離客家庄後，與阿公的互動經常藉著電話聯繫，若有隔閡，但長大後的回憶裡，仍發現滿溢祖孫之愛，感觸出於生活，讓人心領神會。〈火盡〉，回顧求學時練柔道的好友，透過書寫，重塑其認真比賽的身影，緬懷停駐在內心深處的往事，文筆甚佳，情感真摯。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後生文學獎行之有年，這些好的作品，相信未來一定會得到更廣大回響。後生朋友們，動起筆來吧！寫出最動人的篇章。

短篇小說  
SHORT NOVEL



飛過冬季的海

陳凱琳



春末。

雌燕第二次失了伴侶歸來。

牠朝窩裡探頭，確定昨日剛孵的蛋還在。蛋的外殼爬著隱約的裂痕，透著光源，似乎還可見到殼裡的薄膜。鳥窩昏暗，唯有在夕陽反射的光下才看得清裂痕。那是牠昨日孵蛋時發現的。

窩裡還剩兩顆蛋，相互依偎，是牠僅存的孩子。雌燕雖然產過幾窩的蛋，可惜都沒有順利孵化；即使孵化了，也沒能活下來。

這回遷徙，雌燕感覺自己的體力變差了。

好不容易撐過那片海峽，找到當初落腳的屋簷，生下了蛋，蛋殼卻變薄了。

自知大限就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年末的南遷，牠就飛不過那片海峽了；抑或是，牠連這最後的蛋也孵不出來。這大概是牠唯一、最後的機會的。

站在田中電線上的是雌燕第三任的丈夫。

第一任丈夫在越過海峽時被鷹叼了，雌燕在燕群裡等待丈夫歸來，直到下個春天來臨，牠也知道丈夫不會再回來了。第二任丈夫大牠近十歲，彼此喪偶，可幸福沒有長久，隔年南遷時，丈夫沒飛過那片海峽。

雌燕至今仍記得丈夫跌落海的模樣；明明是如此用力振翅，卻敵不過死亡的召喚，墜進汪洋裡。

一波浪花激起，便再也不見蹤影。

此時，轟隆隆的機車聲響起，朝著雌燕的方向靠近。

機車破掉的排煙管催出黑煙，行進的方向都是烏煙瘴氣的。那是川崎 B11-125，舊式的檔車後座綁著一個藍色置物箱，箱底破了大洞，是用廢棄的鋁罐磨平，補上的。油漆已經粉化，機車主人下車時腳往後跨，但腳抬得不夠高，褲管沾上了藍色的漆。

那是阿天哥。

雌燕與阿天哥相處的日子，比任何一任丈夫都還長。

阿天哥進屋前總會先停下腳步，佝偻的背上扛著鋤頭，走上屋前的兩階梯後將鋤頭放在梁柱旁，然後朝雌燕的窩看了一眼。進屋，大力甩上門板，故意震落屋簷上的土灰。

雌燕縮進窩裡，蹲回蛋的上方，才感覺到蛋有些失溫。牠發出微弱而不清楚的鳴叫，想把電線上站崗的丈夫喚回。

阿天哥進屋後又開始摔東摔西，製造尖銳的聲響，擺明了要驅離簷下的家燕。雌燕顫顫巍巍，翅膀脫落下稀疏的毛，棉絮飛出燕窩外。丈夫是直到了蛋的溫度回暖後，才又出了門，飛出牠們落腳的田中屋，朝著村頭飛去。雌燕知道丈夫要去哪裡。雖不如第一任丈夫的如膠似漆，也不如第二任丈夫的老練熟成，但以新手丈夫來說，第三任丈夫對牠這體衰力退的雌燕，已經很照顧了。

田中屋坐落在水田中央，附近是一片結實累累的稻穗，春末，適逢附近農家一期稻作的收割期，屆時來自四面八方的蟲鳥都等著這場饗宴。尤其是阿天哥的水田，每到黃昏，蚊蟲最多；對雌燕來說，源源不絕的蚊蟲能讓雌鳥更無憂長大。

牠們最大的天敵是阿天哥。

阿天哥的房子沒有油漆，凹凸不平的牆面是用土塊堆砌而成，跟家燕銜泥而築的窩有些像。室內空間侷促，逼仄的方寸中擺著簡單家具。木板床貼著有窗的牆面，上頭鋪著一張竹蓆，皺巴巴的被子被隨意扔在上頭。衣櫥塞在床尾與牆的縫隙中，櫥櫃門板上有一面長鏡，貼著紅紙。紅紙褪色，隱約露出下方歷經風霜而字體殘缺的一個喜字。木桌最靠近門，桌面放著凌亂的電話本，壓在上頭的電話，長年未曾響起過。

阿天哥最討厭雌燕站在窗邊盯著他，用辣椒水噴了雌燕幾回。

雌燕也不喜歡與阿天哥照面。但屋內沒有椅子，唯一勉強可承受阿天哥重量的矮凳就放在屋簷下，靠著樑。矮凳四腳雖是實木，可白蟻肆虐，已經被啃出密密麻麻的小洞。阿天哥噴死鑿洞的白蟻後，用撿來的幾塊木頭拼湊成腳，麻繩纏繞打成死結，勉強修補。

阿天哥不搗弄燕窩時，便坐在矮凳上環顧著周圍的水田。

田埂外有一座抽水馬達，從水源區抽來大量的水，順著被築起的河堤奔流；

尤其是豐水期，那水是源源不絕的。水流過村尾的農田，沿著村子外圍繞成一圈，最後從村頭的樹頭伯公流出村子。阿天哥的田就在村頭，每天插完門前那炷天公爐的香後，手裡會剩兩支香：一支給樹頭伯公，一支給樹頭伯公旁那座乾淨無草的墳。

在雌燕的記憶中，這是阿天哥十年來的信仰，或許更久。



屋內沒什麼東西可摔，阿天哥製造幾回乒乓的聲響後，索性拿著栓門的木棍朝家燕走去。雌燕盯著木棍的圓頭上殘留的蛋黃液，心有餘悸，飛出了窩，不斷在廊簷外徘徊。

牠不願飛離，想守著窩裡倖存的蛋。

因為體力衰退，雌燕這胎只下三顆蛋。算算日子，到下一回秋末南遷還有近半年的時間，本該是繁殖旺季，可雌燕蹲了數天，還是只下了三顆蛋。新手丈夫一直以為雌燕腹部裡還有更多，又多等了數日，才難掩失落。

阿天哥木棍上的蛋黃液，就是雌燕剛生下蛋那天被搗毀的蛋。

阿天哥再度靠近，雌燕數次飛回窩緣想振翅嚇阻，呼叫未歸的丈夫。叫聲嘶啞，抵不過木棍敲擊樑柱的乒乓聲。退化的體力，吞噬了雌燕求救的力氣，牠只能不斷擺動翅膀，分散阿天哥的注意。

阿天哥對著雌燕瞠目，舉起木棍揮向雌燕。

雌燕不得不撒守片刻，轉身卻看見，木棍正敲擊著窩緣，土塊崩落……

丈夫終於回來了。

但雄燕的身形沒比雌燕大多少，只是年輕的丈夫比雌燕還有體力在半空盤旋。雌燕又飛了過來，與丈夫一左一右在阿天哥的頭頂上拍動翅膀。振翅間，雌燕稀疏的羽毛連同丈夫拉的屎，落在阿天哥的鼻頭上。

阿天哥憤怒地抹掉臉上的屎，框唧一聲丟下木棍，凶器順著階梯往水田滾去，泡入泥水裡。

夜裡，原本黏在木棍上數日的蛋黃液終於浮上水面。

凝固的蛋液，化進水裡，順著水流繞到樹頭伯公前，最後流出村子。



一期稻收割前的農暇，雌燕與阿天哥對視的時間變多了。

此時的水田已經呈現金黃，田壠間野生的玄參科、石竹科，還有野莓都是盛開的景象。

田中的外來物很多，生物的本能會告知危險。每當烏甜仔結了成串的野果時，綠繡眼會飛下挑食，牠本懂得挑果果來吃，卻總慌忙地咬了一串綠果就逃。草叢中竄出鶉鶉，膽小慌張的性格一見天光就嚇得四處亂竄，從這壠飛奔到另一壠去。

原來是阿天哥又來了。

阿天哥見一隻抓一隻，光天化日就用陷阱抓了數隻綠繡眼和鶉鶉。

家燕有身為候鳥的自覺，也有生理上的本能。牠們都知曉此處不歡迎牠們，自歸來後，雌燕負責修繕舊巢，丈夫日日往村裡飛去，為了尋找更好的庇護之所。牠們力戰阿天哥那夜後，雄燕在屋簷附近的電線杆上立了許久，不願也不敢進燕窩裡休息。隔日清晨，雌燕終於按著雄燕帶來的訊息，去了村裡一趟。村裡人不多，地也不大，雌燕南遷北徙近十年，也算是燕群裡的老人了。牠當然也是最清楚村裡的一切，丈夫要牠去看的移居處所，牠是再熟悉不過的那裡。

說到底，雌燕與阿天哥還是同一年搬來這田中屋的。

阿天哥早年住在村尾水源頭的夥房裡，客家人節儉，也最注重名聲和人丁。水源夥房是村裡最富有的人家，牆面長年貼著紅榜單，屋內金光閃亮聞名。燕群

裡，能住在水源夥房屋簷下的也都是大家族。目前水源夥房下最大的燕群已經傳有四代子孫，燕窩一個挨著一個，併排在樑上。

雄燕也想把窩搬來水源夥房下，可徘徊多日仍未打定主意，也許是顧忌著雌燕體衰，或是雛鳥還未破蛋吧。

雌燕立在水源夥房外的枝頭上，並不想靠近。

本能的記憶讓她直覺，這裡依舊是個危險的地方。

雌燕生於水源夥房，第一任丈夫也是。牠們生於春末，在那年秋初結為伴侶，雛鳥出生隔日，夥房大火，熊熊的火焰燒了整夜，除了雌燕和丈夫僥倖逃了出來，那年新結伴的、剛降生的，連牠們嗷嗷待哺的幼鳥全被大火吞滅。

與第二任丈夫同行後，雌燕也嘗試過要搬回夥房。

大火後七年，火燒的痕跡已經被重新粉刷的漆蓋過，牆上再度貼滿紅榜，屋內佛堂花果香四溢。小村篤信風水，喜燕築窩，加上水田良田環繞，燕群喜食蚊蟲，被視為益鳥。水源夥房更是如此，人丁興旺，燕窩成為家宅安寧的象徵。住在屋內的人出入規律，不吵不鬧，更不會趕走築窩的燕群；即使偶而有燕飛進屋

內，也不見有人驅趕。可雌燕與第二任丈夫歸來後，停留在夥房簷下的那個夏日，雛鳥破蛋即夭折，沒一個熬過凜冬的。

為了避開阿天哥的侵擾，雌燕無處可去，只能與第二任丈夫移居到無人居住的破屋下。破屋旁一樣是水田，可地盤歸麻雀，麻雀成群又吵雜，老是成群結隊的雌燕在麻雀那吃了不少虧，甚至讓了兩次窩。

最後還是只能回到阿天哥的屋簷下。

稻穗收成，來自於各方的侵擾眾多；可很奇怪，在他的田裡，任何生物都造次不起來。

阿天哥討厭動物，驅趕動物就是他的日常。

這會，又有一條不知死活的蛇爬上阿天哥的廊，還未探清環境，就被他設的陷阱給抓了。蛇纏著阿天哥的手臂掙扎，老人的動作不如往年迅速，一度讓蛇掙脫，又在臺階上的另一個陷阱裡抓回。走進屋前，阿天哥又冷眼看了雌燕。解決完蛇之後，阿天哥走回廊下，從挖洞的牆角裡抽出捕鼠籠，抓出一隻碩大的鼠，將鼠頭往樑柱砸去，力道不夠，砸了三回鼠頭才徹底爛透。

雌燕嚇得不敢動，深怕不小心抖下的羽毛會激怒他。

阿天哥接著連蒼蠅都不放過，在門口黏著一排捕蠅紙，一個上午下來，紙上黏滿一層黑壓壓的蒼蠅。本來還看得見掙扎跳動的觸鬚，已經一片死寂。

燕的天敵都被阿天哥清除得差不多，所以說阿天哥是家燕唯一、是最大的天敵。阿天哥點起香，卻比往日三炷清香多許多，一口氣幾乎用光鐵盒裡所剩的香，隨後朝著燕窩逐步接近。

煙很快竄過屋簷窄小的縫隙，瀰漫在整個燕窩裡。

雄燕又去了水源夥房，剩下雌燕。

牠不顧自己，鑽進燕窩裡，將蛋踢往另一側，想讓蛋盡可能遠離濃煙。但牆面越來越灼熱，白煙幾乎覆蓋了雌燕的視線。雌燕振翅，想將濃煙拍出去，眼見最靠牆的那顆蛋變了色，牠哀號出聲，記憶裡的那場大火彷彿又回到眼前——

夜裡突如其來的爭吵伴隨著婦女的尖叫聲，打破了寧靜。片刻後，來來往往的人提著水桶跑來，將水往火堆裡倒，往屋簷下的燕窩噴去。

燕窩是土塊，碰了水就化，原本堅固的窩成了崩落在地的土塊。

雌燕與第一任丈夫在火焰四周往返，只能揮著翅發出噉噉的高音，那也是雌燕一生中發過最高亢的叫聲。可無奈直到火勢得控後，除了雌燕與丈夫，牠沒再見到一隻燕從水火中飛出。

剩下零星的火苗時，簷下的燕窩已盡數被燒壞沖毀，一隻隻焦黑又浸濕的雛鳥掉落在地面，參差不齊的毛泡在水灘裡，任憑著來去的人踩上無數個腳印。

雌燕發出哀號般的長鳴，只有牠知道，自己已用盡一生的聲音。

同樣用盡聲音吶喊的，還有他。

幾乎燒盡的屋內，阿天哥抱著斷了氣的妻，不忍搖晃，哭聲短促而急，細弱而遠……

從那之後，阿天哥也沒了聲音，不再說話。

那便是雌燕第一次看見阿天哥。

阿天哥與妻無子，繼承不了夥房家業，大火後，也就被趕出了夥房。當然還有另一層因素，與他倆的婚姻名分有關。他無處可去，便重新打理這間位於田中的破屋，據說是阿天哥與妻新婚時為了逃離夥房眾人閒言碎語而暫居的小屋，後

來不知怎麼地，又搬回了夥房。重新再回到田中屋後，阿天哥將原本的旱地，引成了水田；從破瓦斷垣，到如今能勉強遮風避雨的土角厝。

◆ 阿天哥在樹頭伯公旁替妻立了墳，卻遲遲沒替墳刻上石碑，他只是日復一日將墳上長出的新芽拔除，然後驅趕任何靠近墳的生物。

水田趕在那年二期秧苗結束前播了種。有了作物的水田吸引更多蚊蟲蛇鼠，當然也包含天上飛的。

夜裡，是夜鷹占地為王，拉著尖銳的嗓子叫得又長又急，展翅從阿天哥的頭頂掠過時，叫聲也跟著盤旋。夜幕中一道黑影閃逝，便能將半空的蚊蟲捕食。阿天哥在水田邊架起一張隱沒在暝色裡的黑網，可落網的只有麻雀和斑鳩。他沒有放棄，在水田四周做了無數個陷阱，夜鷺行走蹣跚慵懶，總能抓到幾隻。

一樣晝伏夜出的還有領角鴉，最常鬼鬼祟祟出沒在水田後那片樹林邊。領角鴉的隱蔽性很好，本是不容易察覺的，可一旦被其他鳥發現，便會被鳥群欺負騷擾，這動靜就大了。阿天哥一樣做了陷阱抓過幾隻。

水田本不大，可四周沒有光害也沒有邊際，讓人以為是遼闊的。就在這偌大的夜裡，竟能悄然無聲。

縮在燕窩裡的雌燕正重新修補被阿天哥燻毀的牆面，最靠牆的那顆蛋果然已經無效，雌燕只能將發臭的蛋踢下窩。

靜謐中，蛋殼碎裂在水泥地上的聲音格外清脆。

雄燕在蛋液上徘徊片刻便離去，不敢多留。

雌燕回到燕窩裡，重新挪好空間，扭扭脖子、理理碎毛，黑瞳裡反射著剩下的那顆蛋。牠不得不準備趕在秋日來之前，再下新的蛋。雖然機會不大。可牠得隨時準備著。一如當年受祝融毀壞的水源夥房，在隔年便恢復往昔榮耀，延續著傳聞中的金碧輝煌。同年夏日，新的一批家燕歸巢，又選定了夥房簷下的好地理，築了新窩，繁衍後世。

彷彿那夜的大火，那次陰陽相隔，那段刻骨銘心都不曾存在。

雌燕只能一年年下新的蛋，尋找更適合的處所。失敗幾回後，雌燕打消了築新窩的念頭，又再回到田中屋。時隔一年再見阿天哥，似乎又老了許多，只有那

墳頭被打理得如同新墓般，半點雜草和蟲鳥入侵的痕跡都沒有。便是從那時開始，雌燕每每春末歸來，都會依著本能找到這田中屋；縱使阿天哥一趕再趕，雌燕往返多年仍不忘回來，重新修補被搗弄的舊窩。

如阿天哥曰復一日守護著墳，讓自己與墳中的妻，一同靜止在時間裡。確實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還要安靜的了。雌燕說服自己，也說服每一任的丈夫。

又一日的清晨，阿天哥騎上他老舊的川崎 B1-125。

雌燕埋頭整窩，丈夫腳來新的土，將燻壞的洞補上。窩裡空間不大，雌燕讓出空間，生怕擠到角落的蛋。動作都是小心翼翼的。雌燕將黏在窩裡的大便咬到外面丟棄，來回忙碌著。

這時，田埂上出現一道尖銳的煞車聲，嘎然而止的引擎連人帶車摔進了田中，阿天哥連個呼救的聲音也沒有。



雌燕腳出最後一顆蛋時，雄燕就在簷緣邊走動，焦慮又不安。

自從阿天哥摔進田中那日起算，蛋的孵化延遲了一周，隱約嗅得到發臭，雌燕只能將蛋腳出燕窩，鋪上新的乾草，等待下一個週期。

沒有阿天哥，水田的引水被人截斷，又變成了旱田。來不及收割的作物開始腐爛，先是引來不少蚊蟲蛇鼠，又來了整群麻雀。麻雀騷擾燕窩，雄燕跟數隻麻雀在屋簷下纏成一團，麻雀上下翻飛，將原本修補好的燕窩啄出蜂窩似的坑洞。本想靜心等待週期的雌燕不得不加入戰局。

雄燕雖然年輕，但寡不敵眾，被打得落翅逃離。

直到黃昏，麻雀終於罷休，群飛離去。

稻秧腐爛後，又經過幾回雨水淹沒和烈日曝曬，反覆下來，旱田裡幾乎沒有長青的作物了。

白日裡，綠繡眼和鷓鴣不來了，夜裡也不見夜鷹和領角鴉。只剩屋簷下還在來回腳泥修補燕窩的雌燕和雄燕。

某個黎明，雌燕發現鸞鵒鳥在田中屋唯一的窗外撲食蚊蠅，翅膀搗打在窗格的竹條上。是隻雌鳥。唯有一隻雌鳥，雄鳥還未見蹤跡。依照往年，雄鳥是會比雌鳥慢上十天半個月，但既然鸞鵒鳥來了，表示入秋了。

雌燕知道自己又該啓程了。

自腳出蛋後，雌燕終究沒生下新的一窩蛋。

年輕的丈夫有些不耐，可牠沒有棄偶，還是得跟雌燕一同啓程；至於會不會在來年春末同行回到這田中屋，便未可知了。

雌燕似乎有預感，催人離去的季節永遠也不會停止。

啓程那日，雌燕最後一次看見阿天哥。

阿天哥撐著拐杖跛著腳，臉上的肉被削去大塊還未復原，皮膚的傷口化著膿，有些難以癒合。結痂上不停有擾人的蒼蠅肆虐著，可阿天哥似乎不太在意，沒有伸手驅趕，只是專注刻著懷裡的碑。

阿天哥終於替墳立了碑。

寫上<sup>1</sup>陳太孺人，也替自己寫上名——陳阿天。

註：1. 南部客家人對已出嫁之往生婦女於墓碑上所用之尊稱，並以娘家原姓為稱。

半空中飛過一群比肩而行的家燕。

雌燕拍翅而起，與丈夫一起飛進燕群裡，又一次南遷了。牠最後望了眼阿天哥，阿天哥也抬起頭，透著夕陽的光望向了牠。

雌燕記得阿天哥那壓抑著悲傷和憤怒的眼神，就如大火那晚，他抱著已經死去的妻，沒有任何哀求。夜幕寂靜無聲，誰又知道大火前，在金碧輝煌的屋裡曾有一番爭論。阿天哥的妻被人趕出家門，理由是她無子，與她的姓。隨後有人翻倒廳下祭祀的紅燭，大火一發不可收拾，阿天哥的妻本以逃出，卻又回頭，救出一開始將她趕出家門的女主人。

焦黑的夥房前，站著一排阿天哥的叔伯阿哥們，沒人真正送行他們，也沒人挽留。

離開群居，彷彿世間所有的緣分與糾葛，都煙消雲散。

就如有一天，雌燕也會離開燕群，獨自墜落於某片海。

雌燕從阿天哥的眼眸中，彷彿看見了一群燕，還有自己；牠再次從阿天哥面前俯身飛過，盤旋片刻，才又沒入燕群。

秋末。

掘

張弘政

在竹林與竹林中間，大紅花叢與大紅花叢的角落，總能找到伯公廟。矗立在小小的土坡上，一旁有潺潺的田水，倒映的藍天，從不停歇的鳥鳴。

聽聞伯公廟存在的人，可能會望著想像的磚瓦興嘆，盯著幻想的瑞獸讚許，但在林屋家旁的伯公廟，只有一顆灰溜溜的石頭，和一座用來插香的小土堆。

伯公起先並不存在於伯公廟裡，在林屋人進入這片土地前，石頭只是顆石頭。或許千百年前的洪流，或萬千年前的板塊，將這顆石頭帶到此地。然而石頭沒有記憶，更沒有語言，無法描述自己的遭遇如何巧合地宛若奇蹟，無法傳達洪水的摩擦或岩漿的炙熱。石頭無意識地露出半個自己，任憑雨水從他身邊帶走泥濘或堆積起新的黃土，任憑草木的根與莖因自己纏繞成警扭又彎曲的形狀。

林屋人發現這塊未經開墾的土地，他們砍伐、整地、引水，勉為其難鋪平了一塊小水田。他們很快發現這片土地無人垂涎的原因，被辛勞成果困住的林屋人，只得反覆蒙難於飢餓與疾病，擺脫苦厄的希望卻也因此萌生，在林屋人的腦子裡形成模糊的幻影。

在肉體瀕臨死亡而靈魂即將超脫之際，其中一位林屋人也擺脫了肉眼的限制，他看見一塊渾圓的石頭，埋藏於樹叢與土堆之間。如同蝙蝠透過聲波尋見飛蛾，禽鳥透過震動挖掘蠕蟲，那位林屋人無法將超脫肉體的感知，傳達給過度依賴瞳孔的親族，只得將此稱之為神蹟。

他挖掘出熟睡於土壤的石頭，灌輸它與苦難同樣強烈的希望，希望土壤肥沃；希望稻禾豐收；希望身體康健……石頭頭一次聽見「伯公」的呼喚聲，在林屋人的祈求裡，警見了無法看清的形象。等到林屋人的族群足夠壯大，共同的想像足以令它探清「伯公」的存在，祂才發現自己不再倒臥，而是露出大半個身軀，直立於土地之上。

祂開始吸食飄散的香煙，吞嚼盤中的供品，祂理解自己既被林屋人歸屬於家族，又被林屋人當作家長般信賴。祂不確定自己擁有多少神力，但也從林屋人的想像裡，明白自己的侷限。祂不過只是土地的象徵，在祂之後，代表的是整片黃土的生機與孕育，如同在祂之上，還有一片天庭與諸神。

林屋人的茁壯讓這片土地出現越來越多家族，祂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伯公。伯公開始聽見質疑祂的聲響，但那些疑惑，並非質疑祂的存在，而是不信於祂與石身的連結。疑問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如同各民族共有的神話、同享的假設，人總探詢靈與肉的連結，困惑精神與物質的聯繫。

伯公嘗試與起先的林屋人溝通，透過夢境傳遞自己的想法，卻發現時間的潮流過得比記憶還快，最先發現自己的林屋人早已離開，而剩餘的林屋人，不記得自己與土地的緣分。

七嘴八舌的村里人逕自悟出結論，如果伯公只存在於礦石，那靈魂是否也只存在於肉體？承認伯公困於脆弱而無助的石身，那逝去的亡者、祭祀的祖先，也都在死亡的那刻魂飛魄散，等待生者的也只剩冗長的黑暗，與絕望的倒數。

於是石頭成了三顆石頭的一部分，村里人用三顆石頭搭出一間小小的石祠，無形的伯公就住在裡頭，享受著祭拜與香火。



平躺在兩顆石頭上的石頭伯公，也開始猶疑起自己的存在，祂嘗試與身下的兩塊石頭對話，祂曉得它們來自遠方，身上帶著閃光的晶體與泛白的皮殼，與祂黑油油、被黃土浸紅的表皮不同。祂想聽聽它們旅行的故事，想聽聽它們成為伯公的感想，又或是與祂探討信仰的本質，但兩塊石頭始終無機，除了矗立身子，好好地支撐起祂，別無他想。

石頭伯公又開始對著身下窄小的空間呼喚，或許祂能聽見「伯公」的回應，告訴祂，自己究竟所謂何物？或許祂就只是塊得以聽懂人心的石塊；或許祂就只是塊可以操控聖筊的岩石；或許祂就只是土地的一塊腫瘤，如同身上生了爛瘡的村民抱怨的那樣，憑著自我的意識不斷長大。

但祂始終沒能聽見解答，空蕩蕩的陰影裡沒有回響，身下的兩塊石頭也無動於衷。於是祂繼續聆聽人的祈願，繼續吸食香火，繼續品嘗供品。

祂還是照著直覺或感應，翻攪村民落下的聖筊；趁著夜裡，進入村民的夢境，但祂對自己的神力半信半疑，對村民的感激心懷愧疚，祂懷疑自己坐吃空餉，如同村民，祂相信伯公的存在，只是不信伯公就是自己。

在好幾個日出與日落以後，祂在某個起霧的清晨裡，看見這片土地只有林屋人的樣子。祂的意識，從祭拜與信仰而始，祂從未見過自己還埋於土壤的樣子。祂看見大病初癒的林屋人，拄著竹竿，跨進滿是荊棘的樹林。在層層枝蔓與落葉中，發現還未清醒的自己。林屋人撥開鬆動的砂石，看見渾圓飽滿的祂，如同新生的嬰兒，微溫的禽蛋。復癒的身體不足以挖掘整顆石頭，但林屋人又驚又喜，趴倒在地，跪拜親吻著還無神力的自己，眼角掛著被微光照料的通透。

石頭伯公離開自己，依著赤足踏出的小徑，尋見林屋。紅泥堆與禾管搭成的土屋，滿是坑洞，卻透不進清晨微弱的光線。幾個年幼的孩子相擁而睡，挺著孕肚的婦女在噩夢裡掙扎。

此刻的祂了解林屋人的虔誠與激動，祂輪流親吻了還在熟睡的孩子，摸摸腹中躁動的胎兒。感激他們在苦難中抱有的希望，發願自己將窮盡永世讓這片土地富裕。

他走回自己的小廟，濃霧與林屋人一同散去。神仙也會做夢嗎？他嘗試探究剛剛的虛幻，除了夢境，沒有更合理的解釋。但他從不入眠，從麻雀的吟唱，到鷹鴉的低鳴，他總是張著眼，深怕自己看守的土地在眨眼的瞬間陷入混亂。他也穿梭在村民的夢境裡，聽他們短暫的人生與無涯的痛苦。清醒的人不曾記得自己與伯公的對談，他們總以為昨天的低落只源自身體的疲憊，所謂的休息，也不過是身體一夜的代謝。

伯公總把夢境當作自己與人民溝通的渠道，他好奇人是否會自己作夢，而如果夢境屬實，又是誰嘗試與他溝通，又想和他傾訴什麼？

他的身軀發麻，指尖抽搐。起身，憑著記憶來到林屋。曾是小徑的路途被拓寬又被樹葉掩埋，耕耘過的土地又長滿了高矮不一的青草。他推開腐朽的木門，磚造的房屋結實不少，透進的光線卻更加稀薄。

雖然沒有實體，地面仍因他的到來揚起微微的塵土。他穿過透亮的蜘蛛絲，在屋內的深處，找著躺臥在涼蓆上的林屋人。她的四肢乾瘦得宛若枯骨，面頰消瘦，宛若窪地的五官上填滿憔悴。但她老早就聽見伯公的聲音，看見伯公的影子。

她露出笑容，敞開自己的懷抱，年幼的孩子依偎著她。夜色很沉，眼皮很重。伯公蹲低身子，摸摸孩子的雙頰。因為伯公的觸摸，孩子皺起眉頭，圓滾的四肢也揮舞起來，嚇得伯公連連後退。林屋人發出輕輕的笑聲，拉起被子，重新把孩子安置回黑暗中，只露出鵝卵般的臉蛋。

「清華。」

「清華。」

林屋人的聲音很輕，伯公的覆誦都追上林屋人的噪音，讓林屋人的話語成了若有似無的回音。

「佢做得拜託你無？」

伯公點點頭，用食指輕輕碰了孩子的眉心，從一點開始，螢光開始擴散，等到整個身子都散著淡淡的光芒，一切又歸於黑暗。

「承蒙，真是當承蒙。」

林屋人的聲音好啞，就像生命在體內乾涸，所有的體液都不再流淌，機能也不再運轉。

伯公看見她眼角的淚，緩慢地、凝重地，開始往天空飄去。伯公跪了下來，隔著窗，望著只有黑暗的天空，祂來回磕頭，就像那些急著求助於自己的村民。祂曉得在遙遠的天際，還有更多比祂更像神明的神，每每祭拜，村民都得向無垠的藍天膜拜，此後才向祂傾訴。

村民以為祂們系出同源，但祂只存在於土地，只看管著土地。祂把亡者領向更高的存在，但祂其實從未見過祂們。這也是祂頭一次嘗試，與遠在天界的祂們聯繫。或許祂們曉得延遲死亡的方法，懷有網開一面的憐憫。

祂低聲呢喃，告解自己自開眼以來付出的辛勞，自己從未懈怠的謹慎，而自己作為土地神，正因林屋人信仰而存在。

如同這片土地的村民祭拜完後，也不曉得自己的祈願是否有被神明聽見。但即便理解，神仙也改變不了無能為力的事實。

祂轉過身，看見她的魂魄就站在床邊，嘗試將發顫的孩子裹得更加嚴實。

祂沉下臉，頌詠了林屋人的姓名，林屋人就像忘卻了前世的種種，靜靜地跟在伯公身後，直到伯公停下腳步，她黯淡的身影緩緩下沉，最後只剩一點水漬，在地上留下小小的，無人在意的黑點。

祂回到小廟，看見因自己慌張而倒下的身子，原先搭成小屋石塊垮了大半，祂疲倦的回到石身，等著日光再次照亮村莊。

第一個發現石祠倒下的人驚慌失措，大聲喊叫，所有人都到廟前聚集，研究垮下的石塊們，他們斷言這是凶兆，預言這個村落衰敗的未來。

眾人的爭論蓋過所有聲響，直到午後，才有人發現在林屋人的屍骨裡哇哇大哭的清華。

幾日後，外地回來的林屋人抱著清華，向伯公辭別。年幼的清華對憂心忡忡的伯公伸長了手，像是安撫，又像是渴求更多保護。伯公彎下腰，如同林屋人第一次發現自己那樣，讓清華仔細地、溫柔的撫摸著自己。而曾經被伯公觸碰的額間，也感應似地發出淡淡的微光。

清華與林屋人逐漸遠去，微光也轉成星火，消失在伯公的視線裡。

伯公食言了，祂的能力有限，終究只能看顧這片土地，祂的庇祐沒辦法讓清華帶著離開。從某條圳溝之後，清華就不再屬於自己的責任。祂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只好祈禱，祈禱清華所在的地方也有個伯公，能辨認出祂在額間留下的印記，能像自己一樣照拂這個孩子。

村民們試著把石頭伯公扶上石塊，但惦記著清華的伯公就像心頭少了一塊，或身上多了負擔，再也不能順利的卡上石頭與石頭的縫隙。有人逕自把入睡前破碎的臆測與妄想雜合，解釋成伯公晦澀的請託，祂是因為不滿過於簡陋的代表而將之毀壞。

時代在發展，街道的伯公已經是精緻的木雕，披著滿繡的黃袍，鑲著近似寶石的玻璃珠。整個寺廟有重新翻新，紅毛泥上貼著橘色的磚瓦，盤據兩頭對視的青龍，牆面嵌著彩繪壁畫與瓷磚，每座隆起的石雕都刻著信士的名字。

幾十個或是幾百個日出日落後，伯公廟放起長長的鞭炮，響徹了整個鄉里。村民用鐵皮搭起屋頂，紅毛泥鑄成一間小小的祠廟，牆面貼上大小不一的圓石，頂上貼著住宅用的白色磁磚。村民負擔不了交趾陶燒成的龍鳳，只好在空白磚上畫出幾隻祥獸。小小的燕尾在尾端翹起，就像剛成熟的禽鳥，毫無慾望、只是依靠本能地嘗試第一次求偶。

伯公彎下腰，看見小祠堂裡的自己。慈眉低目，身上穿著綴滿刺繡與亮珠的吉服，從帽沿到椅腳，每個角落都細心地滾上金邊，在燭光下閃閃發亮，顯得自己原先的石身慘澹無光。

他順著自己的目光看出，不確定木雕的自己，究竟是看顧著眼前的水稻，還是眼下的金爐。

他也是第一次看見眾人眼中的自己，在金身還未出現之前，祂是混沌模糊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伯公的模樣，層層交疊，祂才得以顯現。每當祂出現在不同人面前，祂的模樣也會隨之變化。祂理解的金身，是所有人想像的最大交會點，卻又覺得固定住模樣的自己少了什麼。

這真的是祂嗎？

在開光前，法師將祂的靈體請進的空盪盪的木雕裡，原以為自己會認可這個身體，卻仍舊感受到和石頭의 連結。

說到底，靈與肉如果得以輕巧分離，死後的屍骨又何必害怕寒冷？或許靈與肉其實和器官與器官一樣，靠著不可見的組織、血管與神經連結，指望術式與符文就妄圖將合一的二者分離，又是否太過愚昧？

放響鞭炮的村長向大家介紹巧而精緻的紅毛泥祠，毫無雜草與落葉的紅毛泥地，純手繪畫的彩繪壁磚，還有……

村長把眾人引領到小祠後，引領大家看看平躺在黃土堆裡的石頭。

「這係僇兜頭擺个伯公。這石牯有靈性，僇俾斯放這邊。」

村長說，小廟後方的土堆，既是存儲福氣的寶穴，也是土地化育萬物的孕胎。從如此柔軟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堅硬的石頭，證明土地的萬能與伯公的神力。

村長又領著大家，看看小祠正面的一對春聯，在磚紅的瓦上刻下的黃亮的文字。

「福灑稻莊育倫正 德庇農村顯靈神」

伯公摸了摸凹陷的文字，指頭閃閃發光。

村長介紹起伯公真正的名字和由來，訴說了遙遠時代，海峽對岸的傳奇故事。「張福德」的名字就進入了村民的腦袋裡，從此，神像就成了張福德的模樣，而祂也成了張福德的代理。

村長的故事並不連貫，起先是高官的張福德，最後以忠僕的身分被世人記住。困惑不停打斷伯公聆聽，祂總好奇，自己有意識以來就存在於這片土地，為何又

與隔了鹹水的某人有了血脈，成為不可分割的彼此。而村民也好，術士也罷，卻相信輕輕鬆鬆的法事與指引，便能將祂的精神與真正的身體切開。

祂賭氣似地回到原先的身軀，隔著紅毛泥廟照顧這片土地，但張福德的曾經卻不斷侵占自己的意識。有時祂會想起遙遠土地上，自己成為稅官，百姓向他哭訴貧苦的種種。又覺得這片土地發生的點滴，與自己為奴遭遇的一切有幾分相似。祂懷疑自己叫張福德的時間越來越長，反倒是林屋人的過往變得越發稀薄。祂嘗試將張福德趕出腦袋，卻感覺到自己隨著眾人的口傳與訴說，變得越來越弱小。張福德的鬼魅在小小的祠堂裡飄散，作為神祇，或至少可能是神祇的祂卻無可奈何。

而新建的紅泥廟阻礙祂的目光，以至於祂沒有第一眼就認出這個外村的歸人。當祂聽見眼前高瘦的青年報出自己的名字，祂跳下土堆，奔向他的面前。

幼兒的肥嫩全然褪去，只剩削瘦的臉頰和眉心淡得幾乎混濁的光亮。

清華沒有解釋自己這些年的遭遇，只說自己要回到此地生活，還指望伯公照顧。插上清香的他，蹲在小祠前細細觀察福德正神，眼裡滿是猜疑，又繞到廟的後方，盯著伯公的石身猛瞧。

伯公第一次感到緊張，祂不確定自己希望清華有何作為。經過了好些日子，村人早就忘了祂原先的模樣，如果能重新被發現，那除了林屋人，也沒有更合適的對象了。

祂屏息以待，看著清華來回地走，不時停下腳步，偶爾又加快步伐。直到伯公安慰自己，清華離開的時候，不過是個嬰孩，怎麼曉得自己究竟是誰？清華才把手放在自己的石身上，小聲地說了一句「佢轉來了」。

或許是清華的歸來讓伯公感到輕盈飄飄，祂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發現村民已經不再專注於農事上。每個傍晚，他們聚在涼風陣陣的樹下或屋簷，拿著紙筆來回比劃，嘴裡叨叨絮絮著不同數字，後頭既沒有單位，也沒有量度，這些數字像是懸浮在空中，不切實際。

有些人端上只有春節才買得起的大菜，有的人把等著賣錢的雞鴨宰了，小小的供桌上塞滿大大小小的盤子，地面鋪上餵給伯公愛馬的紅菜頭與包粟。

然而伯公從未看過馬匹的樣貌，祂獨自在作物與作物之間橫跳，看著腐爛生蛆的食物惋惜。

有的人等著伯公給自己一組數字，有的人等著伯公把報紙上的數字變成挑好的數字。有人盯著木雕上的薰痕，難掩興奮地默念自己悟出的數字，在伯公面前用嘴型無聲覆誦，彷彿在跟伯公確認約定。也有人脹紅著臉，對小祠丟砸酒瓶，哭訴著自己如此信賴伯公的託夢，如今卻連孩子的學費也繳不起。

伯公無法開口解釋，那些夢境不過是過多的妄想淤積，只好在深夜裡自我釋放。村莊的情況惡劣太快，貧窮就像細菌感染的組織，伯公早已無力看管每個人的夢境，只得放任所有混合著貪念的憤怒與不甘。

有人說，這股風氣是清華帶來的，但清華和那些村民不同。

他不信香爐倒出的灰燼，也不信神像烤焦的眉鬚，更不信神靈附體，替伯公傳達未來的乩童。

清華總趁著夜深的時候，摸進空蕩的伯公廟裡。他叼著手電筒，把祠廟背後的伯公石身翻起，反覆檢查，有時會把燈抵在祂的石身上，琢磨出刺耳的刮痕。伯公從未被人如此把玩，隨著清華的手，伯公也越發了解自己。若依照清華的認知，以較寬的一端最為尾部，光滑的一邊作為正面，祂的頭頂通透，打燈甚至能看見短短的水頭；祂的底部粗糙脫沙，輕輕撫摸就能在手上留下白色的砂礫；祂的石紋細而隱晦，如同經脈血絡曲折又相互連結。清華纖細的手雖柔軟，卻帶了幾個厚繭，把伯公磨得沙沙作響，粗糙的表皮也因為汗水和油脂，開始順著手電筒反映些許的亮光。

清華總會是一個角落停滯很久，接著在口袋掏出的日曆紙上連寫好幾個數字，或許在下次翻面，又把滿手的數字全部劃掉。直到雞鳴開始頻繁，他才趕緊把石頭放回，細心地對好泥印，不讓任何人發現神祕所在之處。

其實沒有任何人在意背後的石頭，就像沒有人相信伯公就存在於此。但石頭還是會在清華離開後些微移位，那是伯公在想清華的撫摸後，忍不住打起羞澀的冷顫，石皮上的孔洞也隱隱豎起，浸入更多沙地的髒黃。

隔壁村人中獎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得獎者沒有說明自己何來的靈感，卻大片大牌，給街路的伯公掛上。聽見消息的村民都趕了過去，他們重新感嘆街路伯公的氣派與豪邁，羨慕街路伯公的慷慨與慈愛。伯公廟頓時又回到原初，那樣清淨、冰冷的樣子，唯獨清華還是夜夜探訪。他叼著手電筒，輕蔑地向伯公嘲諷那些人的嘴臉，他們以為伯公的照拂像戶籍，只要稟報就能自由遷移。外村的伯公只會看顧自家的居民與遠來的訪客，別說號碼，連福氣安康也不會給予那些事後殷勤的蠢民。

伯公聽見清華話語底下的埋怨，在他撫摸自己的同時，他也輕撫著他的頭，為自己多年的缺席感到自責。

伯公也想用自己的能力彌補清華，試圖把蜘蛛絲般的裂紋擠出一兩個數字來。但他就只負責看管土地，祂看得懂轉黃的稻穗；看得懂漫起的埤塘，祂也嘗試照顧村民，祂替新生的孩兒送上祝福；為久病的患者減輕疼痛，但人心變得太快，祂已經想不透人所求為何。如同祂無法給清華想要的天啓與預兆，祂是如此的渺小而卑微，只能照顧村民的基本需求。

在街路的伯公也失去熱潮後，村裡自稱乩童的男子在幾位村民的目睹下，起駕開示。眾人在他的指引下，把桌上的供品全數清空，又把神像面前的金爐捧起，在供桌上倒出了原先就貧乏的香灰。

乩童的指尖像是漏了電，起先微微顫抖，後來連同肥碩的胸部也一同晃動，他先是說了伯公分身乏力的困境，又說了村民因貪婪而忘卻本業的痛心。

躲在祠廟背後的伯公探出頭來，如同吹風的稻穗上下搖晃自己的腦袋。這個乩童當然與祂無關，但或許是那位大仙同情祂的遭遇，在夢境不再管用之際，借以祂的名義勸善。又或是男子靠著演技，想說服更多村民回頭，祂不大喜歡被假冒，但至少證明村人們還有自覺，不再沉淪。

「恁樣愛仰結煞？」

村人的疑問像是打開某種開關，乩童大喊一聲，往桌上用力一拍，隨意倒下的香灰飛天後均勻鋪平。乩童用竄滿亂流的指尖，在桌上畫出字符後便倒了下來，伯公跨過平躺在地的男子，和其他村民圍上桌面，研究乩童留下的線索。

找出答案的村民率先大喊，那是一個「妻」字，自此，原先抽象的圖騰有了定案，眾人不再質疑與分析。

「伯公愛討鋪娘啦！」伯公急忙揮手搖頭，就像空包的稻穀在颱風天裡胡亂搖擺，但眾人剛解決完自己創造出來的需求，沉溺於滿足裡，沒人聽見祂的呼喚。伯公不甘寂寞的傳聞就此傳開，褐色的木雕上染上一抹桃色的紅暈。

石頭伯公坐回石身，低聲哭泣，就像守貞的少女被迫許了無賴的惡霸。祂等著夜裡的清華，盼著林屋人的血脈能聽見祂真正的想法，好阻止荒唐的鬧劇。無奈夜裡的伯公廟也只剩手電筒和厚繭在石身上摩擦撫摸的聲音，抱怨就像一陣雜訊或噪音，毫無困難地穿透了清華的耳膜，錯過了祂的腦袋。

鄰近村落的木雕師傅都來到村裡，他們各自交了自己設計的伯婆圖像給村長，就像等著嫁女兒的老父親。村長沒有主意，拿著畫像也等不著伯公的允筊。苦惱之際，村人提醒村長，相親也得相處，於是所有畫像都掛上伯公廟的小供桌上，像是宰好的頭牲，爭奇鬥艷，等神品嘗。

伯公不是沒有研究過這些女孩？女人？或是女神？但她們不過是紙上的一張圖像，頂著相似的白髮，含著相同的淺笑。既無法溝通，也無法對話。伯公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自己身下的兩顆石頭，忍不住苦笑起來。自己作為石頭，連石頭的聲音都聽不見，又怎麼聽見木頭的聲音？

祂仍不死心，坐上了一直排斥的木雕神座，想著或許改變角度，總能聽見一點聲響。

無奈祂只聽見自我懷疑，出小祠前，祂還撞上屋簷，忍不住同情起即將塞入兩尊木雕的單間小廟。

到了下聘當天，所有村民都穿上最好的衣服，等著伯公的選擇。做了媒人的村長借了件紅色的西裝外套，一一介紹伯婆的背景與家世，羞澀的木雕師傅聽見介紹紛紛起立，向大家揮揮手後連忙坐下。伯公則百般無聊地站在中央，等著跌筊的環節到來，祂要毫不留情地個個拒絕。

眾人的心情隨著否定越發低落，他們擔心自己挑上的姑娘不夠出眾好讓伯公看上，也擔心欲求不滿的伯公將會惱怒，不再庇佑這片小小的村落。大家的議論聲幾乎蓋過跌筊的聲音，直到最後一次，如雷的掌聲才從村長周圍的村民，一路漣漪到外頭的眾人。

伯公不可思議地盯著地上的聖筊，二次確認的時候，依舊出現了一正一反的同意。緊張與挫敗讓伯公失去力氣，在無法抵抗的趨勢下，第三次的聖筊肯定了喜事的发生。

大家紛紛道賀，挖苦伯公挑了看來最年輕的太太。他們的笑聲迴盪在加蓋的鐵皮屋頂裡。恍惚間，伯公理解了事情的緣由，他循著笑聲蹲下，慈祥和藹的福德正神就坐在木椅上，滿足地看著他所照顧的村民。

不過一個瞬間，張福德又消失無蹤，伯公對著毫無生氣的木雕大吼，張福德的記憶卻再次湧現，他想見自己被毒蛇咬傷後，無法言語的折磨，只好虛弱地坐

回石身，等著夜裡的清華歸來。他反覆訴說著唯一的夢境，回憶起第一次被林屋人發現的奇蹟，以此對抗日益嚴峻，越發清晰的張福德。

等到清華再次到來，他撐起孱弱的靈體，捧著清華的臉頰。回到村落的清華圓潤不少，就像他第一次看見的襁褓那樣，臉頰帶著純然的溫暖與血氣。

他娓娓道出自己這些日子受到的委屈，清華從不在白天的時候清醒，所以他得說，說了清華才明白林屋人的義務。夜裡的時間過得很快，所以他沒有怠慢，叨叨絮絮，不敢停歇。直到清華也放下手邊的工作，直直地望著自己，他才稍稍沉默，相信自己的聲音終於又被林屋人聽見了。

但清華只是關掉手電筒，收拾好自己的東西，急忙摸著月色回家了。他既不在乎伯公的困擾，也不關心強嫁的婚姻。伯公癱軟在土堆上，過了好一陣子，他才下定決心。

這或許比想像中簡單，也不比控制聖筊的上下困難。祂咬緊牙根，發現福德正神的木雕因為自己，微微向前挪了一點，原先被神像覆蓋的地方露出了如石頭般的紅毛泥，乾淨如新，沒有半點灰塵。祂繼續拉扯，從黑夜拉到朝晨，終於把神像送進它理應回歸的地方。

接下來便熟悉輕鬆，伯公看著伯公在金爐裡，轉化成光和熱，順著裊裊黑煙，回到神的世界。

筋疲力竭的伯公躺回了石身，打從開眼以來祂沒有這麼疲倦過。祂久違地闔上眼皮，久違地做了一個小小的夢。夢裡祂又回到第一次看見清華的場景，然後一切飛速地演化改變。接著祂夢見村裡的人指責清華，要清華替燒烏的神像負責，祂沒看見清華解釋，卻聽見村民繪聲繪影地說著清華與自己幽會的夜晚，又懷疑這只是埋藏的回憶和夢境交疊，不過是停留在意識裡翻騰的鬧劇。激動的群眾朝清華扔出石塊，清華頂著額間的鮮血，逃離了此地。但夜裡，清華又摸回伯公廟，一把抱起石頭的自己。

清華的聲音好糊，甚至只剩嗡嗡聲響，祂想打起精神再次看看清華的臉龐，但堅硬的身體綿軟無力。祂困在自己的身體裡，就像第一次被林屋人發現那樣，既沒有意識，也沒有目光。祂聽見清華的心跳，感受清華的喘息，祂看見清華帶著自己逃往一塊無人的荒地，讓祂再次做起林屋人的伯公。

黑暗之中，祂感到一陣冰涼，接著是身子緩緩下沉。漫起的氣泡攪得渾身發癢，祂想笑，但沒有聲音了。

或許他們有了新伯公了，或許他們不需要伯公了，或許他們不需要神了。

祂的推斷還沒結束，意識就沉進無窮的黑暗中。或許它會被帶到最近的港口，或許它會被重新埋入地殼，或許它會再次看見太陽，或許那時候的人又會需要信仰，或許那時候的它會忘記林屋人，不再追憶它曾經待過的土地。

客家語測驗

江馥如

葉老師面無表情問道：「恁早！食飽否？」  
彭承恩從牙縫擠出一個個音節：「ngai stid bau te。」  
「請你來紹介自家。」  
「ngai on do彭承恩， gim ngien sip tuk se。」  
「你平常時好做麼个？」  
「ngai hau sa ton fat thun。」  
「你選麼个社團？」  
「ngai cam ga tshang stit sat ke sa。」  
「你試著程式設計社仰仔？」  
「ho gau。」

葉老師嘆了口氣：「你怎麼能把客語唸得跟粵語一樣啊？重音亂七八糟。」



彭承恩緊張地直搓手，一張紙條飄到地上。

葉老師撿起紙條端詳：「寫小抄不順便標一下重音啊？」

彭承恩滿面陪笑。

葉老師疾言厲色回應：「還笑，明天放學補考！沒考過你暑假就給我來重修。」

彭承恩走在回家路上，滿腹鬱悶。高中生的日子實在太難過了，除了英文還要修第二外語，現在又多了本土語言。其實他瞞著彭媽偷偷選修客語，就怕她要是知道了，肯定會罵他不好好唸書，把時間花在這種無路用的地方。

彭承恩低著頭、兩眼無光，完全沒察覺到面前有位女孩直直朝他走來。女孩截斷他的去路，開口攀問：「恁敗勢，你有閒無？」

突如其來聽到客家話，彭承恩下意識流利地回答：「佢毋會講客家話。」這是他近期講得最流利的一句客家話，逢年過節見到他爸那邊的親戚時都得到。

不過當彭承恩抬起頭看向面前的女孩，他著實嚇了一跳。他還以為遇到葉老師，但定睛一看，女孩年紀與他差不多，一張素雅的臉、紮著清秀的馬尾。如果葉老師再年輕二十歲，看上去搞不好就是這個模樣，就叫她小葉好了。

小葉一雙大眼直盯著他，讓彭承恩感到不好意思，他趕緊補上一句：「麼介事？」

小葉自我介紹：「汝好！佢等係客語推廣委員會，有問題想愛請教你。」

聽到「我們」，彭承恩才注意到女孩身後跟著十幾個人，目光全聚焦在他身上。彭承恩滿腹疑惑，客語推廣委員會是什麼？該不會是葉老師派來的吧？

突然，小葉中氣十足說道：「第一題。」

女孩移動到一旁，揭示出她身後以合唱團扇形隊形站定的人群。隊伍第一排正中央是一位小男孩，兩旁有幾位中年男女。小男孩身後第二排的中央是年紀大上幾歲的青少年，被四周看似學生的年輕男女包圍，再更外圍是一些長輩。整個列隊看起來就像家族合照一樣。

第一排的小男孩站到隊伍前方，鏗鏘有力用客語開始朗讀起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

人群中一位大嬸高聲稱讚：「若客話講到恁好，還會哦！」另一名中年男子說道：「厥俵仔生來像阿爸，盡緣投！」

方才位於男孩右方的中年女人捧著黑森林蛋糕走到男孩身旁，眾人齊聲唱起「祝你生日快樂」，剛剛還一本正經背誦三字經的小男孩頓時喜笑顏開。

彭承恩覺得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那個同款蛋糕，讓他想起自己的「廿歲生日」。記得生日前一天他還興高采烈在日曆寫下「阿爸同佢做生日」，結果當天親戚來了一堆，他爸卻沒出現。彭爸工作忙碌老是出差，一個月待在家的日子累積起來不過一個禮拜。就算在家，他也常一句「阿爸恠哩，毋好吵佢」，然後大手一揮把他趕到一旁。

雖然不常在家，彭爸在客語方面對彭承恩的影響卻極為深遠。彭爸以客家血統自豪，先是教會了身為閩南人的彭媽講客家話，又要求彭承恩跟他對話也要用客語。彭承恩小時候講起客家話雖然不流暢，但基本的對話沒有問題，至於現在為什麼會淪落到客語課重修邊緣，那又是接下來的故事了。

生日快樂歌結束，男孩吹熄黑森林蛋糕上的蠟燭。大人們問男孩有什麼生日願望，他有些害羞地說：「佢當想買一臺電腦，毋過阿爸講無錢好買。」

此時眾人動作停格，小葉走到彭承恩面前，像猜謎節目主持人一樣朗讀手上的字卡：「『佢當想買一臺電腦，毋過阿爸講無錢好買』。請問厥爸个意思係仰仔？①做得買 ②愛去買 ③做毋得買。」

彭承恩被問得猝不及防。他沒有馬上開口回答，但並不是他不知道正確答案。如果根據題目本身，答案是③，但如果按照他爸的脾氣的話，①和②也說得通。

「答案是③。」彭承恩回答，畢竟這些人哪會認識他爸。

小葉問他確定是③嗎？彭承恩嘻皮笑臉地說不確定。女孩瞅了他一眼，仍舊宣布：「無毋著，答案係③。」

四周群眾鼓起稀稀落落的掌聲。

彭承恩不知眼前這群人到底是什麼奇怪的宗教團體還是行為藝術，側著身子往旁邊移動，說自己要回家了。但四周的人維持著扇形隊形朝他靠近，將他逼到牆邊。他不動，他們也不動；他動，他們也動。這下彭承恩慌了，他踮起腳尖，看到不遠處有個拿公事包經過的中年男子，趕緊大聲呼救。

穿西裝的男子轉過頭來，注意到了彭承恩。他朝這個方向走來，群眾全盯著他，卻毫無抵抗地為他讓開一條路。男子如摩西分紅海穿過人群來到彭承恩面前

站定，此時小葉鄭重宣布：「第二題。」

西裝男子打開公事包，取出一臺筆電給剛過完生日的小男孩。

彭承恩認得那臺Lenovo的筆記型電腦，他之前用的就是同款的舊型號，從小五一直用到國二。阿爸說是店裡的福利品，只要五千銀。那臺筆電硬碟機容量只有2GB，小得離奇，裝不進太多回憶，早早就教會了彭承恩人生得做出取捨。

彭承恩一開始用電腦，其實就想排解獨生子一人在家的空虛。他本期待用電腦玩玩小遊戲、在巴哈姆特和人聊天抬槓，怎知網路世界五光十色，也敵不過彭家的低速頻寬。別說打電動了，連看個漫畫圖片都糊成8bit像素風。無奈之下彭承恩只能看些網路小說，後來又陰錯陽差開始自學編碼。彭母看不懂英文也不知道C++，見到螢幕上一排排亂碼，還以為兒子在摸魚。彭承恩試著解釋了很多次，但沒有優秀的學校成績佐證，母親也只覺得他在做沒路用的事。

「毋好再過搞吔，遽啊去讀書！一日到暗搞電動。」扮演媽媽的婦女指著小男孩就是一頓臭罵。

扮演爸爸的西裝男子緩頰：「講恁多擺吔。莫插佢，分佢自家想辦法。」

女人輕蔑地表示：「分你講到恁輕可！」然後開始抱怨老公鮮少在家，只會出張嘴，大小事都是她在處理。

兩人你一言我一句，吵得不可開交。

看著眼前的場景，彭承恩感到了不太舒服的懷念。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有天夜裡彭承恩突然驚醒。他沒有做惡夢，也不是想上廁所，而是彭爸正坐在床邊輕撫他的頭。可是明明大半夜，彭爸身穿正裝，膝上還放著公事包。

小男孩代替彭承恩重述他當時的問題：「你愛去哪？做得分佢咩無？」

西裝男子回答：「去出差，愛ㄅㄛ零日正會轉來。」

這段對話讓彭承恩感到萬箭攢心，他正想衝上前要他們不要再演下去，小葉卻先一步站出來打斷劇情。她讀出字卡上的問題：「第二題。厥爸講『愛40零日正會轉來』，佢係愛出差幾久？①「個半月 ②ㄅㄛ年 ③永久。」

彭承恩沒能開口，深怕一發出聲音，就會逼出眼眶的淚水。

小葉無視他的痛苦，字正腔圓將題目再唸了一次。

彭承恩壓平哽咽，擠出一個音節：「①。」

小葉沒問他確不確定，直接宣布：「無毋著，答案係①，「個半月。」

四周群眾響起熱烈的掌聲，彭承恩聽來感到格外諷刺。他多希望答案真是「個半月，然而事實是③，永遠。」

事實是爸媽離了婚，彭承恩跟著母親生活，他也鮮少再見到父親。以前父親雖然不常在家，但至少有個期程可循，讓他能抱著希望等下去。現在的父親則成了隨機分配的盲盒，打開來每個都是銘謝惠顧。

父親雖然缺席，彭承恩卻從母親與親戚的對話逐漸拼湊出他的全貌。彭承恩的父母在長輩安排下相親結婚，兩人沒有深厚的感情基礎。大男人的父親不時會近乎挑釁地對母親提出無理的要求，母親咬著牙完成，但也換不來他的贊同。父親老謊稱要出差，其實都待在小三家，後來小三懷孕扶正，母親和彭承恩也像免洗餐具被拋棄。此後，母親就禁止彭承恩說客家話，畢竟也沒有再說的必要了。

小男孩退回群演的列隊，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青少年。少年拿出舊型的智障型手機，蹲在一旁悄聲說電話。他向爸爸報告自己參加『黑客松』比賽，已經進入決選。少年用略顯生疏的客語詢問：「阿爸，tai heu noi'd比賽你愛來看無。」

中年男子滿口承諾：「好啊，若係有機會，佢一定去！」

彭承恩還記得那天，應該說，他忘不了那天。

到了日曆畫了好幾顆星星的那天，彭承恩與高采烈抵達會場，卻不見父親的身影，打了好幾通電話也都轉到語音信箱。一直到要上臺發表前，他還在會場四處逡摸，就怕父親沒找著他。輪到他們這組報告，彭承恩站到講臺前，臺下的觀眾太多了，他只能告訴自己父親或許正坐在某個位置看著他。他面帶微笑看向前方，前排的師長與評審也以微笑回應。彭承恩表現得很好，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下臺，等待父親迎上來稱讚「你表現當好」，但一直到頒獎典禮結束他也沒見到父親。

隊友與陪他們前來的家人提議大家一起吃個晚餐，當作慶功宴。彭承恩感到意興闌珊，但又不好意思拒絕。就在這時，彭爸發來了簡訊，表示他再半個小時就到。

彭承恩揮手與隊友說再見，一個人坐在參賽席抱著沉甸甸的優選獎盃。他不斷在腦中模擬演練客語對話，他有好多事情想告訴父親。十分鐘過去、半小時過去，他看著四周人越來越少，工作人員忙進忙出整理場地，終於連他坐的折疊椅

都被收走了。他走到外頭的草地靠著樹坐下，把頭埋在雙膝間，哭著哭著就沉沉睡去。

過了不知多久，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你走到哪去？大家都尋你毋着。」

彭承恩抬起漲紅的臉，透過淚水的濾鏡他彷彿看見了父親，但仔細看，才發現是阿叔。叔叔說他爸臨時有事，拜託他來幫忙接他。彭承恩沙啞地說他不信，他爸一開始就沒打算來了，連比賽時間都記錯。叔叔還想說些安慰的話，但一旁的叔姆表示：「佢嚟到無聲吔，莫過撩佢哩。」

彭承恩看著面前的少年用憤怒的目光看向扮演阿叔與叔姆的中年男女，他感覺很奇怪。他當時是那麼憤怒的嗎？明明也不是阿叔跟叔姆的錯。那時的他就像抱著一團大火球，沒人能把火球接過手、也沒有人告訴他可以放手，他只能奮力抱著，任怒氣燒灼。現在的他已經不憤怒了。從那之後，他感覺自己的心就像顆洋蔥不斷剝落，到最後，裡頭什麼也沒有。

小葉再次上場結束這段回憶，她站到彭承恩面前詢問：「第三題。下背哪個係厥爸个行為？①火屎燦天 ②厠膿滑痢 ③借牛貪拖。」

彭承恩不想對父親的行為做出評斷，彷彿一說出口，事情就再也沒有轉圜的餘地。彭爸的確是個糟糕的父親，但正是因為如此，彭承恩不願口出惡言毀掉殘存的回憶。

「佢毋知道。」彭承恩回答。

小葉貌似對答案不滿意，將題目又再唸了一遍。

「毋知道。」彭承恩堅持。

群眾朝他步步逼近，國小的自己、國中的自己、曾經的父親、扮演母親的人，全部一湧而上。彭承恩像是溺水的人揮舞雙臂，高聲呼救。四周的人全伸出手搖晃他的身軀，逼他做出選擇。

被晃醒的彭承恩坐起身，發現全班同學都盯著他看。

「你怎樣，唸書唸到發瘋喔？」搖醒他的隔壁同學說，「午休聽你在那邊鬼吼鬼叫，大家都不用睡了。」

「哈哈，抱歉啦。」彭承恩趕緊向大家陪笑臉。

他桌上放著一張A4大小的紙，上頭密密麻麻抄寫著客語課本的對話，有些字

跡已經被不知淚水汗水還是口水弄得模糊難辨。原來他剛剛復習到一半睡著了，難怪會做惡夢。他看向他睡著之前讀到的最後一段對話。

女：若爸轉旨？

男：吾爸當書正會轉來。

彭承恩覺得有些感傷，自己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說出「吾爸會轉來」？如果永遠不會說的話，是否還有學習的必要？

如果說國語是彭承恩的母語，客家話就是他的「父」語。從比賽被放鴿子那件事以後，他才終於承認他沒了父親，客語也成了客人之語。他不願再說客家話，甚至討厭客家話，有時從電視或廣播不小心聽到客語，他就感覺心頭一緊、喘不上氣。

升上高中，彭承恩又重新開始學習客家話。表面上是他沒選上第一志願的臺灣手語，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希望下次如果再見到父親，什麼都說不出口。

他知道自己很傻。

班導打開教室後門探進頭，把彭承恩叫到走廊上。

「你媽在警衛室等你。」

「我媽？為什麼？」

「她沒說，反正你先過去吧。」

彭承恩忐忑不安地跑向大門，只見彭媽站在警衛室前，連頭上的機車安全帽都沒脫。

「你怎麼跑來學校？」

「你忘記帶這個了。」彭媽從袋子裡拿出一本客語教科書，「你不是今天要考試？」

「你怎麼知道？」

「你房間日曆不是有寫？」

「吼，不是叫你不要偷進我房間。」彭承恩覺得既生氣又感動。

其實彭承恩不是忘了帶課本，而是已經做好了筆記跟小抄，但他不忍戳破，還是故作開朗用臺語向彭媽說了聲「多謝」。

母親又從袋子拿出一包削好的蘋果給他，便轉身離開。

彭承恩喊住母親，有些怯懦地探問：「所以你不介意？」

「介意什麼？」

「介意我學客家話。」

彭媽的臉色稍沉了一下，但馬上又神色自若地說：「有什麼關係？能多說一種語言才有競爭優勢啊。」

如果現在不是大庭廣眾下，彭承恩大概會掉個一兩滴男兒淚。不過彭承恩的感動還來不及醞釀，彭媽便接著說：「你之後去考一下客家語檢定，有證明的話學習歷程比較好看。」

放學彭承恩走進辦公室找葉老師補考。經過夢中小葉的拷問與摧殘，彭承恩發現眼前的葉老師看起來慈眉善目多了，霎時感到輕鬆不少。

葉老師請彭承恩坐下，向他確認：「準備好無？」

彭承恩面帶微笑回答：「催準備好吔，做得開始哩。」

註：本篇所使用之客語對話皆出自於客家委員會編纂之《110年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題庫（四縣腔）》，對話內容因應故事情節做適當調整。

### 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

吳悅菱

流水奔湧而過，激起蔚藍的浪花，曾文庭陷落在廣袤的土地上，被強而有力的風隨落葉捲起，輕盈的身姿匯流進大海，清水洗滌了她在都市留下的擦傷，修復日益磨損的夢境。

她不敢輕舉妄動，只是曲起膝蓋、蜷縮身子，緊緊地環抱著自己，試圖將自己縮小、縮小再縮小，直到完全將自己包裹起來，只聽見胸口怦怦的心跳。她感受到有雙帶繭的溫暖大掌包裹了她發顫的手，記憶中喧鬧的蟬鳴、雞寮的玉米碎粒、菜園的爬藤的絲瓜，以及桌案上一碗熱騰騰的湯圓彷彿伸手可及，將她帶離夢境之外。後來，她覺得自己被擁入一個厚實而堅毅的懷抱裡——在遙遠的夢境彼端，看見了成年的自己眼眶溼潤，眼淚從眼角滑落，而記憶中慈祥的阿婆輕柔地用粗糙的指腹拭去盈盈淚光。

「阿文庭，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呢。」  
「阿文庭……」

曾文庭在溫柔的叫喚中朦朧轉醒，枕頭溼潤，她伸手觸摸臉頰上的淚痕，彷彿捕捉到夢中殘留的掌間溫度。也許阿婆也和她有同樣的思念或夢境，正如她總是在睡夢中徐緩勾勒一個又一個家鄉的輪廓。

曾文庭看見身旁熟睡的丈夫，還有緊緊擁抱著玩偶正發出淺淺鼾聲的女兒思寧，她忍不住唇角上揚，為她蓋好被子。

曾文庭想起女兒在晚餐時如何興奮地分享她在鄉土語言課上被老師稱讚客語說得標準，也鼓勵她參加國語文競賽的客語演說。

曾文庭的腦海裡不自覺浮現女兒佇立在講臺上的模樣：思寧緊張兮兮地向同學分享「她的家鄉」時，一開始聲音乾澀，原先熟悉的發音都變得警扭，但在老

師引導下，全體同學為她掌聲，思寧第一次感受到胸口怦怦跳動的熾熱，在那一瞬間她只想要好好地將故事說下去，只因她為父母、為自己都身為客人而引以為傲，也渴望讓所有人知道她之所以有機會在臺上演說客語，全來自她的家鄉：楊梅鎮。

思寧說，當演說結束後所感受到的悸動，不只是來自同學的熱烈反應，更是難以透過有限的詞彙描述的心情。一股暖流在心口湧動，熱呼呼的、脹脹的，宛若冬至時的一碗甜湯圓，也像是熱騰騰的烤土司上抹上酸酸的楊梅果醬。

曾文庭向來喜歡研究歷史、文學的薰陶，思寧也受到她的薰陶而也喜歡聽故事，經常在睡前讓媽媽分享她的過去，像是兒時在楊梅老家成長的童年回憶，或媽咪與爸比的相遇步入婚姻殿堂的過程，她總是聽得入迷，看見女兒的臉龐上有與自己相似的輪廓，清澈的目光還帶有幾分對於楊梅的好奇時，總是讓曾文庭發現現在的自己比過去還要更脆弱、更容易想起家，也更容易熱淚盈眶。

她終於明白在這三十二年的年歲以來，即使為工作與生活的考量而決定北上定居在大城市裡，她也能夠好好地堅強生活，是因為有一顆豐沛而廣闊的心在小時候被保護周全，同時又給予她肆意追逐的空間。直到她成為母親、離開家鄉，即使無法讓思寧像過去的自己在楊梅土生土長，讓養分與露水灌溉心田，追逐陽光、收割稻穗，展開雙臂迎接更迭的四季，但她也期待給予孩子明媚而歡喜的童年，哪怕身處異地，也懂得家鄉有人為自己守候，也許未來有值得追逐的遠方，但也有永遠溫暖、承載愛與歸處的家鄉。

楊梅鎮，是曾文庭的家鄉，更是她深深眷戀的故鄉。

她對阿婆的記憶，也是在這裡發芽的。後來茁壯成長，成為一顆繁茂的綠樹，為她驅逐天空的漫天大雨，坐擁一段放肆歡騰的年少。

曾文庭闔上雙眼，床頭櫃上鵝黃的燈光勾勒出她溫暖的側顏，徐緩地讓她陷落在熟稔的遙遠夢鄉……

※

一縷溫煦朝陽斜斜穿透窗簾，虛無飄渺的塵埃遍地蕩漾，外頭的蟬鳴鼓譟，讓初夏的早晨顯得生氣勃勃。

曾文庭揉揉酸澀的眼，在日復一日的早晨甦醒，迎接她的卻不是孩子準備上課的鬧鐘聲，取而代之的是客廳傳來錄音帶播放的山歌。

「阿婆的山歌……」

她很快地意識到自己正位在楊梅的老家，而自己竟是約莫十歲的模樣。她在一場夢境中嗎？還是正穿梭於記憶深處的迴廊裡？三十二歲的曾文庭承載著現代的記憶，回溯到了遙遠的過去——睡眠惺忪的雙眼驀然變得炯炯有神、閃爍著期待，輕盈地跳下床鋪。

每每在床前向思寧敘述兒時的故事時，曾文庭的意識也好似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過去，去見家鄉與故人。一直以來總是她走進回憶裡，此時此刻卻彷彿是回憶的洪流傾倒了出來，承接搖搖欲墜的她。

她還記得，聆聽山歌是阿婆過去在白天中最悠閒的時光。

記憶總是美麗也出其不意，在不同的年紀、歷經不同的淬鍊以後，面對相同的過往卻開始有不一樣的喜怒哀樂，正如童年聽不太懂的客家山歌，現在她至少懂得山歌是阿婆的日常，對阿婆而言，不只是從小耳濡目染的歌聲，也是最接近她的童年、青春與一生的記憶。

曾文庭走出房間，阿婆坐在沙發上，笑得和藹的模樣映入眼簾，她的喉頭瞬間變得乾啞，說不出話來。

「阿文庭，妳睡醒咧？愛食麼个？」

眼睫輕輕顫動，瞧見阿婆的身子健朗，溫柔的笑意讓眼角浮現細紋，她感覺眼睛酸澀，忍住要掉淚的衝動，艱澀地啓口：

「……阿婆，我想要吃醬油配飯。」

「恁好養，食豆油傍飯就罈咧？」阿婆徐緩起身，寵溺地揉了揉她的髮頂，笑意盈盈。

曾文庭強忍感傷，當她接過飯碗時，才發現阿婆還是為她炒了一盤青菜、一顆黃澄澄的荷包蛋，還有她最喜歡的醬瓜。

她將青菜送進口中，家常菜的味道讓她遙想起後院的菜園上攀藤而上的絲瓜，還有芹菜、白菜與高麗菜，也想起灶房煙霧蒸騰的大灶與小灶，鼻尖忍不住再次泛酸。

若是十幾歲的她，一定會嘲笑現在的自己，以前連從芭樂樹上險些摔下來都不至於讓她哭泣，怎麼成年後反而那麼容易就掉淚呢。

小時候，由於父母忙於工作，曾文庭從出生開始就由阿婆照顧居多，她們在蟬鳴鼓譟的每一個夜裡共枕入眠，也一同捕捉鄉下的所有景致，成長的每一哩路都有阿婆的陪伴。

不論在菜園澆菜、到雞寮餵雞，又或者隨阿婆一同在後山採楊梅，再做成冰涼的楊梅汁，她喜歡跟隨阿婆高大又令人安心的背影，懵懵懂懂地暗暗想著：「也許有天當我長大了，換我照顧阿婆、換我站在阿婆的身前，分擔阿婆可能再也提不起的扁擔，替阿婆追趕總是要再三催促的鴨子回家。」

「阿文庭，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哦。」

阿婆坐在她的身旁，凝睇外頭清澈的藍天，向她這麼說。曾文庭的眼神驀然明亮，在尚小的年紀，這是阿婆最常向曾文庭所說的話，而她總是不懂得阿婆為什麼這麼說，所以經常以客語回覆她：「阿婆怎麼會知道？」

阿婆總是笑而不語，只是再揉了揉她的髮頂，問她有沒有吃飽？要不要再添飯？安好，彷彿所有的不愉快都會化為烏有。

後來，曾文庭漸漸地開始習慣阿婆的「口頭禪」，也會回以爽朗的笑容，大力點點頭：「著啊，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

是啊，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是歡喜的一天哦，阿婆。

身為家中的獨生女，曾文庭從未覺得孤單，每天總是與街坊鄰居玩在一塊兒，要麼在小溪流抓魚蝦與螃蟹、要麼在馬路中央找小石子畫線，玩起跳格子、過五關來，或將橡皮筋串成跳繩，在大家伴隨跳繩的甩動跳躍或落地的同時，一邊朗誦著一成不變的口訣：「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

曾文庭經過田野阡陌，雖然視野依然是十幾歲的樣子，心態卻已經不再幼稚。她想，每個人終究會在這塊純淨樸實的土地上聞嗅所有芬芳、看遍山河萬里，一步步的足印都是在楊梅成長的印記，最後學會善良、學會守護所愛，也學會珍惜當下。

「阿文庭，來，一起唱歌啊！」遙遠的聲音將她的思緒拉回，曾文庭循聲望去，比她矮一個頭的平頭男孩大力招手，她看見阿賢年幼的模樣而忍俊不禁，隨後一同來到屋簷下。

阿賢是曾文庭的叔叔，由於姑爺、姑婆同樣忙於事業，而由阿婆照顧居多。他是阿婆的外孫，也是曾文庭的歡喜冤家。

阿公正坐在屋簷下拉二胡，街坊鄰居也坐在小板凳上一塊兒欣賞、歌唱。

徐風微涼，當二胡的弦音流瀉而出，大家紛紛默契地齊聲歌唱，宏亮的歌聲融進了風中，溫柔而綿長。

在這段漫漫時光裡，阿婆總是聽得認真而入迷，曾文庭小時候只覺得阿婆是阿公最忠實的聽眾，阿公一定感到幸福，但現在這麼看來，她反倒深切覺得——阿公是特地為自己的妻子而演奏的，他們一路走來，費盡大半輩子撐起一個家，也守護這片土地，互相扶持、依偎，那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啊。

成年後，即使山歌的旋律變得模糊不清，漸漸地在都市的喧鬧下銷聲匿跡，但阿公悠揚的二胡弦音依然在她的內心深處迴盪，未曾伴隨時間的流逝而遠去。

※

「愛去淋菜囉！」

「好！佢來咧——」

「等一下我們也去採楊梅，阿婆做果汁給妳和阿賢喝。」

提著扁擔在菜園澆菜後，她們沿斜坡往上走，樹林間瀰漫泥土與青草的清香，蛙鳴陣陣，曾文庭忍不住展開雙臂，原地旋轉了一圈，感受到熾熱的陽光潑灑而來，不禁笑得開懷，彷彿想要將大自然全擁入懷裡。

見狀，阿婆不自覺揚起嘴角，眼眸中笑意盈盈，落在曾文庭的視線總是寵溺而溫柔。

一棵棵低矮卻繁盛的楊梅樹上結著豔紅而飽滿的果實，僅有乒乓球的大小，與綠葉相互輝映，顯得更加嬌紅。

曾文庭摘下其中一顆楊梅後就放入口中，酸溜溜的滋味爬上舌尖，酸得幾乎被擠出生理淚水，她卻笑得更盛，隨後一顆接著一顆把楊梅放進籃子裡。

果然還是記憶裡的滋味，楊梅適合製作成果醬或果汁，有時候也會沾砂糖作為點心食用。楊梅的氣息對她而言，是野薑花的芬芳混合著酸甜的楊梅的味道。

楊梅鎮，過去因土地上茂密繁盛的野生楊梅樹而得名，早年被稱作「楊梅壩」。雖然近年來楊梅樹不如過去滿山遍野，但楊梅酸甜的滋味代表著她難以忘懷的童年，也是楊梅與楊梅人的連結之一。

如果可以永遠牢牢珍藏這份滋味，就再好不過了。

※

綠樹濃蔭，陽光從枝柯縫隙之間流淌，曾文庭小心翼翼地端著阿婆所做的楊梅汁，叔叔、阿姨們見狀便熱情地打招呼，並協助分享一杯杯冰涼的飲品。

錫福宮來自楊梅的信仰中心，供奉著守護客家莊的神明——三官大帝，每逢過節經常偕阿婆一同拜拜，在節日前夕的人潮總是洶湧，而在錫福宮後面的伯公山也相當熱鬧，街坊鄰居向來喜歡在伯公山的榕樹下象棋，即使適逢雨天也會搭起棚子，在裡頭閒聊、歌唱。

「阿文庭是不是又長高啦？」

「是啊，昨天在菜園見面的時候，看起來更高了呢！」

「小孩長得很快，每天看著他們在田野間奔跑、追逐，喔，我們都要老啦。」

「說什麼呢？阿文庭的阿婆可還健朗又年輕呢，我們不也是嗎？快，輪到你下棋了！」

曾文庭落坐在石椅上，腳丫子晃呀晃，靜靜地觀看長輩們在方形石桌上的棋盤，看得似懂非懂。不一會兒，她轉動骨碌的眼珠子，環視四周，目光被眼前高大的老樹攔住。

伯公山周圍幾乎被老樹環繞，榕樹、樟樹還有大葉榕，她記得阿婆曾為她一一介紹過老樹的種類與由來，在長得繁茂的百年老樹下，街坊鄰居一同分享家裡的點心，也許是甜中帶鹹的九層糕、內餡包著蘿蔔、香菇與碎肉的菜包或充斥淡淡花生與芝麻香味的擂茶，老榕樹下承載著每一個楊梅人最樸實卻又溫暖的日常，也見證著客家莊濃厚的歷史與情懷。

當年她未曾預料到，數十年後的將來，廟方為了重建廟宇並擴大空間，而將剷除伯公山珍稀的老樹納入重建計畫中——一旦百年老樹被剷除，也會將楊梅人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的記憶被連根拔起。

後來，當地不僅成立相關組織展開一系列保護楊梅宮廟、老樹的活動，甚至在動工儀式前夕，在伯公山的老樹下舉行一場盛大的森林音樂會，準備客家炒米粉、綠豆稀飯等，吸引近千位的當地與外來的住民一同響應，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抗爭，漫長的護樹行動終於奏效，後來伯公山的老樹依然威風凜凜地扎根於山坡上，巍然屹立。

※

「慫俚去搞水！」

「遽兜、遽兜！佢愛捉魚仔！」

溫潤的薰風輕輕吹動枝桠，窸窣作響。

水光粼粼的溪流上閃爍碧綠的光澤，倒映出蔚藍蒼穹，與一群野孩子光著腳丫子躍入水中的模樣。

溪流清淺而透明，可以將在石縫之間自由穿梭的魚蝦一覽無遺，膝下浸泡在沁涼的溪水裡，放任水流包裹。

曾文庭奮力向友人潑水、為捉螃蟹伺機而動，在被螃蟹夾傷的痛呼之下趕緊將牠放入水桶中，繼續等待下一個「獵物」是她與孩子們在過去的每天最刺激的時刻。

直到即將豔陽高照，曾文庭便將水桶裡的「戰績」全部放回溪流中，再撫平身上的衣服、洗淨沾染汙泥的雙手後再與友人一同有說有笑地返家，每天都玩得不亦樂乎。

「哪家個細人仔在搞水，下背洗衫褲，水當厝糟！」

然而，今天正好遇上街坊鄰居的叔婆們洗衣服，冷不防聽見下游傳來氣急敗壞的叱喝，即使看不見她們的表情，她也想像得到她們呲牙咧嘴的模樣。

曾文庭不知道這一場令人酣醉的夢境什麼時候會來到盡頭，她玩得全身溼透才甘願返家，阿婆趕緊耐心地替她擦拭身子，拽著她的手臂細細打量，生怕遺漏了什麼地方。

曾文庭噤聲不語，悄悄窺望阿婆眉宇緊蹙的神色，任由她不斷叨唸：「恁孤盲喔，搞水搞到潦潦，毋驚冷着？」

雖然乍聽之下言語帶有斥責，但阿婆為曾文庭擦拭的動作未曾停下，還趕緊為她準備一套乾淨的衣裳，並催促她儘快換上。

她現在才曉得，她總是覺得小時候的自己儼然像一個無拘無束的孩子王，她會偷偷越過菜園、攀過矮牆，來到叔公的後院，試圖爬上那棵結滿又大又鮮綠的

芭樂樹，也會與阿賢一同在小樹林間探索時卻驚擾了蜂窩而闖禍，但更多時候她會協助阿婆煮飯、洗衣、澆菜或餵食雞寮裡嗷嗷待哺的小雞——除了她不敢一個人在房裡睡覺之外，她以為自己已經足夠成熟，但原來在阿婆的眼中，她永遠是一個需要疼愛與保護的孩子。

也許對於阿婆而言，每天那一句「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正是她殷切的期待，只希望曾文庭與屋簷下的一家人每天都過得快樂。



「阿文庭，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哦。」

「著啊，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

曾文庭漾起笑意，大聲附和，她正打算與鄰居一同出去玩時被阿婆伸手阻撓，當她困惑抬頭，只見阿婆指了指外頭熾熱灼目的太陽。

「日頭忒烈，在屋下陪阿婆睡當晝，做毋得出去寮。」

看著外頭明亮得無法直視的陽光，她了然地笑一笑，隨後乖順點點頭，最後在阿婆的身旁躺下。

闔上眼眸，她聽得到阿婆胸口的心跳聲，伴隨著盛夏的蟬鳴，溫暖而規律地跳動著。

自從升上小學三年級之後，曾母不允許曾文庭與阿婆一起睡覺，已經到了學習獨立的年紀。但曾文庭總是敵不過恐懼，害怕窗外的幢幢樹影，經常覺得它會變成一頭兇猛的怪物將她吞噬似的。

但只要阿婆在身邊，怪物就不敢吃掉她們。

於是今天也一如既往，她悄悄在一片漆黑的夜裡潛入阿婆的房間，在她輕聲催促下趕緊爬上床鋪，與阿婆睡在一塊兒。即使在這場夢境中，稚嫩的皮囊下是早已不是會害怕夜晚的大人。

直到天幕即將亮起，阿婆輕輕將她搖醒，讓她在曾父與曾母起床前，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偷溜回房間。

與阿婆一起趕鴨、拔雞毛，與共枕入眠的日子數不勝數，她喜歡阿婆、喜歡楊梅，每天也確實如阿婆所說，是歡喜的日子。

只是以成年的目光重拾過去，竟也會多一分感傷的味道。

餘暉下，楊梅鎮被沐浴於晚霞之中，阿婆牽著曾文庭的手，踩著潮濕的路面，夕陽把兩人的影拉得老長，經過阡陌田野，稻穗搖曳，與一個又一個鄰居熱情地打招呼，她卻心不在焉，只是盯著外婆高大的背影，鼻頭忍不住泛酸。

她惦念著方才叔婆們與阿婆的對話。

「等小孩們長大啊，也會一個個離開楊梅，去城市打拚。」

「我們愈來愈老囉，但看著一手拉拔長大的孩子去更大的地方唸書、工作，也是值得驕傲、欣慰的事啊。」

夢境快要來到盡頭了嗎？她禁不住感傷的氣息，那些話像是在提醒她現實身處異鄉，傍晚黏膩的風讓她感到不真實，彷彿現下在夢鄉所建立的一切漸漸地變得虛無飄渺，隨後坍塌，終究會回歸遙遠的彼方，封存在記憶的深處。

她牢牢抓緊帶繭的大掌，而阿婆強而有力地回握，回頭向曾文庭溫柔地笑一笑。

她愣怔地看著阿婆的目光，從中看見自己嬌小卻堅定的身影，眼淚終於滑落臉頰，最後消失在頸間。

阿婆的目光總是深沉而溫暖，足以驅逐她眉眼的陰雨，彷彿在告訴她——

阿文庭，等妳長大以後，有一天會換妳的大手牽著小手，帶著孩子在楊梅聽這裡的鳥鳴，感受這裡的一草一木也體悟溫暖的人物。

不論身在何方，楊梅永遠是妳的歸處。

※

「媽咪，後來呢，後來阿太怎麼啦？」思寧坐在後座，身軀微微傾前，雙手扶在副駕駛座的椅背上。

副駕駛座上，曾文庭看見窗外迅速掠過熟稔的景致，眼神透出深沉的懷念，她微微側過頭，伸手溫柔地拍拍思寧的髮頂，像是在安撫她，也像是在安撫自己。

「後來沒有多久，阿太就跌倒了。」

那是一如既往的早晨，阿婆準備至雞寮餵雞，卻因為沒有跨越門檻而跌倒，讓盛夏的燥熱染上濃重的惆悵，與一絲鹹澀的味道。

當時還年幼的曾文庭第一次感受到眼淚的味道，原來會那麼沉重、那麼苦澀，她不喜歡。

阿婆的傷勢讓她無法走路，開始倚靠輪椅行動，曾文庭每天都會推著輪椅，與阿婆在田野間散散步，或找街坊鄰居說說話。

十歲的她忽然覺得自己已經長得很大、很大了。

過去總是阿婆在身前引領著她前行，插秧、拔草、澆菜、餵食小雞與小鴨，還有在灶房燒柴煮飯，炒米粉、粿條還有聽阿婆如何一邊炒菜、一邊訴說客家人為什麼講究鹹、油、香的家常菜，又或是向阿婆學習一口流利的海陸腔客家話，對於世界的認知始於楊梅這片土地的滋養與灌溉，也來自阿婆的陪伴與疼愛，如今阿婆還在身邊，一串串大小足印卻成為了回憶。

今後由她為阿婆下廚、為她提水澆菜，換她引領著她一步步去見還未見過的景致、走還未走過的來路，她要與她一同歷經萬水千山，而目光永遠有彼此的倒影，有遠方，也有家鄉。

雖然阿婆的雙腿無法動彈，當安排手術後也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復健，但她思緒依然清晰，過去總是阿婆向曾文庭分享趣事，現代倒是她經常向曾文庭提問，而她也會饒富趣味地一一解答。

「阿文庭，今晡日係歡喜个日呢。」

「著啊，但係日頭忒烈了，俾兜在屋下睡當晝吧！」

阿婆的眼睛笑彎如弦月，微微頷首，在曾文庭的哄睡下一同進入夢鄉。孫女倆在床舖上互相依偎，她的小手緊緊包裹著阿婆皺紋遍布的大掌，在歲月的洗禮下依舊厚實而溫暖，她忍不住暗暗期許，將來也要成為阿婆堅毅的倚靠。

※

「我們要到囉。」

汽車駛進牲牲路，搖下車窗，一股青草的芬芳撲鼻而來。

午後的暖陽從枝桠縫隙之間流竄，樹影斑駁，徐風輕輕吹拂，野薑花的淡雅清香撲面而來，彷彿連同記憶裡的鄉下景致也繾綣而來，佔據了曾文庭的眼簾。

曾文庭與丈夫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思寧在前方踩著輕盈的步伐，哼著阿太曾

教她的山歌旋律。儘管許多菜園、平地被一幢幢透天取代，但每個月返家時看見既熟稔又陌生的景致，心湖還是掀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水面上浮現一幕幕過往點滴的倒影……

記憶往往伴隨著時間在流動，也許還免不了悄然無聲地變得模糊或產生變化，但每一次的訴說與傳遞總是會留下什麼，土地上也會再經歷新的愛人、新的景致也有新的故事，亙古不變的是在土地上的熱愛與情懷，在驕傲地向全世界歌頌之前，只是在床舖一隅輕聲地、溫柔地為孩子訴說，看見孩子閃爍微光的眼神，這一刻，已經足夠雋永。

「爸比、媽咪，你們看，煙囪在冒煙了！」

「真的耶，應該是你的阿婆在煮菜了，我們快去幫忙吧。」

瞧見難掩欣喜的思寧，曾文庭忍不住莞爾，與丈夫在左右側各自牽起思寧的小手，一同走進房子裡。

紅瓦屋頂上的煙囪炊煙裊裊，即使老家經過重新裝修、粉刷，經過時間沖刷的斑剝牆面依然有跡可循。

即使每個月定期返家，思寧依舊對於楊梅的萬物感到新奇，強烈的好奇心讓她在楊梅蹦蹦跳跳、四處探險，也躍躍欲試地與街坊鄰居的爺爺、奶奶們一同下田插秧。

老家已經不再像過去養著那麼多家畜，農舍也沒有無數小雞、小鴨時來得吵鬧，但當曾文庭深藏於心口的回憶被傾倒了出來——在思寧未真正活過的年代，卻會因為生於同一片土地、說著同樣的語言，也因有相同的輪廓而變得鮮活起來。

也許有一天，當思寧成年後選擇在都市求職，在夜深人靜的夜裡，一盞鵝黃的檯燈會模糊她的目光，讓她暫時遠離塵世喧囂、倉促的步調，只為在家鄉守候的愛人、為熱騰騰的家常菜，以及為那聲溫柔卻鏗鏘有力的「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哦」而熱淚盈眶。

思寧輕輕抓起曾文庭的衣角，雀躍地說，她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向阿太分享，昨晚她夢見了自己回到媽咪的童年，與媽咪一同在楊梅玩耍的時光。

曾文庭微微一怔，隨後不自覺笑了出來。

無論在家鄉或遙遠的彼方，曾文庭相信有一天，思寧也會為這片土地——為楊梅的每一個愛人牢牢記住每個片刻、每個模樣，即使四季更迭、物換星移，時間為這片土地帶來不一樣的風貌、習慣和生活，也會始終因記憶與情感的連結，而傳承著來自客家的濃厚氣息，哪怕遙遠卻不曾遠去，這份質樸與溫暖早已扎根在每個人的心中，不論身在何方，永遠心手相連。

走進客廳，與長輩、兄弟姊妹在客廳互相打招呼後，他們穿越長廊，在灶房終於看見最熟稔也最想念的身影。

大灶在旺盛的柴火之上蒸騰著熱氣，鹹香的豬肉撲鼻而來，曾文庭彷彿看見坐在小板凳前為大灶添柴的嬌小的自己，柴火嘩啵作響，火光把她圓潤的臉頰映

襯得紅撲撲，而阿婆總是會在掀起鍋蓋後，悄悄地將一口熱騰騰的豬肉送入她的口中。

曾文庭靜靜地看著阿太拄著拐杖，在曾母的攙扶下將冰箱中冷藏的楊梅汁置於拖盤上，她的心口鼓噪，如盛夏喧囂的蟬鳴，也如每一次阿婆擁她入懷時所聽見的強而有力的心跳。

「媽、阿婆，我們回來了。」曾文庭的嗓音流露一絲顫音，想起昨晚身歷其境的夢境，夢裡的阿婆與現在的輪廓漸漸地重疊，不禁揚起微笑，眼眶微微泛紅。

「阿婆、阿太！」

「媽說，知道你們要回來，一定要為自己的孫女做楊梅汁。」曾母無奈地笑了笑，搖了搖首，目光裡卻盡是溫柔的柔波。

思寧向前輕輕擁抱已經年邁、白髮蒼蒼的老人，只見她伸出微微發顫的大掌，揉了揉思寧的髮頂，徐緩地說：

「你們回來啦？阿思寧，上小學好不好玩？」

思寧大力頷首，笑得燦爛，「嗯，很好玩！」

「這樣啊，都係歡喜个日仔呢。」

「著呀，阿太，係歡喜个日仔！」

在灶房承載著無數曾文庭與阿婆的回憶，阿婆也時常在生火煮飯時與她分享客家故事，白霧升騰，模糊了阿婆的臉龐，卻又逐漸在她目光中清晰。在霧中描摹的是她的愛人，她的歸屬。

是啊，歡喜的一天正要開始。

※

「媽，生日快樂！」

「阿太，生日快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阿婆，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一家人在圓桌上乾杯、祝福，為阿婆的八十五歲生日慶生，桌面上的菜餚香氣四溢，人與人之間肩挨著肩，充斥歡聲笑語，當吹熄蛋糕上的蠟燭後，阿賢提

醒阿婆許下三個願望，在座的家人紛紛鼓掌、拍照，期待著阿婆開口許願。

阿婆不禁笑得燦爛，白花的頭髮下是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緩慢地環視著在座每一個人，當曾文庭感受到阿婆投來溫柔的視線，她也忍不住回以一笑，心口柔軟了幾分。

半晌，阿婆的雙手交握，十指相扣，像是過往虔誠地在錫福宮的三官大帝前許一家人平安一樣。她說得緩慢，嗓音卻鏗鏘有力：

「今晡日、天光日，還有……未來個日仔，都係歡喜個日仔。」

語落的瞬間，眾人再次鼓掌，氣氛高昂，一同附和。

「著啊！健健康康、快快樂樂，也歡歡喜喜地過每一天。」

「今天、明天還有每一天，阿婆這樣算一次許了三個願望嗎？」

「阿賢叔，你少破壞氣氛！」

「我們來乾杯吧！」曾母稍稍起身，舉起楊梅汁，高昂地喊道：「今晡日、天光日，還有未來個日仔，都係歡喜個日仔！」

「乾杯，係歡喜個日仔！」

「都係歡喜個日仔，乾杯——」

眾人紛紛高舉楊梅汁，輕輕碰杯而碰撞出清脆的聲響，冰涼的水珠從杯緣滑落，杯中豔紅色的液體搖晃，襯著燈光，好似閃爍熠熠生輝的光芒。

阿婆的笑意漸深，眸光閃爍，眼尾染上了淚花。

曾文庭忍不住站起身子，來到阿婆的身旁，伸手為她擦拭潮濕的眼尾，指尖染上盈盈淚光，隨後張手擁抱了她。

她終於懂得「今晡日係歡喜個日仔」不只是單純的祝福，更是一直以來聯繫著家人之間的一扇窗——哪怕彼此相隔遙遠，也因這份來自家鄉的祝願而心扉相鄰。

「阿婆，今晡日係歡喜個日仔哦。」

半夜出月光

夏意淳

范達跟著阿婆走過村裡的糯米橋，阿婆突然興奮的要他抬頭。

糯米橋上方山林之中，有一兩朵油桐花在林間正微微綻放。

「等四月這兜嫩葉完全打開，轉深綠色，就會開雪白色个桐花，滿山个桐花。」阿婆用雙手作簷擋著日光笑嘻嘻地說。

范達記得父親講過，家鄉國姓南港村三月舉行過鹿神祭之後，接下來就是他們北港村桐花要開，季節果然不會騙人。

今年家裡枇杷大豐收，春天至今家裡都感染到父親的興奮，即便只有一兩朵油桐花，范達也看得滿心喜氣。

—

剛放學，范達才一腳踏進前院，就聽到男人的咆哮聲，待他推門而入，看見兩個年輕的警察一臉無奈的坐著，一個背影魁武的男人正指著他父親鼻子破口大罵：

「你們這是私闖民宅知道嗎？我要告你！」

范達推門的啞啞聲驚醒了眾人，發聲的那人停了話，跟在旁邊的女孩回過身，他與那人突地四眼相對，那淡默的眉目，范達一眼認出——是鄰家的女兒彭瑾。

范達家住的是小村，國小時同學是誰誰家的孩子，皆能說出個來由。范達與同齡的瑾從小就知道彼此，但因為大人們的事，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莫名的隔閡。存在在相鄰的兩家之間，那些時隱時顯的緊繃都是來自土地的糾紛。

瑾的父親一直以來就喜歡在院子廣植樹木，但沒個章法，成長快速的樹種讓院子很快蔚為一片小樹林。

關鍵是那幾棵黑板樹。

瑾家在後院種的四棵黑板樹，全都是貼著范達家的圍牆種，短短幾年樹就迅速長大，突出的樹根橫著長，淺根隆起，竄破地基，不僅在圍牆牆壁造成裂痕，而且白蟻滋生爬進到屋裡。

范達家後院和瑾家相鄰的一邊，本來是草地，後來幾乎全被亂竄的樹根戳得亂七八糟。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黑板樹竄根破壞水溝，阻塞到排水管。每到雨季，雨後的後院都會積水。

范達進門，客廳裡爭吵瞬間被他打斷，罵聲突然停止，一瞬懸宕。

「毋好爭論，大家坐下來好好講。」阿婆趁隙站起來大聲說。

聽阿婆說完，父親板著一張臉站了起來。

「我會去申請鑑界，讓你清楚樹是長在誰家的土地上。」父親怒著一雙眼。

一旁的警察這時趁機站起來打圓場：「那就這樣，等鑑界之後再說。」

眾人不歡而散。

原來是因為那天早上，父親請工人整理兩家之間堵塞的水管，工人為了方便，跨進瑾家院子清理落葉，挖出水管，瑾的父親猛地衝出，劈頭大罵，隨即報警。

「逐日總係知謬人吵鬧，實在得人惱。」將警察送出門後，阿婆忿忿的說。

門關上之後，父親坐下跟范達說，其實瑾家侵占他們家一小部分土地。

「只是我們較晚搬來，牆已經築好，我跟你媽就想算了。」父親說著一邊拿筆在報紙上畫了個大概讓他了解。

一直以來，瑾家的樹枝葉野偉伸展，落葉成災，范達家屢次抗議不成，父親有時偷偷剪去一些枝桠，惹得瑾家不悅，且不過數日，新葉又重生，絲毫無損。看似沒什麼的爭吵，日積月累的結果，就像小小的針頭，被時間越埋越深。

「氣死驗無傷，佢性情古怪，動啊著就變面。」阿婆叫父親要冷靜下來。

「我會去申請鑑界啦！」父親說完就去果園了。

那天下午突然颳起風。

范達正在溫書，空氣裡突然漫進花香，是阿婆種的桂花，隱隱約約的甜。他從窗戶望出去的天空，是晶深的湛藍，像鏡子般映著陽光，他心裡有些靜靜的躍然，一掃早上的不快。

「來做水晶餃吃怎麼樣？家裡剛好有絞肉。」母親在門外高聲問他。  
母親要他去請阿婆進廚房，她正在院子曬被單。

「快點啦，阿婆！」他直推著阿婆走。

「講著有好食，尾都會走直。」阿婆笑著說。

母親將地瓜粉和著開水攪拌，攪和的程度全憑經驗手感，麵團揉好後擀成條狀，再切成棉花糖般的小麵塊。阿婆在一旁拌餡，絞肉放入少許油蔥提味，餡料香氣十足。

煮好盛碗後，母親在湯上灑上芹菜珠，入味的水晶餃愈嚼愈有味。

母親特別為阿婆捏了幾個薄皮的，煮爛些，阿婆牙口不好。然後母親將其他包好的水晶餃先煮15分鐘，撈起來之後迅速泡水冷卻，加一點油潤滑防沾黏，放入冰箱冷藏。

「傍晚你爸從果園回來再煮給他吃。」

范達念小五時，父親從工廠辭職，貸款買了一塊地，開始種起枇杷。

「枇杷是水果頭，價錢很不錯啊。」父親一向樂觀。

父親種的是喚作茂木的新品種，果核小，皮薄好剝，果肉肥厚，柔軟且多汁。

范達的父親有一張溫吞的圓臉，很少生氣，他喜歡用大菜刀幫一家人削蘋果，微弓著背，專心站在水槽旁邊，肚子擠出一圈肉，眯著眼削落的果皮連成一氣，如緞帶一般，彎彎曲曲的一長串，他說這樣削出來的蘋果吃起來特別脆甜。

但自從種枇杷以後，父親常悶著臉發呆，工作過於疲累，手中的水杯也拿得危危顫顫的，那些枇杷本應該是香甜的，但因著季節雨水與蟲害，他們一家人似乎先嚐到一嘴苦。

「敢做牛，毋驚無犁拖。」阿婆總這樣鼓勵著父親。

范達自小吃，特別是面對陌生人的時候，說話總是常有停頓，那些話語在他腦海的迴路中相互纏繞，雖然不時閃動電光，但短暫火花一過，本來斷續建構出的場景就整個暗掉，像一隻誤闖進房間的鳥，找不到出口，東衝西撞，最後好不容易找到出口，但對話的那人已經離開，他口中的鳥兒，終究哪兒也去不了，只留下振翅聲，在心中絮語不斷。

「大格雞慢啼。」阿婆常這樣安慰憂心的母親。

「毋聲就毋聲，一聲就打爛甕。」阿婆又說等他長大一定有出息。

阿婆總是鼓勵一家人，軟語軟心特別好聽。

范達喜歡畫畫，房間裡到處都是顏料。有一次他在房裡打死一隻爬進調色盤的蟑螂，結果牠身體流出紫色的體液，當時調色盤中並沒有紫色的顏料。

「所以牠肚子裡的紫色應該是紅色和藍色混合成的吧？」他一臉狐疑。

「歸屋間個書四四散散，佢希望做得收擎來。」阿婆只笑著說他房間太亂。

阿婆常去廟口的冰果室跟人聊天，母親便會讓他陪阿婆走去，有時天太熱，他為阿婆撐著傘，自己半邊身炙著曬，汗水穿過袖口，低落在地，滋一聲，滲入柏油路的毛細孔，半點不留痕跡。

好在路不遠，冰果室的老風扇轟隆隆的，閒散的涼風聊勝於無，刨冰機不時便颯颯有聲的刨出細碎的冰花，讓人光望著，心底也涼了三分。

有時阿婆會買母親愛吃的臭豆腐，讓范達快先拿回家給母親嚐。

「愛趕燒食，冷忒就變硬了。」阿婆說。

那油和醬汁浸透了紙袋和塑膠袋，幾乎要滴下來，他怕手裡的東西涼了，一路快走。直到看著母親吃得心滿意足，他再慢慢晃回去接阿婆回來。

後來他長高些會踩腳踏車了，便會載著阿婆到處晃。

「天氣恁好，風溜溜仔，出去行行啊人會較鬆爽。」阿婆會主動邀他出門。

半山腰的山村天氣本就多變，有時初秋就颳起冷風，幾片不堪摧殘的落葉，被風從巷口一路吹到巷尾。偶爾，陽光從低低壓在地平線上的雲層中探出，照射在他們祖孫頭上，款暖的，讓他忍不住閉上眼，仰面朝著太陽的方向，享受些許溫暖。

有時天空翻臉讓人措手不及，往往突來一陣驟雨，讓走避不及的他們，霎時一頭一臉的濕，范達會把外套張開護住阿婆的頭，兩人正懊惱著進退時，雨突然停了，原本頭上的那片烏雲，已若無其事飄走。

「天時陣寒陣熱，盡難料想！」阿婆雖也狼狽，但也不大驚小怪的。

「出門一蕊花，轉屋一條瓜。」

阿婆轉頭看著范達頭髮水滴答答的，再低頭看看她自己，忍不住笑起來。像這樣乍暖還寒的記憶，他和阿婆一起記得許多。

范達從國一開始喜歡收集地圖，各種奇怪的分布圖，普通地圖或主題地圖，古地圖或現代地圖，他總感覺這世界的千言萬語都濃縮進一張張地圖裡，那些都是他未來可能的遠方。他閒時便仔細讀著地圖，預習著自己的未來。

某天，他幫著阿婆在後院曬豆仔乾，一邊興奮的說著自己好不容易買到的古航海圖，不久就要寄來了。

「拗蠻有意思——」阿婆眯著老花眼邊抖弄著豆仔乾說。

「頭擺客家人，有盡多人坐洋船去南洋打天下。」阿婆閒閒說起，家裡長輩也有很多是到世界到處去討生活，她娘家就有三四個遠親在麻六甲，有個沒見過面的伯公也住在澳洲，孀婆的兒子則在巴西開餐廳。

「伯婆厥爹個頭路係行船，去過當多地方。」阿婆扳著手指頭數給他聽。

聽來出國也不是多難的事，他們客家人早就世代習慣到處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不管遠方有多遠。范達靜靜聽著阿婆說，感覺自己心裡有張隱隱的風帆似乎已經被風漲滿。

「不管流浪到哪，老了就想轉去家鄉。」阿婆話鋒一轉，悠悠的下了結論。

豆仔乾鋪滿篾墊，陽光照在阿婆深深的皺紋裡，光影幽深。此刻，世界彷彿正在他們祖孫的對話裡中神祕的穿過。

## 二

有時候在學校，范達會碰見瑾。

國小有一次上烹飪課包水餃，他們兩人的班級合班上課，他就在瑾隔壁的一組。一小堆人圍著窄小的水槽，刀子清脆切過洋蔥，削皮刀啪搭啪搭碰上蘿蔔，他異常專注，空無中放大的微小聲響紛亂亂，像搬演出來的世界。瑾連一眼也不看他，只見瑾把一塊餃子皮放在手心中，撥了一小坨肉餡到皮上，另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一捏，就把皮的邊緣摺在一起，她邊轉著手心的餃子，邊摺皮邊，讓摺痕一個挨著一個，形成明顯的螺旋狀，不久手心上赫然是一個完美的成品。范達自己完成的餃子則斜歪著，皮肉開綻，心有餘而力不足，微微尷尬地被放在盤子上。

那是國小時兩人唯一一次站在一起。

在那天的客廳的爭執中，他發現上國中後的瑾長高了不少。鑑界之前，父親先申請出地籍圖給一家人看。

從地籍圖上看，瑾家的所有地緊鄰他家的邊牆突出一個長條，父親說這即是侵占的部分，約可站七八個人的面積。

鑑界那天，范達從房間往下看，好像自己正身處在某事的邊緣，瑾家的院子比平常看起來更不真實。

測量完成之後，鑑界人員在界線點上噴上紅漆，向兩家說明瑾家越界的面積範圍，約長六公尺的一個窄長形，並打下一個樁，瑾的父親斂手聽著，難得的安靜。

事實就像父親講的，瑾的父親沉默的分攤了鑑界的費用，沒有道歉，也不提剪樹的事，似乎也無意重新移動圍牆。

父親仍是一貫的息事寧人，只稍稍剪去一些長過牆來的粗枝幹。其實范達並不真的討厭瑾家父女。

從他二樓的房間可以看到瑾家院子，院子地面上總散落著鏟子、鶴嘴鋤和斧頭，所有工具都很陳舊，木製把柄因為被經常使用，顯出的色澤深沉，特別顯眼。瑾父親揮動鋤頭時，被手勢擦過的空氣邊緣留下的任何一絲漩渦或擾動，氣壓、撕裂痕或逆向渦流，俯瞰的范達似乎都能如實接收，無事的下午，他倚在窗邊，眼光專注在瑾父親的揮鋤疾行，無聊的時光便如此默默流過。

彷彿是世襲來的對峙，他和瑾兩人從小學到國中沒真的面對面說過話。鑑界的事情過後，不久，學校開始放連假。

騎車到處晃時，他經過瑾家的小鐵工廠，就在離家不遠的小路上。

她家工廠旁邊有一個滿是泥濘又散發出臭味的小魚池，裡面的木樁上長滿青苔。他曾看到池塘一隅漂浮著紅色腐鏽的淤水處，有隻螳螂正在捕食水黽。廠房右邊草叢繁盛茂密，密實完整的蜘蛛網掛在花草間晶瑩閃亮，即使隔著一段距離都清晰可見。

那天他也不知要去哪裡，索性沿著鐵工廠四周繞著圈，偶爾便往工廠裡面瞥一兩眼。

工廠裡面不斷發出敲鐵板的聲音，瑾的父親戴著鐵面罩正在焊接些什麼，瑾在工廠的鐵桌上看著書。他父親突然脫下面罩，對瑾說了些什麼，臉上瞬間露出孩子氣的微笑，那微笑亮在他蠟白的臉上，讓范達感覺很陌生。

不多時，瑾的父親繼續戴上鐵面罩工作，在他手下不時有間歇火花濺起。午後寂寥的陽光把周遭草木的影子拉得長長的，靜默的空氣，鐵工廠的屋頂在夏季塵埃的瀰漫下，染上一層灰黯，風來，空有一股蠻勁，吹不動什麼。

他突然想起，阿婆曾說過瑾的母親跟別的男人跑了，正專心想著這事時，迎面上有兩輛摩托車和汽車併行。經過范達身邊時沒有減速，他車龍頭一歪，沒躲開，連人帶車摔到路邊廢棄的石堆上，腳踏車先是撞到的手肘，然後是膝蓋，最後壓在他的腳面上，他的手臂被尖銳的石頭劃過，瞬時鮮血滴滴溜下。

闖禍的大小兩輛車皆已揚塵而去。

他一時自己站不起來，耳邊先是聽到瑾的尖叫聲，然後是她父親匆匆跑過來，一把將范達抱起往不遠處的診所去，瑾搗著團衛生紙壓著他手臂的血口一路跟著。

范達一路顛躓，沒有吭聲，許是剛被嚇到，相對之下，傷口好像也沒那麼痛。

醫生細心的為他處理手臂和膝蓋的傷口，剛好都是關節轉彎處，有些皺褶處難以完全上到藥，醫生說有些淺，有些深，是參差的傷口，棉花棒移到手臂的傷口搗抹了兩下，才發現手臂傷口是一條深溝。要縫耶，醫生皺眉頭說。

還在縫時，母親已接到通知匆匆趕到。范達在診療間偷覷，母親嘴角下垂，鼻子到嘴邊的紋路明顯，表情仍有驚魂未定，他覺得很慚愧。

他發現瑾和她父親已經悄悄離開。

打完一針破傷風之後，剛出診所，路邊突然有人放鞭炮，一陣轟然的碎裂聲裡，開出了細碎明亮的火花，嚇了眾人一跳。

回到家，范達將瑾父親幫忙的事情說了，家裡人聽完突然一陣靜默，好似不知如何應對，許是上次瑾父親來家中那粗暴的畫面仍然鮮明。

「半夜出月亮——」阿婆先開口，她說沒想到瑾的父親是個好人。

天還亮著，但因為受到驚嚇，家裡提早吃完晚飯，飯桌上一片安靜。

范達回到房間時，夜幕已經完全降臨，但窗外路燈尚未亮起，此刻，月亮還沒出現，而太陽已經完全西沉，無邊界的黑暗沉沉落下。

「天光朝晨去糶糯米來打粿仔。」他聽到門外阿婆正交代著母親。

那天正是滿月，從他窗戶向下望，月光斜斜地射入瑾家的庭院，冷冷的青白月光迤邐在盛開的三色堇及樹下叢生的雜草上，整個庭院泛著懾人的金屬光澤。

第二天下午，母親要范達帶著阿婆做的艾粿送去瑾家當謝禮。他小心翼翼的將新買的航海圖用包裝紙包好，放進牛皮紙袋。

他雖覺難為情，但也是硬著頭皮去敲門，是瑾來開門，她一臉驚訝。

「這是……我媽……嗯……要送你……們吃的，謝謝……你們那……那天幫我！」

重要時刻，范達的口吃又開始發作，他吃力地說完後，一臉漲紅至耳根，他自行將還熱燙的塑膠袋遞給瑾的右手，然後再將牛皮紙袋掛在瑾的左手。

一陣匆忙後，他馬上就離開，但想到什麼又回頭。

「我阿婆……：：：趁熱吃！還有……：：：那張地……：：：圖送你。」一說完，他馬上快步走回家，一直到把家門關上，心裡都還惴惴的，一時無法馬上平靜。

### 三

范達考高中那年，夏天一開始，早晨的霧潮得幾乎要凝成水滴，瑾家的樹葉掉落到他家牆邊，一層層堆疊，散發出水味濃厚的腐朽氣，母親每日總要掃一兩回，但那樹頂梢葉子長得更密，下雨時，不時落下兩滴，院子牆邊地總是濕滑。

某天大家正在看電視，天空昏暗起來，瞬間飄起雨，母親想起還有一籮菜乾放在院子牆邊，怕被雨潑到，父親趕忙起身出去收。才不過幾秒鐘，突然傳來啊一聲，快步的父親一腳滑倒，本未濕透的菜乾全部被打翻在地，父親忍著痛，撐著腿進家門，不多久腳踝瘀青浮腫，烏烏紫紫一片，阿婆用藥酒加熱敷慢慢揉散，才略為消腫，似乎沒傷到筋骨，只是痛。

「真是壞鄰居啊！」連脾氣好的母親也抱怨起來。

那年氣候異常，先是忽冷忽熱，然後七月連續豪雨，八月則是甚於往常的酷熱，讓枇杷枝梢養分無法適當平衡，枇杷的花芽無法形成。果園的損失高達七成，肥料與貸款的利息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

那是艱難的一年。

但父親並沒有放棄果園，決定努力到底。他整日在果園勞動，吃不好也睡不好。即便無言，范達也能從父親的身軀感覺到那些漫溢出來的，深沉的疲累感。

父親幾乎都沒怎麼休息，這讓母親憂心忡忡，但又不敢勸，只能跟阿婆說。

「這儕人當硬頸，毋聽人講。」阿婆嘆說父親很固執。

「乞食仔也有三年好運！」阿婆轉而安慰母親，好運終會到來。

清明的時候，范達幫母親殺雞，他先拿出已先盛入半碗米的碗，遞給母親，然後幫忙按住雞身，雞頸子被母親割破後，流下的血液注入碗中與米融混，在他手下，雞身一抽一抽的抖動，仍帶著體溫，讓他驚心。

學校功課漸漸繁重，盛夏燥熱，空氣將沸未沸，范達一放學回到房間，馬上將頭上的電扇開到高速，電扇嗡嗡轉動得很快，葉片看起來彷彿會從天花板上飛出去，馬達聲切過空氣，他感覺整個世界都在搖晃。那樣熱的天，枇杷園仍有做不完的事，想像父親在園裡工作，熾熱皮膚發出的蒸氣，范達恨不得自己能一夕長大。

過了幾天，他陪母親悄悄去街上銀樓變賣了一些金飾。

他的房間窗戶向東，有時滿月的光輝直直地射入房間，冷冷的青白月光總讓他想起枇杷樹開的白花，還有父親汗濕的白衣。他腦海中突然想起，有次阿婆與人聊天晚了，回家的半路上，突然停電，路燈都滅了，他們摸黑從冰果室回家，沉著氣走了不久，月亮突然從雲裡出現，瞬時清亮月光照明小路。

「哎，冇想到的，半夜出月光了！」阿婆那時高興地說。

此時看著窗外月色無邊，他多麼希望枇杷園也能迎到半夜出月光的那一刻。

也許那陣子天太熱，也許是家中不時瀰漫著沉重如鉛的靜寂，阿婆有天說她心臟不太舒服。家中的車被父母親開去農會，范達揹起阿婆就往診所去。

快到冰果室時，他們在巷口遇到阿婆的姊妹伴李姨婆。姨婆灰棕色的額頭滿是肉褶，臉上佈滿深淺的老人斑，眼袋周圍是一圈漩渦狀皺紋，她坐在小板凳上，似乎也沒力氣走過來問候阿婆，她嘴裡含著一口水，含糊的向范達點個頭，眼神灰澹，難掩疲倦，應是照顧家裡臥床的先生一夜沒睡吧。他每次經過這裡，總依稀聞到屋裡角落裡散發出來的枯槁氣味。今天不知怎地，那氣味讓他更為害怕，他把阿婆揹得緊緊的，加快腳步往診所去。

醫生說阿婆只是輕微中暑，身體較為衰弱，打了點滴，拿些藥就讓他們回去。范達又將阿婆揹了回來。

阿婆伏在他的背上，他嗅到阿婆衣服上散發出濃烈的樟腦油氣味，心裡湧起一股複雜的浮盪。阿婆無力地將臉軟垂在他的後頸窩裡，似乎想說什麼又沒說，阿婆一路安靜，讓他心裡更生出莫名的志忑。

回家後，他將阿婆安置在床上，再將房裡的窗簾拉開了半幅，黃昏的陽光流瀉進來。

他去絞來熱毛巾給阿婆擦臉，眼眶忍不住盈水。

「毋怕！」阿婆拍拍他的手。

「毋怕！」他鼻子酸酸的，但仍轉手拍回去，用力微笑著說。

父母親不久回來，母親馬上去煮了一小鍋稀飯，父親小心翼翼端過來。

阿婆看見父親來，露出了虛弱的笑容。

「無介嘍嘍婆，頂頂無。」自小喪父的父親輕輕撫拍著阿婆的手，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范達站在一旁仔細將稀飯攪冷。

母親連燉了幾日雞湯給阿婆補身，她才漸漸恢復紅潤。

幾天後的下午，天有點灰，他陪阿婆在簷下乘涼，兩人朝著瑾家一片蒼鬱的後院看。

瑾家的後院亂種的那些樹都特別茂盛，他突然想起父親昨晚吃飯時有感而發說，若是家裡的枇杷樹能長得像瑾家的後院那些樹就好了。

瑾的父親對於植物似乎有種特殊的理解，不管種什麼都長得好。

有時他從二樓房間望著瑾家院子一角結實累累的檸檬樹，他心裡常想：也許不想收成的土地反而長得好，就像瑾家的院子。

范達高一暑假開始時，國姓連續迎來了幾個颱風，大雨不斷，期間又突來一陣地震，大家心裡都有點不安，最大的一個颱風來時，鄉裡有多條產業道路出現崩塌災情，父親回來說說村頭那邊的道路出現長達150公尺的邊坡路段，嚴重塌陷。路面落差有2層樓那麼高，道路邊坡還有黃水不斷流出，父親正從那邊回到家，驚魂未定：「怕是會走山啊！」

家中四人正說著雨勢，突然有人急急敲門，范達去開了門，眼前赫然出現瑾焦急的臉：「請問可以借我摩托車嗎？我爸在草屯附近出車禍了。」

父親跟著出來看，一聽到馬上說：「來，我開車載妳去。」  
父親一邊回頭交代范達照顧好家裡，隨即帶著瑾匆匆出了門。

暴雨如注，閃電疾疾。范達坐在客廳，稍一閉上眼睛，便感覺轉瞬即逝的強光在自己的視網膜留下青紫色的幻覺，像蜿蜒的毛細血管。

母親和阿婆正在廚房煮飯，突然一陣劇雷劈下，在屋子正上方洪聲震動，後院傳來一陣吱嘎匡咚的聲音。

三人慌忙望向後院，眼前的光景讓他們驚嚇得說不出話。瑾家院子裡最大棵的黑板樹被雷劈斷一大截，半邊倒向瑾家房子方向，她家屋頂被砸破一大片，迸裂的碎瓦四處噴濺。

還好他們沒人在家啊，母親低聲地自言自語。

范達家被震動波及，屋裡一些杯子破了，茶壺滾在地板上，剛洗好的餐具也碎了幾個，小小的亂。

半晌，三人才從驚慌中勉強恢復鎮定，開始撿拾地上杯盤碎片，將茶壺擺回原位。外面雨仍下著，其他斷幹樹枝沒有大礙。母親先打電話給村長，村長說會連絡公所和消防隊，要他們先遠離現場，維持原狀就好。

到了下午，父親才回到家，說瑾的父親已經被送到醫院。

「是對方超速，警察已經在處理了。」

瑾的父親手腳都有重傷，但沒有生命危險。

父親在前院已遠遠看見瑾家房子的慘狀，雖然危險，但也只能靜待大雨停歇。  
瑾父親出院，屋子修復，那都是一個月後的事了。

大雨之後，土地濕度太高，父親的枇杷樹有一部分染了病。父親不想噴農藥壞了土地，到處急著問人。後來有人教說用噴槍燒樹頭，溫度高，病菌就會被燒掉。父親問清楚方法，回去馬上試看看。但第一次沒經驗，下手太猛，燒過頭，傷了樹心，過兩天，整棵枇杷樹的葉子就開始枯掉，不多久樹就死了。後來父親再去把細節問得更詳細，下手小心斟酌，果然有效，只是怕死灰復燃，要天天不斷檢查，但總算度過第一次病害。

瑾父親後來請人把院子裡的幾棵大樹整個拔除，在原本的根洞裡填滿土，跟范達家商量後，把舊圍牆打掉，新圍牆縮移了幾公分，把侵占的面積還給范達家。

不久范達發現瑾父親在院子新種了兩排玉米，幾棵桂花和樹蘭。低低矮矮楞著頭的玉米植株，跟以前的黑板樹一比，就像一群娃娃兵一樣。

風雨過後，好像天都晴了。

瑾家院子的濃蔭淡去，圍牆兩邊乾爽，地面變得光潔好走。

那次大雨後，整個秋天都沒再下雨，父親的枇杷果粒雖較往年縮水，但渾圓飽滿，滿是絨毛，果肉也因果粒飽滿成熟，風味佳，甜度高，價錢非常好。

范達家終於嚐到甜美的果實。

那年過年前，父親跟母親商量說想請瑾家父女來家裡吃飯。

阿婆很興奮，開始想著要多準備些什麼菜，每天都有新想法。

除夕前阿婆先讓范達拿了一堆食物去送給瑾家：各式菜乾，甜鹹板，一付曬到出油而且漂亮的豬膽肝。他兩隻手掛得滿滿的。

「這些都是我阿婆要送你們吃的，太重了，我幫妳拿進去。」范達站在瑾面前一口氣流暢地說完，發現自己語氣有點太過亢奮，心中隨即湧起無處躲藏的羞澀感。

瑾領著他進去，經過客廳時，他眼尖的發現自己送的那張世界航海圖，經過簡易裱裝後，就掛在客廳最顯眼的牆上，心裡有一陣輕輕的震盪。

他將東西擺上廚房桌上，事情完了，兩人之間有一瞬停滯的尷尬。

「要不到院子看看？我爸今年種的果樹長得不錯——而且都有修剪喔！」說完，瑾臉上浮現一絲緋紅。范達不好意思說自己常在二樓偷看，參觀時頻頻稱讚。

那天他從瑾家帶回一大袋小番茄和幾個檸檬。

晚上，他陪母親一起去街上買東西。快過年了，街道上有一股隱隱的生氣，靜中有動。夜晚的燈光，雖稱不上輝煌，但每一點光都有落處，照著物映著人，沒一盞是虛設。

日子就像受過一番清洗似的，再跨過年這一步，一切即將塵埃落定。

離了鬧區，回家的路上，無星無月，黯淡的路燈每隔一段路才有一盞。母親坐在機車後面抱怨說：路真暗。

「半夜出月光，那也說不定囉！」他對母親說起阿婆的話，眼下或許無月，但或許過了夜半，便有皎潔的月光悄然出現。

不知怎地，他今天心情很好。

瑾家父女初三來家裡作客那天，月雖未圓，但因著無雲，天空特別清朗。

「夾來食，毋好細意啲。」阿婆親切勸食。

范達誤喝了一口高粱，又偷喝一口紹興，不多時便有些暈了。

他一覺醒來，已是睡在自己的床上，身上蓋著薄被，門外滲進酒菜濃甜的香。月光透過窗簾，正照在他的臉上，清涼如水。他心裡很安寧，看著窗簾上的光影，什麼都不去想。他迷迷糊糊之中，聽到父親和瑾的父親在院埕說著種植，叨叨說個沒完。他本想用聽聽另一邊，母親阿婆和瑾說些什麼，但腦中一片霧濛濛。

月光又移近了一些，他感覺著自己像躺在水裡似的，又翻了個身，不一會兒沉沉睡去。



首獎〈飛過冬季的海〉毋庸置疑的，用人類跟鳥類、精神跟宗教、生與死，自然界的彼消我長來比喻相生相剋、平衡又對立的天人永恆對抗，寓意深遠，發人省思。

生動的筆觸跟隱喻，恰恰化解所有對立背後隱含的深沉絕望，又在全文中佈滿燕子跟阿天哥對於未來、延續和諒解的深層大意。衝突跟覺醒成為整篇文章不斷重擊讀者的情感體驗，一次次被打擊又激勵振作。

文字富有生動的畫面感，情感營造細膩不做作。不管是改編成戲劇或是繪本，都會有不同年齡層的體會。

優選〈掘〉把神祇人格化，進而抒發天地人存在主義的精神。

文字精萃、精準且幹練，靶靶中準心的闡述伯公之於客家的神格、人格上綱下限的抒發。

筆尖在冷冽跟熱情之間交錯，有形、無形中靈活互換，顯見筆者對於客家生活與伯公之間的氣息密切貼近，抒發進退有致。偶有艱澀難懂寓意需要反覆閱讀始能得知其中奧義，造成跟讀者之間的距離，但不失為一個好作品。

佳作〈今晡日係歡喜个日仔〉溫柔療癒的書寫與楊梅外婆的生活種種，巧妙揉合楊梅地名與楊梅汁的記憶讓全文帶有芬芳的酸甜印記。

書寫童年記憶靈活生動，切中主題意識，把家鄉歸屬的心情緩緩釋放在文字之間。遠方跟家鄉之間的距離，也在一幀幀活靈活現描述外婆家場景的畫面加上溫馨情感中闡述出來。

作為小說作品，在如此濃重的氛圍中，增加情節跟人物之間情感連結的衝突性，挖深故事背後的情感連結，會讓整篇作品更具深度。

佳作〈客家語測驗〉生動、活潑、可愛的描述高中生參加一場客家語測試的過程，但其實背後要說的是男孩跟父親、母親之間的情感流動。

書寫場景時空進退有度，情感流暢，親子之間的愛與疏離，恰如其分。學習父親母語的男孩，企望透過客語考試拉起和父親之間的聯繫橋樑，佈局不華麗取寵，平穩的娓娓道出男孩的失落、企望和種種內心印象。

文間穿梭的對白簡潔富有生活感，不拉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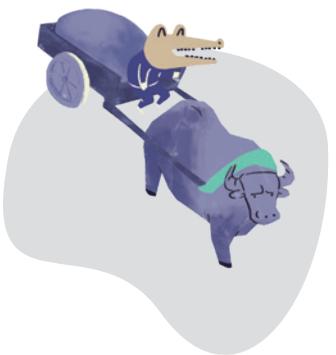
文末母親出現把整篇醞釀男孩期待父親出現的情感一下子摧毀。

原來，實際上，對父親的出現是渴望，跟母親之間現實流動的情感才是真實。神來一筆，巧妙發人省思。

佳作〈半夜出月光〉用一堵圍牆巧妙的書寫兩戶人家的互動，從衝突到諒解，手法流暢自然，情感切入真切動人，筆觸亦清新有趣。

人物刻劃深刻自然，彼此之間的對立在三言兩語之間巧妙闡述清楚，益發勾起想要追續後面發展的好奇，雖然一開始已經破題「半夜出月光」，物換星移，自然共存，是一部畫面感十足的好作品。

小說對白皆為俗語、諺語，也許真有人如此說話，但是難免產生造作的感覺。



後生  
2022 HAKKA WRITER  
文學  
獎

發行人 統籌人 評審委員 客字校正 發行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網路地址 企劃執行 總編輯 總監 行政協調 插畫 美術編輯 出版日期 定價

徐世勳

池婉宜、彭文美、劉春香、黃旭平

邱一帆、張典婉、黃雨佳、葉國居（依筆畫順序排列）

張淑玲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02-2702-6141

02-2709-3227

hac.gov.taipei

甘庭宇、江馥如、李佳蓉、吳悅菱、徐滋好、陳凱琳、徐瑋佑、夏意淳、

張弘政、張攸旋、張簡敏希、鄭委晉、劉力維、蔡佩芬、劉懷仁、蕭宥、

賴品潔、龔囂林（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郭玫芬

王志中

鍾彥琳、吳心維

吳心維

鍾彥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一刷

新臺幣 250 元

1011102033

978-626-7250-20-4



連漪，  
那是客家的集體記憶